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神仙

 **eBOOK**  
网络资源 学校装备

## 第一部：屏风夹层内藏异宝

执笔要记述《神仙》这个故事，踌躇了好一会，为的是不知从哪里开始才好。整件事，牵涉到的事和人，相当复杂，过程也绝不简单。本来，想从公元一九二一年八月十五日写起。但是想了一想，从头写起，很难表达整个故事的曲折。可是，如果从中间开始，又不明来龙去脉，想来想去，还是决定了从鲁尔的那封信写起。

经常有许多陌生人写信给我，世界上有怪异经历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写信给我的陌生人，有很大部分，告诉我他们亲身经历的一些现代科学不能解释的怪事。

关于这一类信，我例必回信，有时，请他们进一步查究，有时，请他们把详细的经过写来给我参考。其间也颇有些有趣的事，有的，已经为文记述。

可是鲁尔的来信，却一点也没有趣。

信很简单，不妨全文引在下面：

“卫斯理先生，我的上代，曾到过中国，带回了两件中国东西，我是一个普通的农夫，完全不了解中国，请你告诉我这是甚么，是不是有价值。鲁尔。”

附在信中的，是两幅拍得极其拙劣的黑白照片，看起来，那像是古代的玉圭，或者玉符，诸如此类的东西。那个德国人，把我当作收买古董的商人，还是拍卖行的估价人？

一看他的回信地址在东德，一个叫伏伯克的小地方，他是东德人，这引起了我的恶作剧心理，一半自然也是由于他写来的信太无趣，所以我顺手回了信。

我的回信更简单：

“鲁尔先生，等你有机会带著你的中国古物，翻过柏林围墙时，我再告诉你那是甚么。

卫斯理。”

回信寄出去了，我也早忘了这件事。

鲁尔的信来了之后的第七天，或者是第八、九天，记不清楚了，有一个十分惹厌的古董店老板来找我。这个古董店老板姓贾，叫玉珍。男人而有这样一个名字，又姓贾，所以我时时取笑他，谁来向他买古董，那可算是倒了霉。这个贾玉珍，是一个典型的奸商，最善于哄抬古董的价钱，为人庸俗不堪，再精美的古物，在他眼中看来，都只是一叠叠厚薄不同的钞票。

这样的一个人，本来我是不会和他来往的。可是他却有一样大好处：为人十分随和，随便你怎样当面开罪他，甚至骂他，总是笑嘻嘻地，不会生气，弄得你再讨厌他，也不好意思再将他怎么样。

当然，单是有这个好处，我还是不会和他来往，贾玉珍有一项举世知名的本领，那就是他对古董——中国古董的鉴赏能力极其高超。

据他自己说，他的这种本领，是从小接触古董多，再加上天才而形成。他九岁那年，就进入中国北方六大当铺之一的丰来当铺做学徒。中国北方大当铺，有专门处理古董的，那是朝奉之中，地位最高的一种。贾玉珍由于聪

明伶俐，一进当铺做学徒，丰来当铺的大朝奉就很喜欢他，他就在大朝奉的身边，跟了五年。

贾玉珍常说，那五年，他所获得的有关中国古董的知识之多，任何大学的研究所中，花十年的时间也比不上。

那也是他的运气好，丰来当铺大朝奉，本来就是中国古董的鉴赏名家，在北京城里，数一数二，经常和古董鉴赏家有来往，贾玉珍就跟在旁边听他们发表议论。

光是听还不够，还得有实际的古物过目过手，那时，正是清政府被推翻、民国成立之初的动乱时期，本来收藏在皇宫内府、亲贵大臣家中珍贵的古物，大量流入民间，当铺就成为这些古物转换的中间站。虽然地位低微为学徒，每天接触各种各样的古董的机会之多，多过世界上任何一地的博物馆馆长。

五年之后，贾玉珍还只有十四岁，但是眼光已经出类拔萃，成了丰来当铺的三朝奉，他当三朝奉，是因为他年纪实在太小，穿起长衫来，全然不像样子，以他的见识而论，就算不能当大朝奉，当三朝奉也绰绰有馀了。

“朝奉”是当铺中地位十分高的一种职位，在社会上的地位也不低。他当了两年三朝奉，积累的古物知识更加丰富，恰好他的恩师，那位大朝奉去世，在临死之前，向东家（当铺老板）竭力推荐，由贾玉珍来继任大朝奉。可是当铺老板觉得他年纪实在太轻，所以口头上答应了，结果并没有遵守诺言。

这时的贾玉珍，已经不是才进当铺当学徒的贾玉珍了，一怒之下，就辞掉了当铺的职务。

当铺老板不会用人，另外有会用人的，一家规模宏大的古董店，当铺设在天津的租界内，立时重金礼聘，请他去当掌柜。

那时，北京的一些世家，虽然穷得要靠卖祖传的古董过日子，但是在北京公然出售，面子上总有点下不来，所以大都把古董带到天津去出售。所以，天津的古董买卖，在北京之上，而且全是精品。

一当上了著名古董铺的掌柜，贾玉珍的社会身分又不同，出入豪门世家，现任的督军部长、过去的尚书亲王，都十分器重他在古物方面的知识。

最难得的是，贾玉珍对于古物的知识是多方面的，从最难辨真伪的字画起，一直到瓷器、玉器、铜器，门门皆通，门门皆精。

他一方面做买卖，一方面自己也拣好的机会，收藏一些古物，等到他二十岁那一年，他就自己开古董店了，店名是“玉珍斋”。

“玉珍斋”很快就打向了字号，“玉珍斋”成为识货的代名词。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中国一直处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在这样的环境中，古董的转手机会最多。自从“玉珍斋”开设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总铺也早已从北京，搬到了伦敦。在世界各大城市之中，都有他的分店，经营著中国古董的业务。

我和他认识，是一个朋友的亲戚（复杂得很），有四扇小屏风要出让，那是四扇放在桌上作为装饰用的小屏风，用杂色玉镶嵌，看来没有甚么大不了。可是屏风的持有人，却坚称他祖父临死之际，曾说这屏风价值连城，非同小可。

所以，我那个朋友，先把那屏风拿到我这里来，我自认对中国古董，也有一定认识，可是看那四幅屏风，却看不出甚么好处。屏风的正面，是麻

姑献寿图，背面是一篇祝寿词，连上下款都没有，虽然是很好的楠木屏架，但也不是十分罕见。

当时，恰好报上登著广告：“本斋主人贾玉珍，周游世界，现在本市，欲求珍罕古玩，请来本店面洽，玉珍斋启。”

我以前也约略听过贾玉珍这个人，当时就建议：“拿去给那位玉珍斋主人看看吧。”

我那朋友还胆小：“这不好吧，要是值不了多少，那多尴尬。”

我道：“那有甚么关系，他一露不屑之色，我们掉头就走，下次再遇到他，不知是哪年哪月了，有甚么好尴尬的？”

我那朋友是一位科学家，学的是天文，不善交际，属于书呆子一类，要他去和古董商打交道，当然不行，所以我自告奋勇，打电话到“玉珍斋”去，约时间要见贾玉珍。

那次的那个电话，打得我一肚子是火，可是又无法发作，真是窝囊之极。听电话的那位小姐，声音十分好听，可是语音冰冷：“要见贾先生吗？把东西带来，你的号码是两百三十七号，接见你的时间是下午五时二十六分。贾先生每次见客人，只限两分钟，所以你绝对不能迟到。”

我还想问清楚一点，那边已经把电话挂上了。

我只好对我的朋友发牢骚：“你看，全是为了你，要受这样市侩的气。”

我的朋友苦笑：“我也是受人所托，没有法子啊。”

既然对方说得那么严重，我们倒真的不敢迟到，中午时分，就和那朋友见面，带著那扇屏风，我心想，不必一定要到玉珍斋去受气，旁的古董店，或者也可以出得好价钱，所以先走了几家，我那朋友每次都躲在店门外，不敢进去。

这种带著东西，上门兜售的滋味，不是很好受，尤其取出来的东西并不是很稀罕，古董店老板摆出一副爱理不理的神情，更不好过。

跑了几家之后，我道：“算了，看来这东西，根本不值钱。”

那朋友苦笑：“到了玉珍斋，要是再碰钉子，我也算是尽了力。唉，他们家里，要不是太穷，也不会出售家传之宝。”

我连捋了五六处白眼，亏他还说那是“家传之宝”，我实在有点啼笑皆非：“到了玉珍斋，你可不准再躲在门外，要一起进去。”

朋友面有难色，我态度坚决，他只好苦笑著答应。

到玉珍斋时，是四点半，和约定的时间还早，由于天气很热，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所以就先进去。玉珍斋的店堂小得出乎意料之外，绕过店堂，后面的地方却极大。一个大天井，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盆景，一眼看去，盆盆都是精品，有几盆九曲十弯的九里香，见所未见，还有两株作悬崖式的黑松，更是矫若游龙，其中最妙的一盆，是完全照黄山的那株著名的“迎客松”栽种的，具体而微，简直一模一样。

这个天井中的盆栽，如果要每一盆仔细来看，一天也看不完。那朋友对盆景一点兴趣也没有，他说那些全是“因为营养不良而不能充分成长的小树”，所以只是稍为看了一下，就穿过了天井，进入了一个相当大的客堂。

那是一个中国式的客堂，家是明式的红木椅、几。客堂中坐著的人还真不少，有职员在负责管理，我们进去，拣了位置坐下，告诉了我们的登记号码，和约定的时间。

我也算是见过不少大人物，心中在想，贾玉珍不过是一个古董商，有

甚么了不起，偏偏要摆出这样的排场来。可是看看在客堂中等著的那些人，人人都抱著充满希望的神色，希望自己所带来的东西，是稀世奇珍，希望经过贾玉珍的品评，就可以有一大笔金钱的收入，也难怪贾玉珍可以摆这样的排场。

职员先请我们喝茶，然后礼貌地要我们把带来的东西，先让他过目一下，他用即拍即有的相机，拍了两张照，然后道：“请等一下，到了约定的时间，叫你们的号码，你们就可以进去见贾先生。”

我向朋友道：“看这样子，我觉得自己是来领救济金的。”

朋友只是苦笑，不断向我行礼。反正我也没有事，就观察在客堂里的那些人。

客堂的左首，有一道门，通向贾玉珍的会客室，职员一叫号码，立时就有人站起来，急急向那道门走进去。

而时间算得真准，每一个人进去，至多两分钟就又走了出来，进去的时候，人人充满希望；出来的时候，个个无精打采。

在超过大半小时的观察之中，只有一对老年夫妇，出来的时候，满面笑容，笑得合不拢嘴来，手里还拿著一张支票，不住地看著，老先生道：“真想不到，一苹碟子可以值那么多钱。”老太太道：“真是，要再找几苹出来，那有多好。”

我眼光看到他们手中支票的面额，确实是不小的一笔数目，我顺口道：“两位卖了甚么碟子？”

老先生老太太不约而同，瞪了我一眼，鼻子里哼地一声，生怕我沾了他们的光，根本不睬我。我无缘无故，碰了一个钉子，真是哭笑不得。

不过，我倒是很很快就知道他们出售的是甚么碟子，那是一苹青花瓷碟，这苹瓷碟，后来在苏富比拍卖行，以十倍以上的价钱卖出。当时，我见到贾玉珍正以一副爱不释手的神情，在玩著那苹瓷碟。那是又见到了七八个人失望地出来，叫到了我们的号码，我和朋友一起走进会客间之后的事。

会客间也是旧式的布置，他坐在一张相当大的桌子后面，在玩著那苹碟子，我们进去，他连头都不抬起来。

他看来约莫六十出头年纪，头顶光秃，秃得发亮，穿著一件白绸长衫，我注意到那扇屏风的相片，已放在他的桌上了。

他仍然自顾自把玩那苹碟子，用很冷漠的声音道：“你们带来了一扇屏风是不是？我看过照片了，给二十美元，留下屏风吧。”

他说著，仍然不抬头，放下碟子，移过桌上的一本支票簿来，就自顾自去签支票。

他那种傲慢的态度，真叫人生气，要是我年轻十岁，一定伸手，在他的光头上重重地啣上两下，才肯离去。他十分快开好了支票，推了过来。

我那朋友皱著眉，二十美金，已经是这两天所听到最好的价钱，看他的样子，像是就此要拿了支票就算数了。可是在这时候，我心中陡地一动，向他使了一个眼色，拉著他站了起来：“对不起，你在开玩笑，我们不必浪费时间，这是我的名片，你有兴趣，可以来找我，我见客人的时间，倒不限定是两分钟。”

我说著，放下了名片，拉著那朋友，掉头就走。我看到在我转身的时候，贾玉珍愕然地抬起头来，我知道自己的估计不错。

离开了玉珍斋，那朋友埋怨我：“二十美金也好的，你为甚么不卖？”

我道：“二十美金我也拿得出，你先拿去给你亲戚用，你没有注意到？那么多人进去，都是带著东西退出来的，不是真正的古董，他根本不要。贾玉珍是一个奸商，他懂得如何压价钱，我要他付出公平的代价，这屏风是真正的古董，一定极有价值，我们不懂，他懂，不然，他三分钱也不会出。”

那朋友还将信将疑，结果跟我回家，拿了我的支票走，留下了屏风。

贾玉珍来得之快，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才坐定，不到十分钟，门铃响，老蔡走上来，在书房门口道：“有一位贾玉珍先生来见你。”

老蔡把贾玉珍的名片放在桌上，我诧异之余，忙道：“快请！快请！”

贾玉珍显然赶得很急，走上来时，额上满是汗珠，他和我打了一个招呼，就自行动手，把包在屏风外面的纸，扯了开来，看著。

令我对他印象稍为好了一点的，是他那种专家的眼光。当他盯著那扇屏风看的时候，和一个病理学家在看病原体、一个天文学家在观看星辰、一个电脑专家在看集成电路时的眼光，完全一样，这种眼光，表示对这件东西有极深刻的了解，绝不是普通的欣赏。

我不去打扰他，由得他看，他看了十来分钟，又用手指甲，刮著屏架的木头，刮下一点木屑，看著，然后，他抬起头来：“好吧，加一个零。”

我怔了一怔，加一个零，那是二万美金了，如果他第一次开口，就说出这个价钱来，那我一定一口答应。这时，我忽然想起了中国民间传说中出售宝物的事：收买古董的人向宝主人买货，宝主人根本不知自己有的是宝，随便伸出五苹手指，意思是五两银子就够了，但古董商却回答：好，五千两，宝主人高兴得昏了过去

这一类的故事，在儿童时期，听得很多，看得很多，想不到有朝一日，会变成亲身经历。我望著贾玉珍，摇头道：“加一个零？加两个零也不行。”

贾玉珍直跳了起来，秃顶上变成了红色，指著我道：“你 你 你”

我悠然道：“你会做买卖，我也会。”

贾玉珍取出手帕来，抹著额上的汗，不客气地叫著我的名字：“卫斯理，我敢保证你不知道这屏风珍贵在甚么地方。”

我真是不知道，可是却不甘示弱，微笑著：“我知道它值多少。”

贾玉珍盯著我，半晌讲不出话，接下来的十分钟，他只是绕著屏风打转，然后道：“值不到加三个零。”

三千美元，加两个零，已经是三十万了，要加上三个零的话，便是二百万美元，老实说，我也认为值不到这个价钱。

但是既然是和一个奸猾的古董商在打交道，也就不能不狡猾一点，我只是保持著微笑，问：“你经营古董店有多久了？”

这句话，想不到所引起的反应，就像是在他的光头上敲了一记，令得他极其愤怒，立时道：“在你父亲还穿开裆裤的时候，我已经认识古董了。”

我并不生气，只是道：“那么，你应该知道，至少可以加三个零。你知，我知，何必再多费唇舌？”

贾玉珍的样子，像是要把我吞下去，过了一会，他才道：“唉，我错了。”

我吃了一惊，不知道他这样说是甚么意思，他又叹了一口气，才又道：“我错了，原来你真知道这扇屏风的来龙去脉。好，我就出二百万美金。不过我先得看一看，要是里面的东西不在了，三元钱我也不要。”

我还不知道他所说的“里面的东西”是甚么意思之际，他已经取起了

我书桌上的裁纸刀，一下子，就把屏风上镶嵌的那个西王母的头，撬了下来。

我陡地吃了一惊，尽量保持镇定，看他究竟在干甚么。

这时，我知道屏风有夹层，贾玉珍一看就知道了，夹层中的东西，一定极其珍贵，至少可以值三百万美金。

我心中不禁有点嘀咕，是不是价钱要得太低了呢？贾玉珍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意，瞪了我一眼：“价钱已经最高，我不会将它再卖出去，留著自己有用，你也该知道，除了我之外，别人不会出这个价钱。”

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为了掩饰尴尬，我避开了他的眼光，转过头去。

就在我转过头去之际，我听到了轻微的“拍拍”两下声响，再转过头来时，我看到贾玉珍已经把屏风摺起来，我不禁骂了自己一声“该死”。

贾玉珍的动作快，刚才那“拍拍”两下声响，显然一下是打开夹层，一下是合上的声音。他看清夹层中的东西还在，这从他的神情中可以看出。可是我却看不到，不知道夹层中是甚么东西。

本来，事情很简单，我可以问他：“里面是甚么东西？”

可是这句话，我当时却问不出口，因为我刚才还装出了一副“早知秘密”的样子，把这屏风的价钱抬高到了这一地步，现在再去问他，这面子怎么下得来？

贾玉珍这滑头，连提都不提，他甚至不将那扇屏风放下来，折叠好，挟在腋下，动作艰难地开著支票。

他把面额二百万美元的支票，交到我手里，我更不好说甚么了，价钱是议定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东西已经是他的了，我总不能强抢过来，看看那屏风中藏的是甚么。

他半秒钟也不停留，立刻就走，等我到了书房的门口时，他已经下了楼，走出去了。老蔡在楼梯下大声道：“怎么一回事？这秃子抢了东西？走得那么急？”

我只好苦笑，我帮人家做成了一宗大交易，自己的心中却多了一个谜。

我回到书房，看著那张支票，拨电话给那朋友，当我说出二百万美元这个数字时，我没有听到那朋友的回答，只听到“咕咚”一声响，那朋友可能是昏了过去，跌倒在地上了。

后来证明，他虽然没有昏过去，可是真的由于吃惊太甚，在地上摔了一支。后来，他和委托他出售屏风的那个亲戚，向我千恩万谢，不在话下，那个亲戚是一个很乾瘦的中年人，看得出他被生活担子折磨得很苦，现在有了那么大笔钱，对他来说，是最快乐的事，他提出来要分我一半，我当然拒绝了。

我对他道：“贾玉珍是一个十分精明的古董商人，他有过人的眼光，不会化多一元冤枉钱。问题是我们不知道那扇屏风何以那么值钱。”那人嗫嚅地道：“是啊，再也没有想到，竟会那么值钱，能卖个一两万，我已心满意足了。”

我道：“这东西是怎么到你手里的？来龙去脉，希望你详细对我说说。”

那人皱著眉，道：“是祖传的，我祖父传给父亲，那时候，我们家道还很好，因为时局变化，要往南逃，我还很小，祖父说他年纪大，不走了，要我父亲走。在临走的前一晚上，城里已经可以听到炮响，祖父把那扇屏风取了出来，交给父亲，告诉他说，这是很值钱的东西。”

我立时追问：“令祖父没有说它值钱在甚么地方？”

那人侧头想著：“当时我祖父和父亲的对话，我记得十分清楚，可以一字不易地讲给你听。”

我忙作了一个手势，催他快说。

（以下是那时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是一个动乱时期，将要分开的一双父子的对话，听来很普通，但对整个故事，有相当重要的关系，所以照录在下面，对话的双方，一个是“祖父”，一个是“父亲”。）

父亲：（看著屏风，神情不明）这不过是杂色玉石镶嵌的东西，我看不很值钱，还是不要带了吧。

祖父：（沉思地）不，要带著，这东西我得到的经过十分奇特，而且告诉我价钱的那个人，他不会骗我，因为我救过他的命。

父亲：（讶异地）哦？

祖父：那时，我在一个偏僻的县份当县官，有一个游方道士，受当地的一个笃信道教的富户供养，凡心未净，竟然和富户的一个姬妾勾搭上了，被富户捉奸在床，几乎要活活打死，打了一顿之后，又送到官府来，一定要把他处死。

父亲：（闷哼）那时代真黑暗。

祖父：（感慨地）我做官问良心，那富户许了我一千两黄金，要把这游方道士问成死罪，游方道士也自分死定了，一句话也不说，我考虑了一个晚上——

父亲：考虑了一个晚上，为甚么还要考虑？

祖父：唉，黄闪闪的一千两黄金啊，我又不是包龙图，总难免也受到诱惑，到临天亮，我下了决心，把那游方道士从牢里提出来，叫他快离开。那道士死里逃生，对我自然感激莫名，就把那扇屏风送了给我。

父亲：那也不能证明这东西值钱，就算他说了值钱，也可能是因为他要报答你，胡说八道。

祖父：你想想，我放弃了一千两黄金，怎会再要他送给我的值钱东西？那东西再值钱，也不会值一千两黄金吧？我是因为他的一番话，才收下来的。

父亲：哦？他当时说了甚么？

祖父：那道士说，这屏风，是他从四川青城山的一个道观中得来的——他没有说怎么到手的，我看这道人的品格很有问题，他会去勾引富户的小老婆，多半是他从那个道观中偷来的。他说，这屏风中有极深的玄机，要是能参透，那就不得了，可惜他凡心未尽，一点也参不透，又出了漏子，所以留著也没有用，希望我好心有好报，会参透玄机，我看这也不是很值钱的东西，他又说得诚恳，所以就留了下来。

父亲：（有点嘲笑地）那么，你参透玄机没有？

祖父：（有点恼怒）叫你带著它走，你偏有那么多棉唆，我等凡夫俗子，哪有那么容易就参透玄机的，叫你带著，你就带著。

父亲：（老大不愿意，但又不敢再说甚么）是，我把它带著。

那人继续道：“我父亲带著它离开了家乡，来到这里，环境一直不好，他死之前，想起了祖父的话，我实在没办法了，才拿出来卖，真想想不到，可以卖那么好的价钱，真是——真是想不到。”

我笑了一下，道：“那屏风中，有一个夹层，夹层里面的东西才值钱。”

那人怔了一怔，和我那朋友齐声问：“夹层中是甚么东西？”

听得他们这样问，我不禁很懊丧：“我不知道，贾玉珍知道，不过我当



时和他讨价还价，装出一副在行的样子，自然不好意思问他。我看那屏风很薄，就算夹层里的东西再贵重，这个价钱已差不多了。”

那人忙道：“当然，当然，我心满意足之至了，管它是甚么。”他说著，又笑了起来：“所谓内有玄机，原来就是有夹层，我看那游方道士和我祖父，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我那朋友道：“奇怪，贾玉珍怎么知道的？”

我的答案，只是我的猜想：“贾玉珍对古董的知识很丰富，他可能在甚么冷门的记载之中看到过，或者是听人说起过，所以知道。”

我朋友摇著头：“真不可思议，青城山里不知有多少道观，来自一个小道观中的东西，居然也有人知道它的来历，这个人真不简单。”

送走了他们之后，我以为这件事，已经完全告一段落了。

谁知道第二天，我一起床，老蔡就告诉我：“那位贾先生，等著见你，已等了很久了。”

我一看时间，才上午十时，贾玉珍那么早来看我干甚么？难道他对这桩交易后悔了？这可麻烦得很，我连夹层中是甚么都不知道，要是他取走了夹层中的东西，再来混赖，可不易对付。我想了一想。请了他到书房相见，已经准备好了一番话去对付他。可是事情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一见我就道：“卫先生，我想直接见一见卖主。”

我冷冷地道：“交易已经完成了，你见卖主有甚么用？我看不必了。”

贾玉珍双手乱摇，道：“你别误会，我绝对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问问他，他是不是另外还有一些古董，是我有兴趣的。”

贾玉珍说话说得吞吞吐吐，我心中想：原来是这样，多半是屏风夹层中的东西，比二百万美金更值钱，所以便尝到了甜头，又想赚更多的钱。

我笑著：“卖主并不是甚么收藏家，那扇屏风是他父亲逃难的时候，他祖父硬要他带来的。”

贾玉珍“哦哦”地答应著，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甚么。我心想，要是不让他见见卖主，他也不会死心，就打了一个电话给我朋友，告诉他这件事，给了贾玉珍地址，叫他自己去找。

贾玉珍见了卖主之后，定然再也收买不到甚么，不过他可能在卖主口中，知道这屏风是怎么到他手里的，也在我朋友口中，知道了我是怎样一个人，所以从此之后，随他高兴，经常来找我。

开始的时候，我惊讶于他对古物知识的丰富，也很乐意和他谈谈，我也告诉他，沈万山的“聚宝盆”的碎片，我也见过，有一个科学家高价买了去研究，发现“聚宝盆”的秘密，原来所谓“聚宝盆”，是“太阳能立体金属复制机”。

每次交谈，我都设法转弯抹角，向他套问屏风夹层中，究竟有甚么。可是这老奸巨猾，十分机灵，每次我一开头，他就用言语支吾过去，始终一点口风也不露。

到了六七次以后，我实在忍不住了，直截了当地问他：“喂，老贾，我实在告诉你，当初我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我一点不知道那东西值钱在甚么地方，也不知道还有夹层。”

贾玉珍老实地道：“是，当时我叫你瞒过去了，回去一想，知道上了你的当，可是我倒一点也不后悔。”

我盯著他，问道：“夹层里面是甚么？”

他眯著眼，回答得令我生气：“我不会告诉你，不管你是直接问，还是想用旁的方法套，我都不会告诉你。”

我不禁大是恼怒：“那你还来找我干甚么？”

贾玉珍笑著：“谈谈啊，和你谈话很有趣。”

我大声道：“恰好相反，我觉得和你谈话，一点趣味也没有。”

贾玉珍也不生气，呵呵笑著，一点也没有离去的意思，不过自那次以后，他来的次数少了，至少有一年没有来了。

看，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说过，要记述这件事，真不知从何开始，因为牵涉到的人和事，实在太多。

从鲁尔的信开始，到介绍出贾玉珍来，已经相当复杂。我儿戏似地回了信，就随便把鲁尔的信和他随信寄来的照片，放在桌上。

那天，贾玉珍来的时候，神情显得有点无精打采，我反正闲著，又有一年多没见了，也就不忍再对他恶言相向，只是问道：“怎么，没有甚么值得你收购的古董出现？”

贾玉珍叹了一口气，用手抚摸著他自己的头：“我有事情托你。”

我在他做这个动作时，陡然呆了一呆，他本来是一个大秃顶，可是一年不见，他的头不秃了，长著乌黑的头发。

贾玉珍瞪著眼：“我知道你本领大，我想找一件东西，是玉器”

我没有让他继续缠下去，只是指著他的头：“你秃了那么久，怎么忽然长出头发来了？那是甚么假发，假得真好，难怪我一见你的时候，就觉得有点怪模怪样。”

我一面说著，一面伸手就去摸他的头发。

这当然很不礼貌，但我也根本不准备和他讲甚么礼貌。

我伸手过去，他身子缩了缩，想避开去。可是我既然有心要去摸摸他的头，哪怕他像野兔子那样会跳，也躲不过去，手臂一长，还是在他头发上，抓了一把，可是“假发”却并没有应手而落，长在他头上的头发是真的。

## 第二部：被掳上了太空船

我觉得极其讶异，因为我知道、秃头并不是疾病，而是一种生理现象，一直到现在，某几种病理脱发，痊愈后，头发会重新生长出来，还没有甚么办法可以使生理的秃发，重新长出头发来。世界上所有的“生发水”，全都是噱头。唯一的方法，就是一根一根头发的“种植”，那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手术。贾玉珍虽然花得起这个钱，可是看起来，他绝不会去做这种手术。

我揪著他的头发，心中奇怪不已，贾玉珍现出很气恼的神情来。

他一生气，我更进一步注意到，贾玉珍看来，比实际年龄轻了，我的意思是，比我上次见他时候，他看起来年轻了，而且，涵养功夫，也没有以前那么好。我继续取笑他：“咦，你看起来年轻多了，是用甚么方法保养的？找整容医生拉过脸皮？”

贾玉珍气恼更甚，但是又不敢发作，他瞪了我一眼：“是拣阴补阳，你的好奇心满足了么？”

我不再说下去，只是打量著他，心中仍然不免奇怪。

贾玉珍苦笑了一下：“我想托你找两件玉器，大约是汉朝时的物品，它的形制是——”

我不等他讲究，就叫了起来：“你疯了！汉朝的玉器，有几十几万件，有的埋在地下，可能不知道握在甚么死人手里，或是含在甚么死人口里，就算流传下来，出了土的，也不知多少，光凭它的形状，谁能找得到？神仙也找不到！”

贾玉珍听我嚷叫著，叹了一口气：“神仙？神仙一定找得到的。”

我又是好笑，又是好气：“那你就去找神仙，别来找我。”

贾玉珍一副苦恼的样子，又在头上摸了摸——那是他秃头时候的习惯，现在头上虽然已经长了头发，但是习惯还没有改。我真想伸手过去，再在他头上狠狠抓一下，看看他那些头发是不是移植上去的。

他叹了一口气：“是的，我知道很难，汉玉，留传的极多，我一生见过的不知多少，那两件东西——唉，听说，曾在康亲王的府中，有人看到过——”

我笑道：“那你就该自己去找，康亲王府上的古董流到哪里去了，你最明白。”

贾玉珍站了起来：“你以为这一年来我在干甚么？就是在找那两块汉玉。可是那真比大海捞针还难。”

我道：“比在沙漠中找一粒指定的沙子更难。”

贾玉珍望著我：“我想你神通广大，或者可以，唉，算了吧，别再提了。”

他一面说，一面挥著手，由于他动作幅度大了些，一挥手间，把我书桌上的一叠书、文件，挥得倒了下来，跌在地上。

我摇头，他也连连道歉，马上俯身，替我去拾，他拾起了几本书，放好，再弯下身去，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得他发出了一下惊天动地的惊呼声。

说他的那下呼叫声“惊天动地”，实在并不算过分，首先，我陡地震呆，足有三秒钟之久，不知道如何反应。

这对我来说，极其罕有，我经历过无数凶险，全靠反应敏捷，才能在极恶劣的处境之中，化险为夷。若是经常震呆达三秒钟，早就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可是一来由于贾玉珍的那一下叫声，实在惊人，二来，随便我怎么想，我也无法想得出贾玉珍有甚么理由，要发出惊叫声来。

紧接著，书房门“砰”地被推开，白素像旋风一样，卷了进来。

她来得快，停得也快，立时望著我，疾声问：“甚么事情？”

甚么事？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坐在书桌之后，贾玉珍本来隔著桌子，坐在我的对面，他站起来，碰跌了书，弯下身子去拾，我和他之间，就有桌子阻隔了视线，所以我不知道发生了甚么事。

我连忙站起，去看贾玉珍，白素也向贾玉珍望去。

只见贾玉珍弯著身，手中拿著一张照片，盯著在看，两双眼睛，像是要裂了开来，他的一生之中，只怕再也没有一次可能把眼睛睁得更大。

从他的姿势来看，他刚才发出一下那么惊人的呼叫声，由于看到了他手中的照片所发出来，而那照片，是夹在书和文件之中，刚才在他一挥手时，一起碰跌下来的。

那张照片，是甚么照片呢？就是鲁尔寄给我的那封信中，附来的两张照片之

我一看到这种情形，不禁陡地一呆，立时自己告诉自己：不可能吧？不会那么巧吧，难道贾玉珍所要找的那两件玉器，就是这两件？

我直到这时，才注意地看了一下那张照片，那东西看来形状的确有点怪，像是一件玉符，形状不规则，边缘有著参差不齐的锯齿，在照片上，看不出它的大小，照片拍得相当模糊，依稀可以看出，上面有一些文字刻著，隔得远，我也看不清。

白素也看到了贾玉珍怪异的姿势，她向前踏出一步：“贾先生，你咋啦？”

这家伙，真不是东西，白素好意去问他，他陡然站了起来，动作快到了极点，几乎将白素撞倒，他竟连理都不理白素，人像是疯了，指著我，尖声叫著：“卫斯理，你 你 你 ”

他的脸胀得血红，如果他血压偏高，只怕一定会有三组以上的血管，就此爆裂。

我本来想骂他对白素无礼，但一看他如今这样的情形，知道还是先让他安静下来的好，我一面做著手势，一面道：“你如果告诉我，你要找的玉器，就是这两件，我决不会相信。”

贾玉珍的声音变得嘶哑：“真是这两件，我也不相信，可是，真是这两件。”

他说到后来，不但声音嘶哑，而且哽咽，由此可知他的心情，真是激动到了极点。白素来到了我的身边，我把经过简单地和她讲了几句，又把另一张鲁尔寄来的照片，找了出来，推到了贾玉珍的面前：“这是它们的另一面。”

贾玉珍拿著相片，手发著抖，好半天，他才说道：“好，你开价吧。”

我仍然不能相信：“这 真是你要找的东西？怎么那么巧？”

贾玉珍喘著气：“这有甚么稀奇，仙缘一定巧合。”

我和白素都只当他在胡说八道，白素的心肠比较好，她先作了一个手势，令贾玉珍镇定，才道：“贾先生，你看看清楚，是不是真是你要找的东西。”

贾玉珍吸了一口气，吞了一口口水，又不经我许可，拿起了我的茶来，大口喝了两口，再把那照片看了片刻，看起来，他的激动已经过去了，他才点头道：“我可以肯定，实物在哪里？”

我不禁苦笑，实物在东德一个小地方的农民手中。他看来那么心急想得到这东西，所以我道：“你别心急，听我慢慢告诉你。”

贾玉珍陡地一拍桌子，用近乎吼叫的声音向我道：“你不用吊我胃口，你一定知道我在找这东西，先我一步找到了，好来敲我竹杠，你只管开价钱好了，我最多倾家荡产。”

本来，贾玉珍对我说这种话，我一定生气之极，立刻把他拉出去了。

可是我听得他竟然愿意倾家荡产，得到那两件东西，我也不禁怔呆。

我也顾不得发怒，取过照片来，仔细看看。在照片上看来，那实在不是甚么了不起的东西，鲁尔的信中说它可能是玉的，就算是最好的玉，价值也不会太高。

可是，贾玉珍却说出了那样的话来。

在我思疑之际，贾玉珍已催道：“怎么样，你只要开得出价钱来，我就答应。”

我叹了一口气：“老贾，我不想骗你，我一点也不知道你在找这两件东西，而这两件东西，是一个德国人寄了照片来给我，请我告诉他那是甚么。”

贾玉珍现出一副绝不相信的神情来，我在桌面找著，找出了鲁尔给我的那封信：“你自己看。”

信是用德文写的，贾玉珍看不懂，瞪著眼，我道：“你可以请白素翻译，我会骗你，她绝不会骗你。”

贾玉珍果然把信交给了白素，这封信，由于在收到的时候，全然是无关紧要的一件小事，所以我也不曾向白素提起过，白素也是第一次看到。

白素一面看，一面就翻译给贾玉珍听，贾玉珍听了之后，气咻咻地问：“地址呢？那个鲁尔的地址呢？”

白素把信上角的地址指给他看，贾玉珍的行动，真出乎人意料之外，他竟然立时一伸手，自白素的手中，把那封信抢了过去，紧紧捏在手中，同时，向后退了两步，来到了门口。

他的神情紧张之极，看来，如果我去抢回这封信的话，他会和我拚命。

他到了门口之后，尖著声道：“卫斯理，我不会忘了给你好处，一定会好好谢你。”

他话才一说完，转身向外便奔，几乎从楼梯上直滚下去。本来，我要截下他，不让他逃走，轻而易举。

但是我身形才一动，白素便已作了一个拦阻的手势：“由得他去吧。”

我皱眉道：“你老是同情这种莫名其妙的人。”

白素淡然一笑：“事情本来和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对他来说，可能极其重要，那就与人方便算了。”

我大声道：“对这家伙？哼，他连告诉我一下，那扇屏风的夹层之中有甚么都不肯。”

白素的心地极好，总是替他人著想：“或许，他有他的困难。”

这时，贾玉珍早已离开，追也追不上了，我一半恼怒，一半无可奈何：“或许，屏风夹层之中，是一张治秃头的药方。你看他，本来头顶光得发亮，一年不见，就长了一头头发出来。”

白素笑道：“那也只好由得他，他是花了三百万美金买的。”

我愤然道：“三百万美金？真要有那样一张包治秃头的药方，可以赚三万万美金。”

白素笑著：“你想，真可能有吗？”

我也不禁笑了起来，那当然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没有这可能。

贾玉珍就这样，拿著鲁尔的信逃走了，第二天，我打电话到玉珍斋去找他，答覆是：贾先生昨天连夜离开了。

我放下电话，心想，难道贾玉珍到东德去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我有便，曾把那两张照片，给懂得中国古代玉器的人看过，他们的意见，综合起来，大抵如下：

看起来，像是一种玉符。中国旧玉器的形制十分复杂，像这种形状不规则的东西，多半是玉符，用来作调兵遣将的信符，汉以前和汉代，都有使用。

只有一个人看了半天之后，发表他独特的意见：“我看这两件玉器是『珑』，虽然形状奇怪一点，但可能是。这种玉器，是一种祀天的玉器，祭祀者握了这种玉器在手，据说，就可以和上天通消息，把自己的要求告诉上

天，例如用来求雨。”

闹了半天，没有一个专家可以说得出那东西真正是甚么。

我自然不会专门去研究那是甚么，只是奇怪于贾玉珍那样对古物有知识的人，会那么急切于得到它。想来想去，想不出答案，自然也算了。

其后，我因为其他的事忙著，早把鲁尔、贾玉珍忘记了。大约两个月之后，那天晚上，晚饭之后，白素拿著报纸，来到我身边，说道：“看，有一则消息，你可能有兴趣。”

我那时正在看书，所以并没有接过报纸来，只是歪过头去，看了一下，标题是：“大量罕见中国古物，首次在东柏林作盛大展出”。内文是：“总店设于英国伦敦的玉珍斋，是经营中国珍罕古物的权威，主人贾玉珍先生，对鉴定中国古物，有极高的超卓知识。此次展品超过两百件，由他本人主持。据贾氏称，希望他鉴定中国古物价值者，他可以免费代为鉴定。”

我看了这则消息之后，想了一想，奇道：“怪，看起来，他没有得到他要的东西。”

白素道：“是啊，如果已到了手，就不用那样做了。如今他显然是要藉这个展览会，把鲁尔引出来，奇怪，他不是拿了鲁尔的地址，立即去找他了么？”

我在这时，做梦也想不到贾玉珍找不到鲁尔的原因是甚么，只是奇怪：“是啊，照说，他一到东德，就可以依址找到鲁尔，我看，只要他肯出一千美金，那东德人就高兴莫名了。”

白素道：“显然他进行得并不顺利，要不然他何必这样劳师动众。看起来，他对那块玉，倒真是志在必得。”

我心中对这件事，一直存疑：“实在没有道理，任何人都说，古玉器，即使上溯到三代，也不是甚么名贵的东西。”

白素吸了一口气：“贾玉珍这个人，有点像是传说中的『觅宝人』，他能看出人家看来很普通的东西原来是宝物，我看那东西一定另有来历和特别的意义。”

我用手指数著报纸：“那恐怕只有贾玉珍才知道。”

这一晚的对话，到此为止。不过我知道白素的脾气，她如果对一件事有兴趣。一定也会去查根究底。白素显然在留意这件玉器的来历，可是也没有结果。

在那天晚上谈论过贾玉珍之后的半个月左右，也是晚上，电话响，拿起来一听，是来自东柏林的长途电话。我不禁怔了一怔，在德国，我有不少朋友，但是记忆之中，没有熟人在东柏林。

在和接线生讲过了话之后，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卫斯理吗？我是贾玉珍。”

贾玉珍！这更使我感到意外，我道：“你好，你在开展览会？东德政府给你麻烦了？”

东德是铁幕国家，对来自伦敦的一个古董商人，未必会有甚么礼遇，所以我才这样问他。

贾玉珍的声音听来很苦涩：“不是，他们对我很好。卫斯理，你能不能到东柏林来一次？我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要请你帮忙。”

我在一时之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我和他的那种交情而论，他竟然敢提出来要我万里迢迢到东柏林去一次的要求！

我真不知道贾玉珍这个人打的是甚么主意，我也懒得跟他生气，我只是冷冷地回答：“对不起，绝无可能。”

贾玉珍叫了起来：“你要多少代价，随便你说，我都可以答应。”

他这个人，就有这种本事，我明明不屑和他生气，可是他非要弄得我生气不可，我也提高了声音：“去你妈的代价，多少钱都不行。”

贾玉珍急速的喘著气，听来十分惊人，他道：“或许我说错了，卫先生——我可以保证，你来东柏林的话，一定可以遇到你一生之中，从来未曾遇到过的奇事。”

我“嘿嘿”冷笑著：“别把奇事来引诱我，我遇到的奇事已经够多了。”

当我说了这一句话之后，我已经准备放下电话了，可是还是听得他在叫嚷：“你来，我把那屏风中有甚么讲给你听。”

我连回答都懒得回答，“拍”地就放下了电话。他要我先答应到东柏林，然后再把屏风夹层中有甚么告诉我，这是他犯的大错误。

就算我再想知道那个秘密，也不会被他要胁。如果他甚么条件也不提，在电话里，就把那个秘密告诉了我，或者对他的要求，还有考虑的余地。

在那个长途电话之后，一直没有贾玉珍的信息，又过了十来天，那天晚上，我一和白素分别参加了两个不同的宴会，我参加的那个，是一群天文学家的聚会，邀请我去的，就是那个托我卖屏风的朋友。

聚会很愉快，听一群天文学家讲关于天体的秘奥、宇宙的幽深，真是十分快乐的事。所以等我离开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

我的车子停在离聚会处有一条街道的一个横街上，我一面想著刚才的交谈，一面不断地抬头，看著星空，很有点神驰天外的感觉。

来到了车子前，才用车匙打开了车门，就听到车子里传出了一个人的语声来：“卫先生，维持姿势，别乱动，有四个神射手，正用足以令一头大象毙命的武器指著你。”

我怔了一怔，看到驾驶盘上，放著一架小型的录音机，声音由那架录音机发出来。

我呆了半秒锺，根本不听警告，伸手将录音机取了过来，头也不回，将之抛了开去。

同时，我也进了车子，去发动车子，当作完全是没有这回事。

车子驶了不到三公尺，车身陡地震动，我听到了几下轻微的爆炸声，整辆车子就无法再前驶了。

毫无疑问，有人射穿了我车子的四革轮子。

我十分镇定地坐在车中，等候对方进一步的行动。我相信对方如果要在黑暗中监视我，一定配备有红外线望远镜，我绝不能让对方看到有惊惶的神色。

所以，我不但镇定，而且还好整以暇，取出了烟来，点著，徐徐地喷了一口。

我喷出了第二口烟，对方出现了，一共是四个人，行动十分快捷，从横街的阴暗角落处，像老鼠一样窜出来。

我已经盘算好了如何对付那四个人，其中有一个，向著我身边的车门冲过来，只要他一到近前，我用力打开车门，就可以把他撞倒，然后，我可以侧著身子滚开去，避开另外三个人的攻击。

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个在我左首奔过来的人，突然“拍”地一声响，

车头玻璃，陡然碎裂，一枚烟幕弹射了进来。

我只好先打开车门，著地滚出，那人陡然停步，我已经横腿一扫，扫中那人的小腿。

那人腿骨的断折声，在黑夜中听来，十分清脆悦耳，他立时向下倒去，令我惊讶的是，腿骨断折的痛楚，不是普通人所能忍受，那人竟然连哼都没有哼一声。

我待要一跃而起，奔向阴暗角落，可是另外三个人，已经奔了过来，我看得出他们的手中，全都持著手枪。

这时，我犯了一个错误，我认定他们不会杀我，所以我向上弹跳起来。那一下弹跳，使我从趴在地上的姿势，一变而为人在半空之中，离地至少有五十公分。

可是就在我一跃而起之间，那三个向前奔来的人，却毫不犹豫地扳动了枪机。

我听到了枪机扳动的声音，身子又在半空之中，三个人自不同的方向冲过来，任何人都没有法子可以避得过去。

我看到几丝亮光闪动，还未曾落地，觉得身上各处，至少有七八下刺痛，我张口想大叫，但却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接著，连是怎样跌下地来的都不知道了。

一个人，跃起五十公分高，再落下来，所需的时间不会超过十分之一秒，而我就在那时间中，丧失了知觉。

白素在一小时之后赶到我失踪的现场。有两个参加聚会的天文学家，迟我一步离开，发现了我的车子，立刻通知警方，警方人员看到车子的四苹轮胎，不知道被甚么力量炸去了一小半，感到事态严重，便通知我的家人。

所以，白素和高级警官黄堂，同时来到。警方的探射灯，集中在我的车子上，军火专家在仔细察看著我的车子。

白素一声不响，来到了车旁，黄堂过来和她握了握手：“卫先生的车子受到了一种小型火箭的袭击。这一种小型火箭，通过一种有高度灭声装置的发射器发射。”

白素的脸色有点苍白，视线又移到破碎的车头玻璃上。黄堂苦笑道：“有一枚充满了麻醉气体的小炸弹，射进了他的车子，令得车厢中充满了麻醉气体。”

他一面说著，一面又指著地上：“警方人员至少已发现了三枚构造十分特殊的针，那种针是空心的，里面储藏著一种液体，虽然化验报告还没有来，但可以相信那是一种强烈的麻醉剂。”

白素“嘿”地一声：“敌人还真看得起他。”

黄堂“嗯”了一下：“要绑架卫斯理，那可不是简单的事。对方至少出动了三辆车子，超过六个人。”

白素扬了扬眉：“绑架？”

黄堂镇定地回答：“肯定是绑架，如果是杀害的话，那几枚小型火箭，不会射向轮胎，我们还在附近，找到了一架小型录音机——”

黄堂自一个警官手中，接过一架小型录音机来，放出录音来给白素听。白素听了，同意黄堂的看法：“不错，是绑架。”

黄堂忙问：“他近日来，生活可有甚么不正常的地方？你可知道有甚么人想绑架他？”



白素叹了一口气，作了一个很忠实的，但是在旁人听来，可能会以为她是胡说的回答。白素说道：“不正常？他的生活从来也没有正常过！据我看，想绑架他的人，不单是地球人，还有外星人。”

黄堂皱著眉，他和我，和白素，曾经打过交道，虽然听来刺耳，但也立时可以知道，白素所说的是实情。他只好无可奈何地说道：“不过看起来，绑架者使用的，是地球上最先进的武器，不像是外星人。”

白素道：“也不是普通的地球人，是不是？”

黄堂苦笑了一下：“是，而且我可以肯定，对方行事有组织，久经训练。”

白素摊了摊手：“我是不是要回家去，等对方打电话和我联络？”

黄堂苦笑著，不知道说甚么才好，白素自顾自去车子附近，仔细察看，希望可以发现一些我在紧急情形下留下来的线索。

我当时太托大，我是有足够的时间，留下一点线索，譬如说，我不好整以暇地点烟来吸，就有足够的时间了（吸烟真是有害的！）但是我想不到对方的阵仗如此之甚，所以到后来，我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就人事不省了。

白素察看了一会，找不到甚么，黄堂还在不断向她问问题，白素确实不知道我是为甚么会被人绑架的，当然没有法子回答他。

事实上，不但白素不知道我为甚么会被人掳走，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了甚么。

我又有了知觉之后，立刻就知道，自己是中了强力的麻醉剂而失去了知觉的，我第一件要肯定的是我的活动能力如何。我试著伸了伸手指，手指还可以活动。

其次，我要弄清楚自己是在甚么地方。

我慢慢睁开眼来，看清我眼前的情形，首先看到的是银灰色的墙，我处身在一个小房间，那小房间有银灰的墙，有柔和的灯光，同时我也感到了有轻微的震荡。令我吃惊的是，我看到了一些我不知是甚么用途的装置，各种各样的仪表，以及一些超时代线条的椅子、架子之类。

而真正令我吃惊的是，那小房间有一扇圆形的窗子，像是船舱中的窗子。

从窗子看出去，是一片深蓝色，那还不奇，奇的是在那一片深蓝色之中，我看到了一大一小的两个球形体，正在一片深蓝中悬浮著。

就算是小学生，一看到了那个大的球形体和它上面深浅不同的花纹，也可以知道那是地球。至于那个小的球形体，自然是月亮！

这真是使我骇异绝伦：我在甚么地方？竟然可以看到整个地球和月球！

地球和月亮之间的距离是二百八十万公里，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几何算式，两者之间相距二百八十万公里，我要能同时看到这两个物体，必须

我和这两个物体之间联上直线，成为一个三角形，我所在的这一点的那个角，一定要是锐角，那也就是说，我距离地球或月球，都已远超过三百八十万公里。

那么我在甚么地方呢？

我在一艘太空船中！不可能再有另一个答案。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舐著焦渴的口唇，坐了起来，这才发现我躺在一张相当舒适的床上，床很小，我才坐起来，还未曾出声，在我面前的椅上，却“刷”地一声响，现出了一个荧光屏来。

我没有别的事可以做，心中十分乱，和外星人打交道倒不是第一次了，害怕惊惶全都没有用，所以我只是盯著那荧光屏。

荧光屏上，先是现出了一些杂乱无章的线条，接著，就出现了一个亮圆点，只有手指甲那么大小，再接著，那圆形的亮点就开始变形，变成一团不断在变幻著的、乱丝一样的杂乱线条，变了将近一分钟，又成为一个亮圆点。

在荧光屏上出现这样的线条，我倒并不陌生，在双线示波的示波仪上，X—Y的横直标混合显示，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那是表示有声音在发出来。可是我却听不到有声音。

这种线条的变幻、停止，持续了好几次，我不明白作用何在，只是心中在猜测：是不是操纵这艘太空船的外星人，正在选择一种可以适合与我交谈的语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实在不必傻等下去。我吸了一口气，用英语道：“我现在讲的这种语言，你们一定可以运用的。”

在我讲了这句话之后，不到一分钟，就听到了声音，声音从房间的四个角落处一起传出来，是一个听来生硬而又标准的英语：“是，可以运用。”

在声音传出来的时候，荧光屏上那一团线条的变化，和声音的高低相配合。

我松了一口气，可以用语言交谈，那么，情形自然好得多了，我道：“你们想干甚么？”

从房角传出来的声音道：“卫先生，以下，是我们发问，你回答，如果你合作，我们会送你回去，要不然，你可以看到，现在你离开家乡多么远，不论你本领多大，也回不去。”

向窗外看了一下，地球和月亮看来正在迅速变小，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如果要我就此向他们屈服，我也不会，闷哼了一声：“不错，我离开家乡很远，但是我相信，你们离开家乡更远。”

那声音道：“那又怎样？”

我笑了起来：“或许，我进行一些甚么破坏，可以令我们大家都回不了家乡。”

那声音听来冰冷：“卫先生，说点有意义的话。”

我也知道我这样说，不会有甚么作用，在一艘异星人操纵的太空船上，我能有甚么作为？可是在任何情形下，我都不服气，这是我的脾气，所以还是道：“或许，为了使我的话变得有意义，我应该做点有意义的事？”

一面说著，一面我已一跃而前，来到了一组仪表之前，一副不怀好意的神情。

那声音道：“如果你破坏了那些仪器，就是破坏了你生存的条件，那种你生存必需的气体，由这组仪器操纵供应。”

我本来确实有破坏之心，但是一听得这样说，倒也不敢妄动，只好愤然道：“我生存，不是单靠那种气体的，我还需要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结合的那种液体。”

我的话才一出口，一块活板“刷”地移开，在活板之后，是一大瓶蒸馏水。

何以我一看到那苹大瓶，就肯定那是蒸馏水呢？因为在地球上，这种大瓶，是专门用来装蒸馏水的，大瓶倒放在一个装置之上，那种装置，使得要用水的人，按下一个按钮，水就会从这个大瓶之中流出来。

看我的形容，好像很复杂，其实这种装置，极其普通，几乎在大小城市中，随处可见。

我立时走过去，按了那个按钮，还下意识地去看一下，是不是有可以供我用来盛水的纸杯。

在那个装置上，的确有著一个槽，用来放纸杯用的。不过这时，槽中并没有纸杯，所以我就只好俯下身，仰起头来，用口对准了流出来的水，大口吞著。

我不厌其烦地说喝水的经过，因为由于我用那种古怪的姿势在喝水，所以我就看到了如果我直立时，绝看不到的一个方位。在那个灰色金属的装置上，我看到有一条长方形，金属的颜色，比整个装置来得新，颜色要深许多。

一看到这样的情形，我心中不禁呆了一呆，一面仍然大口地喝著水，一面在想：何以这里会有一个小长方形的颜色特别新？一定是曾经被甚么东西长期遮盖过。从形状大小来看，那是甚么呢？对了：一定是制造这个装置的工厂的一个商标，本来是在上面的，最近才被拆了下来，所以留下了比较新的痕迹。

想到这里，问题应该已经解决了？可是却相反，我更觉得思绪杂乱得可以，觉得其中有一个十分矛盾之处，可是一时之间，却又抓不住中心。

### 第三部：抗衰老素合成公式

我想找出是甚么使我感到不合理，可是越著急，越想不出来，我已经喝了十七八口水了，其势不能一直维持这样的姿势，喝个不停。

所以，我直起身子来，用手背抹著自口边流出来的水。

那声音在这时又响了起来：“如果你肯合作，那么，一切都不成问题，不然，你将会被弹出去，在距离地球八百万公里的太空之中飘浮，永远是一具太空浮尸，希望你的同类有朝一日会发现你的尸体。”

那冰冷的语调，讲出这样的话，令人不寒而栗，我无话可答，只是闷哼，心中奇怪：他们要问我甚么？我有甚么消息可以提供给外星人？难道又有外星人的尸体留在地球上，要我去弄出来？

我心中十分乱，那声音却已提出了问题：“地球人抗衰老素的合成公式，告诉我们！”

我无法想像第一个问题，竟会这样，这算是甚么问题？这问题根本不能成立！

这问题要能成立，首先，要地球上真有了“抗衰老素”。

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会衰老，衰老的原因十分复杂，科学家在拚命研究，只知道如果缺乏某种内分泌，或某些内分泌的机能不正常的话，人就特别快衰老，十岁的小孩，可以老得和八九十岁一样。所有人，都无可避免地要衰老，只是快点、慢点而已。而所谓“抗衰老素”，那是一个新名词，实际上，同类的东西，一直是人类梦想中的宠物，从秦始皇要去找长生不老药开始，一直到近代的医学，用羊胎素或经常换血来使衰老减慢。

然而，不论怎样，衰老总是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进行，到如今为止，还没有“抗衰老素”这东西。既然没有“抗衰老素”，那么这个问题，自然不能成立。

退一百步来说，已经有人发明了“抗衰老素”，那和我又有甚么关系？这一辈子接触过的怪东西多，可是，“抗衰老素”，真是只听到过，绝对没有接触过，怎么向我问起它的合成公式来了？

在乍一听到这个问题之后的几秒钟，由于问题太怪异，所以除了不断地眨眼，完全没有别的反应。

但接著，我陡然“哈哈”大笑起来。

那声音有点恼怒：“你笑甚么？如果你不记得这公式，公式在甚么地方？”

我不理会那声音又说甚么，只是笑著，笑了好久，才道：“你们弄错了，捉错了人！我根本不知道甚么抗衰老素，我倒要看看，地球以外的高级生物，如何纠正他们所犯的错误。”

那声音更是恼怒：“胡说，我们查得再清楚也没有，你是卫斯理，一个有著许多不平凡经历的人，掌握著抗衰老素合成公式。”

我真是啼笑皆非，一面挥著手，一面分辩：“你们真是弄错了，我从来也未曾接触过抗衰老素，那是谁告诉你们的？”

那声音“哼”地一声：“一个已经七十岁，经过你的处理，变成完全和四十岁一样，甚至更年轻的人。”

我也恼怒起来，厉声道：“我根本不认识这样的一个人，世上也不会有这样的人。”

那声音冷笑几声：“你自己看，你不认识这个人？”

又是“刷”地一声响，另一块活板移开，又是一幅荧光屏，亮光一闪，现出了一个人的半身照片。我看了一下，觉得这个人，十分面熟，这人看起来约莫四十岁左右，真是很脸熟，但是一时之间，我却又想不起那是甚么人。

正当我心中充满疑惑之际，荣光屏上的影像开始活动，他伸手在头上摸了摸。我陡地想起这是甚么人，失声叫：“贾玉珍！”

那声音道：“你还说甚么也不知道，你认识这个人。”

我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心中想：异星人看来比地球人更不讲道理。我道：“我当然认识这个人，他是一个古董商，和抗衰老素——”我本来想说“这个人和抗衰老素一点关系也没有”，可是讲到一半，就陡然住了口。因为荧光屏上的贾玉珍，看起来是一个中年人。他的头发看来长了一些，动作也很灵活。

我想到贾玉珍的年龄，又想起那声音刚才所说：“一个已经七十岁的人，经过你的处理，状况和四十岁一样，或者更年轻。”难道这个人就指贾玉珍？可是，我实实在在，没有掌握甚么抗衰老素的秘密，也没有“处理”过任何人。

那声音发出了两下冷笑：“他已经七十岁了！你在他身上做了些甚么？不肯承认抗衰老素这个名词，也不要紧，我们要知的是，你通过甚么方法，可以使人回复年轻。”

我摊著手，我相信外星人既然有那么先进的设备，他们一定有一种装置，可以通过这种装置，看到我在房间中的情形。

而我本来就准备说实话，所以也不必特地用心去装出一副诚实的样子。

我道：“你们听著，这个人为什么看起来比实际年龄——”

那声音有点粗暴地打断了我的话：“不是看起来，我们替他做过详细的检查，他的整个生理状况，和他的年龄不符。”

我大声道：“好了，不管在他身上发生过什么变化，都不关我的事，我根本没有在他身上做过什么，什么也没有！”

那声音变得凶恶严厉：“你这样子不肯和我们合作，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

我又是生气，又是恼怒，用力在门上踢了一脚：“我说的是实话，你们要是不相信，就——就——”

我叫到这里，想过他们刚才的警告，就不由自主，打了一个寒噤。

看来审问我的外星人，不肯放过任何打击我的机会，立时冷冷地道：“就怎么样？把你扔在太空？我们可以慈悲一些，给你一筒你们呼吸必需的那种气体，可以供你在太空飘浮，多生存几小时，慢慢欣赏难得一见的太空景色。”

我不由自主喘气。真他妈的，这几句恫吓，还真的能令人自心底深处，升起一股寒意。

一直在太空中飘浮，变成一具太空浮尸，那是极恐怖的一种死亡方法。

我手心冒著汗，一遍又一遍地说著：实在不知道如何使老年人变年轻，也没有什么抗衰老素的合成公式。

可是尽管我分辩，那声音却一直在向我逼问。逼问的内容，十分丰富，由于我又急又怒，也听不清那么多，而且在逼问之中，也有很多医学上的专门名词，不是很容易听得懂。

我只记得那声音一直在问：“你发现了什么秘密，掌握到了什么要素？是不是可以使人体细胞的分裂繁殖，超过五十代的极限？还是使用了什么方法，可以使细胞的生命历久不衰？是不是特别对神经细胞、脑细胞和心脏细胞起作用——”

我和那声音，争持了至少有一小时之久，我发现自己连声音都变得哑了，到最后，我哑著声吼叫道：“你们根本不了解地球人。如果我真的掌握了抗衰老素的秘方，我已经是全世界最具权威的人了，怎么会让你们轻易弄了来？”

我刚才不知申辩了多少话，一点用都没有，想不到这两句话，倒起了作用，那声音静了下来。

我喘起气来，头痛欲裂，来到那一大瓶蒸馏水前，弯了腰，仰著头，大口去喝水。我又看到了那装置上，颜色特别新的那一小块，我脑中陡然灵光一闪，一口水几乎没把我呛死，令得我剧烈地咳嗽。

就在那一霎间，我知道什么地方不对头了。刚才，我曾想到，那一小块长方形的地方，颜色新，是由于原来钉著一块小牌子，被拆了下來之故，现在我进一步想到，那个承受著大瓶蒸馏水的装置，是金属制成的。

金属旧了，颜色会变，那是由于金属氧化的结果。金属的氧化过程，通常都相当慢，需要时日。这是一艘太空船，外星人称氧气为“你们呼吸需要的那种气体”，连说了两次。可知他们不需要这种气体。

在一艘由不需要氧气的异星人控制的太空船中，金属制品如何会有氧化的现象？

这岂不是矛盾到了极点？

那声音一直在向我逼问“抗衰老素”的合成公式，那应该只是地球人

关心的事，外星人要知道地球人如何抗衰老干甚么？他们和我们是完全不同的生物。

一想到这一点，我才真正恍然大悟，忍不住在我自己的头上，重重拍了一下。

我只是在一间看来像是太空船船舱的房间之中，而绝不是真正在太空船上。

从窗子中看出去，我像是身在太空，可以看到地球和月亮，那一定是一种立体背景放映所造成的效果。至于那些仪器、荧光屏；在想通了之后，看起来，多么像是电影中的布景。

我根本不是身在太空，只是被人关进了一个模拟太空船的环境中。

一想通了这一点，心中虽然还有许多疑问，但是一下子消除了做“太空浮尸”的恐惧，心中的高兴，真是难以形容，忍不住哈哈大笑。

那声音在这时，又响了起来：“你想通了，是不是？”

我一面笑，一面道：“是啊，我想通了。把我弹出去，让我在太空中飘浮。我很想看看太空中优美的景色，快点行动，我等著。”

我说著，双手抱住了头，作准备被弹出状。

那声音怒道：“你疯了。”

我忍不住又大笑：“你们才疯了。不过这办法倒真不错，用来逼问甚么，还真有效得很，使得被问的人以为身在太空，再也回不了地球，令他产生极度的恐惧，就甚么都讲出来了，哈哈，哈哈。”

那声音更是惊怒：“你在说些甚么？”

我大声说道：“我说些甚么，你们太明白了，让我猜猜你是甚么样子？眼睛长在肚脐跟上，有八条颜色不同的尾巴？有六个头，会喷火？”

由于识穿了对方的阴谋，虽然我还是被困在一间密室中，但是心情之轻松，无与伦比，所以我尽情地取笑著对方。

就在这时，我听得在房间四角处的扩音器，传出了几句争吵的声音，急促而混乱，也听不清在争些甚么，但是我却听到有一个人首先在说：“他已经知道了——”接著，就没有了声音，而那一句话，却是用德文说出来的。

我略呆了一呆，双手作枕，在那张床上，躺了下来。虽然我不乏和外星人打交道的经验，但作为外星人的俘虏，被带离地球八十万公里，无论如何不是愉快的事。如今我知道掳劫我的人，还是地球人，那自然容易对付。

我在想：为甚么他们争吵的时候用德语呢？我的对头，他们是德国人？他们向我追问甚么“抗衰老素”的秘密，真是无稽到了极点。

我知道，他们争吵的结果，一定是不再伪装外星人，会派人来和我见面。

想到我能在一个小小的破绽上，揭穿了他们的鬼把戏，不禁怡然自得。果然，不到十分钟，门打开，我仍然躺著，转过头向门看去，只觉得眼前陡然一亮，不由自主，发出了“啊”地一声。

一个极其美丽的白种女郎，站在门口，向我微笑。那女郎身形苗条，曲线玲珑，穿著看来很随便，但是一望而知是经过精心搭配的便服，一头淡金色的长发，随随便便垂著，衬著她雪白的肌肤，一脸青春袭人。

我呆了一呆：“请进来。”

那女郎微笑著进来。她一进来，我更加呆住了。

在那个女郎的身后，还有一个女郎在，两个女郎简直完全一模一样。

我看了她们足有一分钟之久，发现她们那双碧绿的眼睛，几乎也同时眨动。

两个女郎都那么美丽动人，活脱是一个人，真叫人看得目瞪口呆。

那第二个女郎站在门口，也微笑著：“不请我也进来吗？”

我吸了一口气：“当然，也请进来。”

本来，我以为门一打开，会有两条大汉，握著手提机枪来对准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美丽的女郎出现，而且，从她们贴身的服装看来，她们的身上，显然不会有甚么攻击性的武器。

等她们两人进来之后，小房间中，就充满了一股异样的芳香，令人心旷神怡，她们也不坐下（小房间中根本没有地方可坐），只是用一种十分优雅的姿势，并肩站著。

这样相似的双生女，相当罕见，我打趣地道：“你们来自哪一个星球？”

左边的那个笑了一下：“说是爱云星座，距离地球二百万光年，你相信吗？”

我笑了起来，右边的那个道：“你怎么知道自己不在太空船中？”

我道：“那是我的一个小秘密。”

左边的那个又道：“本来，下一步也是轮到你们出场，表演异星人有在半秒钟之内复制十个人的能力。”

我由衷地道：“真可惜！如果第一步就由你们出场，我可能已经相信了。”

我心中在想：这里究竟是甚么地方？我的敌人是甚么人？

他们可以布置一间房间，使处身其间的人，以为自己是在一艘太空船中。又可以找到这样一对出色的美女来替他们服务。

我又道：“相信你们成功过很多次，你们最近的成功例子是——”

左首那个脱口道：“普列维教授。”

我装成全然不在意的态度问那个问题，目的就是想知道眼前这两个动人女郎的身分。我也想不到会那么顺利，立时听到了“普列维教授”这个名字。

一听到了这个名字，我直跳了起来。那两个女郎立时现出十分惊惶的神情，显然她们立即觉察到，她们透露了她们身分的秘密。

我在一刹那之间，使自己的神情，变得若无其事，“哼”地一声：“听也没听说过这个人。”

接著，我又坐了下来，大声道：“快点放我出去吧，我对你们刚才的问题，真是甚么也不知道。”

经过我的一番做作和掩饰，那两个女郎惊惶的神色消失，各自向我投以一个感激的眼色。

事实上，我这时的心仍然跳得十分剧烈。

普列维教授这个名字，给我巨大的震撼。他是一个名人，代表美国在东德的莱比锡，参加一项量子物理的世界性会议，会议中途，突然失踪，接著，就在东柏林出现，宣称向东德投诚，再接著，就到了莫斯科。

由于他长期参加美国国防机密研究工作，所以他的变节，曾一度引起东西方国际局势的紧张，美国 and 东德、苏联之间的交涉，剑拔弩张，后来终于由普列维教授作了一项电视录影声明，他的投向苏联，是完全自愿的，事情才不了了之。

这是去年一件轰动科学界的大新闻，一直没有人知道，一向淡泊自甘，

埋头研究科学，已经五十五岁的普列维教授，为甚么会突然变节？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用尽了方法，也查不出原因来，原来那是这两个女郎的杰作！

唉，普列维教授终于无法逃得脱人类最原始的诱惑，这倒不能怪他。

我定了定神，那两个女郎也镇定下来，向我一笑，带起一阵香气，翩然走了出去，门又锁上。

她们离去，我一个人更可以静下来思索一下。

从普列维教授变节一事来看，这两个女郎，无疑隶厉于东德特务机构。

我和东德特务机构，半丝关系也扯不上。

何以他们认为我掌握了“抗衰老素”的秘密？我想了片刻，知道事情一定和贾玉珍有关。这期间，有一条线可以串起来。东德的一个农民鲁尔，为了一封信给我——鲁尔有贾玉珍要的东西——贾玉珍到东德来活动——我被东德的特务绑架。

由此可知，一切事情，全是贾玉珍这个王八蛋闹出来的。可是使我不明白的是，贾玉珍只和古董有关，怎么扯到抗衰老素上去了？

我想了好久，没有结论，正在纳闷间，门又被打开，那两个女郎再度出现，齐声道：“卫先生，你一定很饿了，请去进餐。”

给她们一提，我才发觉自己不但饿，而且饿得十分厉害，我忙站了起来，跟著她们一起走了出去，房间外面，是一条很长的走廊，走廊中没有其他人，一直来到尽头，才看到两个彪形大汉，站在门前，看到我们走来，两个大汉推开了门，门内是一个装饰得华丽绝伦的餐厅，一队乐队，正在演奏著泰里曼的餐桌音乐，一张餐桌旁，坐著两个人，见了我，一起站了起来。

那两个女郎没有走进来，站起来两个人，一个是中年人，个子矮小而结实，另一个已有六十上下，一望而知是军人出身，身形高大挺直。

那矮个子满面笑容：“卫先生，幸会之至。请。请。”

我大踏步走了进去，看到几个侍者走动的姿态，知道那全是技击高手，看来这两个人，一定是东德特务头子。

我走近餐桌，坐了下来，侍者斟了上佳的红酒，入口香醇无比，我闷哼了一声：“当年戈林元帅，最喜欢讲究排场，只怕也未曾有过这样的享受。”

戈林是希特勒时期的空军元帅，以讲究享受生活而著名。我这样说，一来是讽刺他们，二来，表示我已经知道了他们的身分。

那两个人的脸色一起变了一下，但立时回复原状，在我坐下之后，他们才坐了下来，矮个子指著年长的那个道：“托甸先生——”

我一翻眼道：“请介绍他的衔头。”

那两人互望一眼，年长的那个欠了欠身，自己道：“托甸将军。”又指著那中年人：“胡士中校。”

我一面喝著酒，一面道：“对，这样才比较坦率。比乔装外星人好多了。”

将军和中校的涵养功夫相当好，不动声色，侍者把一道一道的菜送上来，我据案大嚼，全然不理睬礼仪，吃了个不亦乐乎。

一餐饭吃得我心满意足，抚著腹际站起来，不等邀请，走向一组沙发，舒服地坐下，托甸和胡士跟了过来。

各自点著了一支雪茄，托甸才道：“卫先生，我们衷心希望能和你合作。”

我叹了一口气：“你们一定曾调查过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但



是我可以告诉你们，由于刚才那一餐，我十分满意，抽完雪茄，我就走，从此，不再发生关系，而且，真正的，你们所要知的事，我一点也不知情。”

胡士中校乾笑了几声：“卫先生，就算你离开了这幢建筑物，你要回去，也不容易。”

我十分镇定，“哦”地一声：“不见得有八百万公里之遥吧。”

胡士中校笑著：“当然没有，而且，是的，刚才我说错了，我们应该相信卫先生有能力自行离开东柏林的。”

我陡地一震，手中雪茄的烟灰也震跌了下来：“东柏林？你说我们在东柏林？”

胡士像是无可奈何似地摊了摊手。我吸了一口烟，徐徐喷出来。

东柏林，我被掳到东德来了，麻醉剂一定十分强烈，昏迷了至少超过二十小时。

当我在这样想的时候，胡士竟然猜中了我的心思（在以后的日子中，证明胡士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极罕见的精明），他道：“你昏迷了三十小时，我们用的麻醉剂，特殊配方，不危害健康。”

我冷笑道：“还可以当补剂注射。”

胡士中校乾笑了一下：“卫先生，让我们从头开始？”

他说到这里，指了指托甸：“托甸将军是苏联国家安全局的领导人。”

我略为挪动了一下身子：“承蒙贵国看得起。”

托甸的双眼十分有神，像是鹰隼，一直紧盯著我，像是想在我的身上，盯出甚么秘密来。但我根本没有甚么秘密，所以他那种凶狠的眼光，在我看来，反倒近乎滑稽。

胡士沉默了片刻：“我们在东西柏林之间，筑了一道围墙。”

我喃喃地道：“这道围墙，是人类之耻。”

胡士根本不理睬我在说甚么，只是继续道：“每天都有不少人想越过这道围墙，成功的人不多，有的被守卫当场打死，有的被捕。有一天，捕回来的人中，有一个人叫鲁尔，原籍是伏伯克——那是一个小地方，他是农夫。”

我听到这里，心中的惊讶，真是难以形容！

鲁尔，这个德国农夫，天，就是写信给我的那个鲁尔，我回信戏弄他，叫他攀过柏林围墙，我才告诉他，他有的中国古物是甚么。

可是鲁尔却真的企图攀过柏林围墙！

是不是我那封开玩笑的信，令得他这样做？如果是，那么，追根究底，我如今的处境，不是有人害我，而是我自己害自己！天下事情的因果循环，竟一至于此，真是玄妙极了。

托甸冷冷地问：“卫先生，你对这个鲁尔，没有特别印象？”

我冷笑著：“每天既然有那么多人被捕，为甚么特地要提出他来？”

胡士道：“因为这个人特别。”

我仍然一点反应也没有，胡士继续著：“开始时，我们也没有发现他特别，和旁的人一样，关进了监狱。隔了不多久，忽然有一个伦敦的古董商人，申请在东柏林展出中国古董，这个人叫贾玉珍，卫先生，你不会从来也未曾听说过吧？”

我坦然道：“我认识贾玉珍。”

胡士“嗯”地一声：“我们批准了他的申请，他也特地弄了很多中国古董来，开了一个展览会。对于外来的人，我们照例会加以特别注意——”

我沉声道：“加以监视。”

胡士笑了一下：“我们立即发现，贾玉珍和一个臭名昭彰，也在我们监视之下的西方特务，频频接触。你看，有时，监视很有用。”

我不置可否，心中暗想：该死的贾玉珍，在东柏林进行这种活动，那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胡士得意洋洋：“很快，我们就知道了贾玉珍想通过那个特务，和关在监狱中的鲁尔见面！”

我面上装著若无其事，心中苦笑。

贾玉珍一定是依址赶到鲁尔的家乡，知道鲁尔到了东柏林，而且被捕，所以他才假藉中国古董展览会的名义，在东柏林，想见到鲁尔。

来来去去，还是我给鲁尔的那封信惹的祸。要是我根本不回信，贾玉珍一到东德，就可以见到鲁尔了。

我不作任何反应，只是自顾自喷著烟。

胡士作了一个手势：“这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卫先生，你想想，一个来自伦敦的中国古董商人，何以会对一个德国农民，感到兴趣？”

我抱著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听他讲下去，心中仍然不明白事情怎么会扯到了我的身上。

胡士中校又道：“于是，我们就对这两个人作广泛和全面的调查。我们的调查工作，由专家负责，他们的工作成绩，举世公认。”

我加了一句：“只怕连火星人都公认。”

胡士照例当作听不见：“调查的结果是，鲁尔的一切都没有问题，他在大战之后出生，今年二十八岁，一直安分守己，甚至没有离开过家乡，可是，贾玉珍对他有兴趣，一定是有原因的。”

我听到这里，实在忍不住了：“那你们让贾玉珍和鲁尔见一次面，不就解决了么？”

胡士“哼”地一声：“敌人要那样做，我们就绝不能让他那样做。一个背景看来清澈得如同水晶一样的人，并不等于他没有问题，他可能自小就接受了敌人的训练，一直隐藏著，等待机会，背叛国家。”

我叹了一口气，一个人自己惯用一种伎俩去对付别人，他也就以为人家也用相同的办法。

胡士中校说的那种情形，正是苏联特务惯用的手法之一。

胡士中校续道：“我们调查鲁尔的上代，一直上溯调查到鲁尔的祖父，鲁尔的祖父曾是一个低级军官，到过中国，去帮助德国的侨民，免受中国人的杀害。”

我不禁有点冒火，大声道：“那是八国联军侵华，是人类历史上最无耻的侵略行为之一。”

胡士自顾自道：“我们的调查，得不到任何结果，但是在调查贾玉珍方面，却有了奇特的发现。我们的调查专家，证明贾玉珍在中国北方出生，今年已经六十九岁。”

我又说了一句：“在东德，六十九岁，是有罪的事？”

胡士扬了扬眉：“可是，他的外表，看来像是六十九岁吗？”

我忍不住，站了起来：“真对不起，我觉得你的话越来越无聊了，一个人的外表，看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轻，那有甚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胡士吸了一口气：“只是那一点，当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我们调查

所得的资料，这位贾先生，在一年之前，还是一个无可补救的秃头。”

他说著，在一苹纸袋之中，取出许多贾玉珍在各种场合之下拍的照片来。照片上的贾玉珍头顶秃得发光，一根头发也没有。

胡士又取出另一些照片，指给我看：“这是他的近照，你看看他的头发。”

我也觉得这件事十分奇怪，但当然我不肯放过讥嘲的机会：“真是天下奇闻，秃头又长出头发来，也会是特务的关注科目。”

胡士冷笑著：“卫先生，你别再假装不知道甚么了，谁都知道，秃头再长出头发来，是生理学上的一项奇迹，不是普通的现象。”

我反唇相讥：“真不幸，要是他早知道贵国对头发这样敏感，他应该剃光了头发才来。”

胡士闪过一丝怒容，但立时恢复了原状：“我们起初怀疑，这个贾玉珍是假冒的，但是经过指纹核对，却又证明就是这个贾玉珍。我们的跟踪人员又发现，他实实在在不像是一个七十岁的老人，这引起了我们的一个设想。这个人，有著抵抗衰老的特殊方法。”

我劈劈拍拍，鼓掌达半分钟之久：“这样的想像力，可以得诺贝尔奖。”

胡士闷哼一声：“于是，在他再一次和那西方特务接头之际，我们逮捕了他。请注意，我们的逮捕行动，完全合法。”

我点头，一副同意的模样：“就像把我弄到东柏林来一样，合法之至。”

一直不出声的托甸，发出了一下怒吼声，他被我激怒了，厉声道：“你是不是想试试我们传统的谈话方法？”

我斜睨著他：“好啊，你们传统的谈话方式，就是要对方没有说话的机会，那我就甚么都不说好了。”

胡士有点发怒，来到托甸的身边，叽咕了半天，托甸才悻然走了出去。我道：“中校，请继续说下去。”

胡士道：“拘捕了贾玉珍之后，我们的医学专家，对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试验，证明这个人的实际年龄，应该是三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

我“哈哈”大笑道：“这真是伟大之极的发现。”

胡士冷然道：“请你听这一卷录音带。”

他取出一苹录音机来，按下了一个掣钮，冷笑著，望定了我。

录音带开始转动，我就听到了胡士和贾玉珍的声音。

胡士：贾玉珍，你触犯了德意志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你以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被控，有可能被判三十年以上的徒刑。

贾玉珍：我 没有，我只不过 我没有

胡士：如果你一切说实话，我可以保证你平安离开。

贾玉珍：好，好，我说。

胡士：你今年六十九了？

贾玉珍：是，我肖虎，今年六十九岁了。

（胡士显然不懂甚么叫作“我肖虎”，就这句话问了好多问题，真是蠢得可以，我把那一段对话略去了。）

胡士：你自己说，你像是一个将近七十岁的老人么？

贾玉珍：不像，我越来越年轻，我在三十年前，开始脱头发，但是从去年开始，我又长出头发来，我的体力，也比三十年前更佳。

胡士：那是由于甚么原因呢？贾先生？

贾玉珍：是一个人令得我这样的。

胡士：那个人是——

贾玉珍：这个名字是卫斯理，他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

我一听到这里，实在忍不住，用力一掌拍在几上，叫道：“这家伙在放甚么屁？”

胡士冷笑道：“你听下去比较好。”

我按停了暂停掣：“你必须信我，这个人在胡说八道，我对于他那该死的光头，为甚么又会长出头发来，一无所知。”

胡士仍然冷冷地道：“你听下去比较好。”

我又重重在那张几上踢了一脚，愤然坐下，心中愤怒之极，贾玉珍在闹甚么鬼？他为甚么要把我扯进去？令得我被东德特务掳了来？这家伙，别让我再见到他，我一定要把他的头发硬拔下来，拔个精光，让他再变成秃头。

录音带再传出胡士和贾玉珍的对话。

胡士：这位卫斯理先生，他用甚么方法，来使你回复青春呢？

贾玉珍：我不知道，他说那是他的秘密，他经过了多年的研究才成功，我是他的好朋友，他和我商量，把他的发明在我身上作研究。

胡士：那是一项极伟大的发明，他究竟在你身上做了些甚么？

贾玉珍：这 这

胡士：是不是替你注射了甚么，还是给你服食了甚么？

贾玉珍：是 注射 注射。（听到这里，我怒极反笑，哈哈大笑了起来。）

胡士：这个卫斯理，是一个科学家？医生？

贾玉珍：不 不是，他是甚么样的人，我也很难形容，他本领很大，有过和异星人接触的纪录，你们只要调查一下，就可以知道。

胡士：他每天向你注射，那么他自己呢？

贾玉珍：他自己？他自己？ 和我差不多年纪了，看起来比我现在还年轻，他有特殊的力量，要是你们把他找来就可以知道他的秘密。

胡士在我的笑声中，按下了停止掣，我又笑了好久，才道：“真糟，我的秘密被人发现了，你信不信，我今年已经一百二十岁了。”

胡士冷冷地道：“如果掌握了抗衰老的秘密，也不是不可相信。卫先生，我们对你，也作了调查，知道你是一个不容易对付的人，所以，我们一共派了八个人，全是我们机构中最好的人才来找你。”

真的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贾玉珍不知在打甚么主意，要这样害我！

我叹了一口气：“中校，我现在再分辩，你也不会相信，让我去见贾玉珍，问问他为甚么要陷害我。”

这两句话，我真是说得十分诚恳，胡士道：“那没有问题。你要知道，我们既然已动了手，已经一直报告上去，连苏联也派了托甸将军来，如果我们得不到你掌握的秘密，决计不会在中途罢手。”

我又叹了一口气，实在懒得再说甚么，只是道：“你甚至连贾玉珍为甚么要见鲁尔也没有问？”

胡士瞅着我：“他说，是你派他来见鲁尔的，他不知道为甚么。你是为甚么？”

我已经气得发昏章第十一，眼前金星乱进，哪里还回答得出是为了甚

么来，我只是道：“让我见贾玉珍，越快越好。”

胡士想了一想，站了起来，说道：“请跟我来。”

他带著我，到了一间十分舒服的房间之中，留下我一个人离去。

在他走了之后，我观察了一下，房间根本没有窗子，空气调节的通气孔也非常小，门锁著，至少有四个电视摄影管。

我并不想就此逃走，因为贾玉珍还没有来，我得好好教训他一顿。

约莫过了十五分钟左右，门上传来“卡”的一声响，我立时转身，紧盯著门，门打开，贾玉珍走了进来。贾玉珍不是自己走进来，是被人推进来的。有两个持枪的男人，在他的身后。贾玉珍才一进门，门立即又关上。

#### 第四部：回复青春的奇迹

我握紧了拳头，准备贾玉珍一进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请他尝我一下老拳再说，可是拳头才一扬起来，我就陡地呆住了。

站在我前面的人，是贾玉珍吗？

我和他分手，不过一个来月，可是他看起来又年轻了不少，不论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七十岁的老人。

就在我拳头将扬未扬，一个犹豫间，贾玉珍高兴莫名，向我走来：“你来了，你真的来了！你来了，事情就好办了。”

我没有继续挥拳，但是用极生气而厌恶的语气道：“你这是甚么意思？向他们说我可以令你变得年轻？”

贾玉珍现出十分忸怩的神情，向我连连作揖，他看来年轻，行这种旧式的礼，有点古怪。

他一面打躬作揖，一面说道：“真是抱歉，如果不是我胡说八道的话，不能使你来这里，而你不来，我就死定了，只有靠你来带我出去。”

一听得他这样说，我又好气，又好笑，再也想不到，贾玉珍会那么看得起我，他落在东德特务手里，以为我一来，就可以带他逃走，所以他才向胡士说谎！

我瞪著他，一时之间，半句话也讲不出来。贾玉珍却满怀希望地凑过来：“怎么样？你是不是立刻可以把我弄出去？”

我一伸手，推开了他，用的力量大了些，推得他一个踉跄，跌倒在一张沙发上。我想骂他，可是对著这样的笨人，骂又有甚么用？然而不骂，一口气又难出，这种感受，真不是滋味。

我伸手指著他，过了半天，才道：“你——我没有见过比你更笨的人。”

贾玉珍给我骂得眨著眼睛，伸手摸头。

我知道，就算是我自己，要离开东德特务的控制，也不容易，何况带著他一起走，眼前的情形，只有叫他说老实话，才是办法。

我又道：“你可知道你已惹了祸？”

贾玉珍哭丧著脸：“全是那个鲁尔不好，他要是迟两天到东柏林来爬围墙，就甚么事也没有了。”

我道：“你为了要得到那两件玉器，竟不惜以身犯险，值得么？”

贾玉珍的口唇掀动了两下，没有发出甚么声音来。

我道：“现在，东德的特务，硬说你有防止衰老、恢复青春的妙方，如果你真有这种方法的话，我劝你还是告诉他们。”

我在这样说的时侯，当然还是讽刺性质居多的，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贾玉珍会有甚么“防止衰老、恢复青春”的办法。

谁知我这样一说，贾玉珍却双手乱摇，神情万分紧张：“那万万不能，万万不能。”

一时之间，我不知说甚么才好。贾玉珍紧抿著嘴，神情坚决：“我绝不会对任何人说。”他顿了一顿，又很认真地道：“如果你能带我出去，又帮我找到鲁尔，使我得到那两件玉器，我答应告诉你。”

我又呆了一呆，才冷笑道：“好像你真的有青春不老的方法。”

贾玉珍望定了我，忽然叹了一声：“哎，你怎么比东德特务还要笨？”

他这句话，我不知道是甚么意思，但是他接著向他自己指了一指，我陡然一震，明白他这样说是甚么意思了。

他是说，他身上的变化，东德特务都看出来，我怎么还不相信？

在那一霎间，我真是迷糊了。

青春不老，这是不可能的事！可是眼前的贾玉珍，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在一年多的时间之内，变得年轻了三十年，或者更多，却又是活生生的事实。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从最简单的思考方法来说，唯一的答案应该是他掌握了防止衰老、恢复青春的办法！

我满腹疑惑，盯著贾玉珍，讲不出话来。虽然我明知胡士中校一定在监听，但由于我心中的疑惑实在太甚，我忍不住问：“你的意思是，你有了长春不老的方法？”

贾玉珍一面摸著头：“你再仔细看看我，仔细看看，还有甚么可以怀疑的？”

他说著，站起来，来到我的面前，用力拉著他自己脸上的肌肉：“你看看，你仔细看看，我像是七十岁的人吗？”

我不得不承认，他不像是七十岁的人。七十岁的人，保养得再好，即使从五十岁开始，每天在脸上涂抹维他命E，或者每年去进行一次脸部的紧皮外科手术，脸上的皮肤都不免松弛，毛孔也不免变粗，绝不可能像他现这样子。然而，贾玉珍不是科学家，他只不过是一个古董商人。忽然之间掌握了举世科学家都研究不出的一种方法，可以使老人变得年轻，这实在无法令人相信。

贾玉珍又拉著自己的头发：“你再看，看我的头发，我认识你的时侯，我是秃子，你看，不到一年，我长出了头发，全是黑发，一根白发也没有。”

我实在想不通，只好叹了一声：“方法是甚么，你告诉我。”

贾玉珍摇头：“现在我不说，等你帮了我，我自然会报答。”

我怒道：“这里是东柏林，我们落在东德和苏联特务手里，你以为那么容易离去？”

贾玉珍道：“我当然不行，你有办法，所以才要你来！”

我又握紧了拳，扬了起来，但是一转念间，我又只好长叹一声，放下手：“真可惜，如果苏联国家安全局局长，是我表弟，就有办法了。”

贾玉珍却还在一个劲儿地道：“你有办法的，你一定有办法的。告诉你，

事情极玄妙。

你帮了我，我把事情讲给你听，你一定不会后悔，事情奇妙到了极点。”

贾玉珍越说越是兴奋，可是他说来说去，只是“奇妙”，至于奇妙在甚么地方，他始终是老奸巨猾，一点也不透露。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坐了下来，皱著眉，思索著。想了好几个脱身的办法，但是都未必可行。突然之间，我心中一亮，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这办法十分好，虽然我不是很愿意这样做，但是看起来只好用这个办法。

我又吸了一口气，大喊道：“胡士中校，请你把贾先生带走，我有话和你说。”

贾玉珍一听，立时现出惊惶的神色来，我立时向他使了一个眼色，用十分低的声音，并且用中国北方话道：“一切全听我安排，好不好？”

贾玉珍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在我大声说话之后不到一分钟，门拉开，那两个持枪的男人，又出现在门口：“贾先生，请你出来。”

贾玉珍走一步，向我望了一眼，老大不愿意地走了出去。他才一出去，胡士就闪身走了进来。我作了一个手势，请胡士坐下。

我沉默了片刻，胡士也不说话。过了一会，我才道：“刚才我和贾玉珍的对话，你全听到了？”

胡士点了点头，仍然不说话。

我说道：“你应该知道，对于抗衰老，我一无所知。”

胡士想了一想道：“好像是这样。”

我怒道：“甚么好像是这样，贾玉珍天真到以为我一来，就可以救他出去。”胡士现出了一个奸诈的笑容来：“不会让他离开，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克服了衰老的人，他对整个人类太有价值。”

我沉声道：“可是就算你们把他分割成一片一片，只怕也找不出原因来。”

胡士闷停了一声，我道：“坦白说，我对于越活越年轻，也有极度的兴趣。”

胡士阴阴一笑：“谁会没有兴趣？”

我望著他道：“你听过他刚才怎么说的了？如果你肯和我合作——”

我讲到这里，顿了一顿。胡士十分聪明，他立时明白了我的意思，身子向前俯了一下：“你是说，等他把秘密告诉你，你再转告我们？”

我点了点头，等他的反应。

胡士一动不动，过了好一会，才道：“我们怎么知道你可以信任？贾玉珍现在在我们手里，这是我们的王牌。”

我冷冷地道：“那是一张假王牌，他要是不说，你们能对他怎样？严刑拷打？一不小心弄死了他，就甚么都完了。”

胡士面肉抽搐著，但立时又阴森森地道：“我们有许多方法令他吐出真话。”

我不禁打了一个冷颤，自然，他们有许多方法令得一个人讲话，包括催眠、注射药物等等，那些方法，可以令得最好的间谍也难以保守秘密，别说贾玉珍了。

我不禁有点暗自后悔自己的失策，胡士没有理由相信我，事实上，就

算贾玉珍真的把秘密告诉了我，我也根本不准备告诉胡士。

可是，在如今这样的情形下，我不得不继续和胡士尔虞我诈一番，我装出一副十分可惜的样子来：“中校，你应该选择一个最妥善的方法，因为现在，你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你想想，老布已经七十多岁了，他多么希望能年轻三十年，要是令得他失望的话——”

我顿了一顿，伸手令自己的掌缘在颈上划过，又伸了伸舌头。

胡士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我在恐吓了他之后，又继之以利诱：“中校，如果你成功了，我看，你有希望成为德意志共和国的元帅，托甸将军，当然也可以进入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局。”

威逼利诱，本来是十分卑鄙的行为，但是对付东德特务，倒也只好这样。

胡士吸了一口气：“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宁愿相信自己的办法，不愿意和你合作。”

我心中暗骂了一声“好厉害的家伙”，再说下去，他反倒要疑心我的真正用意了，所以我淡然道：“你既然有自己的方法，而且，也肯定了我整件事无关，请问，我可以离去了？”

胡士侧著头，没有反应，我恼怒道：“怎么，你们准备扣留我？”

胡士冷冷地道：“你已经知道了这件事，这是一个高度的秘密，不能漏出去。”

我隐隐感到一股寒意，也觉得事态严重，这种没有人性的特务，甚么事做不出来？刹那之间，我考虑到把他抓起来，逼他们放我，可是我想，托甸一定会牺牲胡士，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心中虽然焦急，但外表看来，仍然相当镇定，我道：“如果我要长期留在这里，我须要和家里通一个电话。”

胡士摇头道：“不必了，你就在这里讲几句话好了，录影带会用最快的方法，送到你妻子的手中。”

我忍著心中的愤怒，沉声道：“素，我很好，我被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所牵累，落在——”

胡士大声喝阻：“不能告诉她你在哪里。”

我冷笑了一下，继续说下去：“你放心，我经过比这个更恶劣的环境，别为我担心。”

胡士站了起来：“你逃走成功的机会只有亿分之一，不值得试。”

胡士的笑声听来有一种恐怖感，我注意到他的手伸向胸口，按了一下，多半是按动了甚么控制器，通知外面开门。

门拉开，我坐在原地不动，向外看，门外有不少人。这间房间没有窗子，门外又有那么多守卫，看来逃走的机会，连亿分之一都没有。

胡士离开，门关上。我知道胡士会迫不及待用他的方法，去逼贾玉珍讲话，看来贾玉珍不免要吃点苦头，那是他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

我尽量使自己静下来，把整件事情，好好地想一想。

我仍然觉得，贾玉珍掌握了克服人体衰老的方法不可思议。人体为甚么会衰老，众说纷纭，一般医学界的说法是，人体细胞的繁殖，有限制，大约繁殖到了五十代左右，就丧失了再繁殖的能力而死亡。人体细胞死亡，活动停止，生命自然也不能再维持下去了。而在人体细胞的繁殖过程之中，细



胞在逐渐衰老，形成了人体的衰老。

医学界也知道，人体本身可以分泌“抗衰老素”，如果这种分泌不正常，人体就会出现过早的衰老现象。但是绝未听说过“抗衰老素”已被控制，可以使衰老的过程减慢。

我所想到的是：在理论上，青春常驻，可以实现。因为既然“抗衰老素”向负的一方面不正常，人体就会过早衰老，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是向正的一方面不正常，那么，衰老的现象就会被推迟了。

细胞的生长过程，十分奇妙，科学家近来又发现，正常的人体细胞，寿命有一定的限制，即使是在实验室中刻意培养，在五十代之后，也就死亡，但是癌化了的细胞，却可以无休无止地繁殖下去，不会死亡。然而，细胞如何会癌化，科学家至今为止，还是莫名其妙。

总之，如何使人类的寿命延长，牵涉到不知多少种科学的研究课题，贾玉珍怎么有可能知道？

贾玉珍在一年之内，年轻了三十岁。他确实实实在在变。我相信胡士所说的“详细的检查”，一定包括把贾玉珍的身体细胞作仔细的观察在内。

这件事，在开始的时候，十分平凡，我被绑架来到东柏林，又近乎滑稽，但是仔细想起来，却实在是我一生之中遇到的奇事之最：人可以不老，可以回复青春，若是人的寿命可以无限制延长，那么，人类历史以后的发展，就全然不同了。

秦始皇找不到的方法，科学家找不到的方法，贾玉珍是怎么找到的呢？

我越想越是紊乱，干脆努力使自己睡著。

这一觉，倒睡得十分畅美。

醒来之后，一跃而起，舒展了一下拳脚，又听到开门的声音，胡士愁眉苦脸走了进来。

看到那种情形，我大是高兴。我不知道他为甚么苦恼，但是对头苦恼，那我一定值得高兴。

我向客厅走去，和他大声打著招呼：“中校，你好。我肚子又有点饿了，请你叫他们送食物来。”

胡士向著一个摄像管，作了一个手势。然后，他坐了下来，装出若无其事，可是我却看得出他心中十分懊丧。我故意逗他：“中校，贾玉珍一定把他所知的秘密，全都告诉你了？”

胡士闷哼了一声，不出声。

我在他对面坐了下来：“试试用催眠术，你们有一流的催眠专家。”

胡士紧握著拳，重重在沙发的扶手上敲了一下，仍然不出声。

这倒引起了我的好奇：“怎么？试过了，不发生作用？”

胡士瞪了我一眼，又叹了一声：“三个一流的催眠大师，如今正陷入被催眠状态，不知道甚么时候才醒来。”

我陡地吃了一惊，半晌讲不出话。

催眠术，是一种十分奇异的精神控制，施术者的精神力量，在绝大多数的情形之下，都强过被施术者。一般来说，施术者向被施术者进行了各种暗示影响之后，被施术者就会进入被催眠状态，在下意识中，开始听从施术者的指挥。

催眠术是一门十分复杂的学问，我曾经下过很多功夫去研究，虽然关于催眠术的学说很多，也没有一种学说得到公认，但是我始终认为，精神力

量的强弱，是决定性的因素。

所以，在施术者和被催眠者之间，在绝少的情形下，会有相反的情形出现。如果被催眠者的精神力量，远较施术者强，那么，施术者所作的一切暗示影响，全会回到他自己的身上来。非但不能使对方被催眠，而且，他自己会进入被催眠状态。

这种情形，对于施术者来说，是极危险的事。因为一切暗示影响，全是他自己发出来的，没有人知道，也就没有人可以解除这些暗示影响，那也就是说，他有可能一辈子在被催眠状态之下，直至死亡。

我也知道，胡士口中的“一流催眠大师”，那一定是真正的催眠大师，要做到催眠大师，不但要有过人的本领使自己的精神力量集中，而且还有许多心理学上的技巧，来进行他的暗示影响，别说贾玉珍这样的一个古董商人，连我也未必可以抗拒他们的催眠。

（直到很久以后，胡士才告诉我，在我第一次醒来之前，已经有催眠大师向我施术，我在被催眠的情形下，一样说甚么也不知道，所以胡士相信我。）

我绝对相信贾玉珍根本不懂催眠术，如果说他只是凭自然而然的精神力量，就可以抗拒三个一流催眠大师的暗示影响，这实在不可思议。

这个古董商人，在他身上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事，似乎越来越多。我迅速地转著念，想不出究竟来，只好道：“看来，贾玉珍是一个催眠术的大行家。”

胡士愤然道：“甚么大行家，他根本不懂，不过他有一股天然的抗拒力量。”

这和我的想法一样，我在沉默了片刻之后，又道：“你们不是有一种药物，可以使接受注射的人讲实话？怎么不试一试？”

胡士没有直接回答我这个问题，只是喃喃地道：“这个人不是科学怪人，就是超人。”

我摇头道：“都不是，只不过在他的身上，一定有一些极怪异的事在发生著。如果他是超人，他不用把我骗来帮他逃走。”

我不自觉地和胡士讨论贾玉珍，忘记了他是我的对头。看来药物注射也失败了。

胡士叹了一口气：“你是知道那种药物的功效的？”

我点了点头：“麻醉人体的神经系统，刺激脑部的记忆组织，会使得接受了注射的人，不断地说话，把他储存在记忆系统中的一切，全都通过语言表达出来。”

胡士闷哼一声，我问：“结果怎样？”

胡士又用力在沙发的扶手上，敲了一下：“结果他甚么也没有说，用一种很长的呼吸方法，抗拒了药物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

我有点不明白：“甚么叫很长的呼吸方法？”

胡士望了我一眼，然后站了起来。他在站了起来之后，立即又盘起腿，坐在沙发上，把双手放在近膝盖的部分，然后，徐徐地吸气，又慢慢地呼气：“就是这样子，不过他呼吸的过程，比我现在在做的，要慢得多。他的肺活量一定十分惊人，因为我算过时间，他最长的一次呼吸，一呼一吸之间，竟然达到三分零四十七秒！”

我看到胡士用这样的姿势，坐到沙发上，模仿著贾玉珍的动作，

已经傻掉了。

西方人对这样的姿势，可能不是很熟悉，但是中国人对这样的坐姿，却绝不陌生，道家练气时的“双盘膝式”就是这样子的。

而接下来，胡士所说的话，更证明了贾玉珍是在练气。所谓练气，倒也没有甚么特别玄妙之处，那只是一种特殊的呼吸方法，一直相传，可以延年益寿，健体强身。长远以来，都被应用在治疗某些疾病方面，情况和西医的“物理疗法”，大致相类，称为气功疗法。

由于练气是由道家或释家修仙的过程中传下来的，所以附有不少神秘的色彩，所用的名词，也十分古怪，甚么“小周天”、“大周天”、“气纳丹田”、“顺脉而行”、“内息流转”、“打通任督二脉”之类，还有甚么“阴阳”、“坎离”、“乾坤”、“水火”、“龙虎”、“婴儿”、“姹女”、“龟兔”等种种古怪的名称。

所有气功的锻链，最重要的是维持呼吸的深长。我受过严格的中国武术训练。中国武术之中有一个专门的学问，就是由练气开始的，统称叫“内功”，可以使人的潜在体力，得到尽情的发挥。

这种练气的方法，也称为“吐纳”，是自古以来的一种却病延年的方法。我在学习中国武术的过程中，也曾学过，的确有它一定的功效。在开始几天之后，丹田就会有发热的感觉，而且感到有一股热意向下移，通向尾闾穴，通过尾闾穴后，这种温热的感觉会沿脊骨向上升，可以通“天柱”（那是人体背后、颈背与胸有之间的地方），再通向“玉枕”（仰卧时后脑和枕头接触之处），再向上，就到“泥丸”（又叫“百汇穴”，在头顶中央，是人体最重要的部分）。等到练到可以通“泥丸”时，功力已经相当深了。

再进一步，热的感觉（气的流转）就经过“神庭”（就是印堂）“鹊桥”（那是舌和上颚之间的一处地方）“重楼”（又叫“璇玑穴”，在胸锁骨）“绛宫”（又叫“膻中穴”，在两乳之间），然后，下达“气海”（在脐下），再归纳至丹田。

这样的一个小周天，在气功上，称为一个“小周天”。我在这里，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气功的基本法则，是想说明一点：气功、吐纳，并不是武侠小说中幻想的事，而是实有其事的一种锻链方法，而且，确实有强身益体的功效。

各门各户的气功方法极多，这时我所想到的只是：贾玉珍在练气功。

一想到这一点，我不禁哑然失笑。他因为练气功，健康的情形得到了改善，使得他看起来年轻了，不料这种情形，却使西方人误认他掌握了甚么“抗衰老素”的秘密。这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我想了一会，正想笑出声来，可是一转念间，我却又笑不出来。固然，练吐纳之法，可以使人身体强健，但是贾玉珍的情形太特别了。

气功锻链，循序渐进。通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三年五载，才能约略见到一点功效，但是贾玉珍却在一年之间，就判若两人！自然，由于气功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各种各样的练气方法又多，或许有一种特殊的方法比较速成，但那也决不是容易的事。

为了更容易明白“气功”的一些情形，我们可以看看小说大师金庸在他的小说《天龙八部》中的一些描述。

在《天龙八部》之中，一个叫游坦之的人，无意之中得到了达摩老祖传下的一本锻链内功的书本，叫《易筋经》，他完全不懂练气法门，但有了《易筋经》上的图形指导，当他摆出了一个和图形中一样的怪异姿态之后，

就“依式而为，要依循怪字中的红色小箭头心中存想，隐隐觉得有一股极冷的冰线，在四肢百骸中行走 站起 便即消失。”

这是一种比较快成功的方法，但是也不是任何人得了《易筋经》都有用的：“ 只是修习的法门颇为不易，须得勘破『我相、人相』 ”

好了，甚么叫“勘破我相、人相”，只怕就很费神解释，绝大多数人，一辈子怕都勘不破，我就不信唯利是图的古董商人贾玉珍能勘得破我相、人相。

我心中依然存著疑惑，但是总算在绝无解释之中，找到了一个。

胡士瞪著我：“你想到甚么？”

一听得他这样问，我不禁一怔。我想到的是，贾玉珍住过去的一年之中，一定在练气功，但是，这怎么向一个洋鬼子解释呢？甚么是“姹女”，甚么是“婴儿”；(黄帝内经)中说过“精、神、气”，老子(道德经)中说“虚其心、实其腹”；要用腹脐来呼吸，称为“胎息”，要把任、督二脉打通，才能算是初步成功 这一切，把一个洋人的脑袋切下来，细细剝成臊子，他还是一样不会明白。

然而料不到的是，我小看了胡士，我在想了一想之后：“我想到的是，贾玉珍曾学过一种中国传统的锻链身体的方法，这种方法，从控制呼吸入手，可以达到使人比实际年龄年轻的目的。”

我这样说，用最简单的、使洋人明白的语言来解释“气功”。

谁知道胡士一听就道：“我知道，你说的是『气功』。”

我怔了一怔，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胡士又道：“气功确然有一定的功用。但是我绝不相信学会了呼吸的方法，就可以使一个人的人体细胞变得年轻三十年，我们曾详细检查过他的身体，他一定有著秘密，可以使老年人变年轻。”

我没有法子继续说下去，气功的确只能使老年人看起来年轻，健康状况年轻，真要是返老还童，那已经超出了气功的范围，是从人变成神仙的初步了，如果说人真能靠某种方法的修行而变成神仙，我想，那未免太诙谐了，连我自己也不信的事，我自然无法向胡士解说。

我想了一会：“那么，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要他吐露秘密了。”

我讲到这里，顿了一顿，然后一本正经地问他：“试过『炮烙』没有？”

这一下，胡士不懂了，他瞪大了眼睛，反问：“甚么叫作『炮烙』？”

我还没有开始解释给他听，就已经“哈哈”大笑了起来，然后，把甚么叫“炮烙”，解释给他听。这次真把胡士激怒了，他霍地站了起来，厉声道：“我想在你身上试试『炮烙』！”

我悠然回答：“你不会，因为你还要靠我，才能知道贾玉珍的秘密是甚么。”

胡士气恼之极，可是无法可想，又愤然坐了下来，我道：“中校，我的办法，是最好的办法。你不妨再试你的办法，我尽可以在这里等。”

胡士望了我一下，欲语又止，我又道：“或者，我们可以一起进行。”

胡士问：“怎么一起进行？”

我道：“我们同时展开活动，你再去逼问贾玉珍，我去做我的事，等你再失败时，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由我接下去进行。”

胡士闷哼了一声：“还是那个老问题，我凭甚么相信你？”

我摊著手：“没有凭据，只好打赌博，事实上，你非进行这场赌博不可。”

赌，还有赢的希望，不赌，输定了。”

胡士的口角抽搐了几下，隔了半晌，他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你第一步准备如何进行？”

这时候，我对于我要做些甚么，已经有有了一个初步的方案。

贾玉珍的秘密，可能和练气功有关，这是我的假设，要进一步求证，自然非他自己亲口讲出来不可。贾玉珍虽然说，只要我帮他，他就把秘密告诉我，不过我看这个老奸巨猾，说话未必靠得住，他有求于我，自然这样说，这情形，就像我如今在骗胡士中校。事移境迁，嘴脸可能就大不相同。

所以我要有办法令得他非对我说不可，那办法就是我把鲁尔的那两件玉器弄到手。

贾玉珍是这样急切地想得到这两件玉器，程度远远超过一个古董商人为了赚钱而作的行为，就算他本身对古董有过人的爱好，也不应该这样，对他来说，一定有极其特殊的原因。

是甚么原因，我还不知道，但是我却知道，如果我有那两件玉器在手，我确定可以令得他多少吐露一点秘密。

所以，我向胡士道：“第一步，我要去见鲁尔，请你安排。”

胡士怔了一怔：“鲁尔真和整件事有关？你为甚么要去见他？”

我自然不能把真相告诉他，一告诉了他，那两件玉器就到他的手中了。我道：“我可以十分老实地告诉你，鲁尔和整件事无关，但是我一定要见他。”

胡士十分精明，他摇头道：“不行。你不说出要去见他的确切原因，我不会安排。”

我冷笑一声：“好，那就别讨论下去了，你去接受你的失败吧。”

胡士显得恼怒之极，显然他从事特务工作以来，从来也没有这样缚手脚过，他盯著我：“你知道，我可以随便安上一个罪名，使你在监狱度过二十年。”

我“哈哈”大笑起来：“我从来也没有听过那么低能的恫吓，对于自己明知做不到的事，最好别老是挂在口上。”

胡士变得极愤怒，我只是冷冷地望著他，僵持了足有十分钟之久，他才道：“好，你可以去见他。”

我道：“我与鲁尔会面的地方，不能有任何监视系统，也不能有旁人，如果他是在监狱中，我到了监狱之后，有权选择任何地方和他会面。”

胡士的脸色铁青，我笑说道：“想想当元帅的滋味，那对你有好处。”

胡士的神色渐渐转为缓和：“你的资料只说你难对付，真是大错特错。”

我笑了一下：“那我是甚么？”

胡士大声道：“你甚么也不是，根本不是人，是一个魔鬼。不是难对付，简直是无法对付。”

我更乐了：“把这两句话留给你自己吧。”

说到这里，门推开，一架餐车推进来，我忙道：“我要吃饭了，吃完就去看鲁尔，你快去安排吧。”

胡士闷哼一声，走了出去。打开餐车，看到丰富美味的食物，我又老实不客气地大吃了一顿，地道的德国风味，真是不错。

等我吃完之后不多久，胡士走进来，道：“我们可以走了。”

我道：“我们？”

胡士道：“我和你一起去，你单独去见鲁尔。”

我笑了起来：“我明白，见了鲁尔，你再押我回来。”

胡士不置可否，一副默认的模样。我倒也拿他无可奈何的，我们两人，各有所长，谁也奈何不了谁。

## 第五部：值得用生命去交换

我早已打定了主意，跟著胡士一起出去，那是打量这幢建筑物周遭环境的大好机会，弄清楚了环境，逃起来就有利得多。

可是胡士看来像是早已知道了我有这个意图，脸上始终挂著冷笑。而我虽然表面上看来若无其事，心中也禁不住暗暗咒骂。

整幢建筑物，就是为了方便防卫而设计的，我在出房门之后，还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一层，看到的，是一个“十”字走廊，中心部分是一个圆形的空间，有著一间玻璃房间，里面有很多仪器，一望而知是监视用的，在那玻璃房间中有六个人，两个人负责监视，还有四个人，坐在椅子上，在他们的面前，是一种很罕见的武器。

那是连续发射的小型火箭发射器，对准了“十”字形走廊。而在走廊中，除了有很多武装守卫之外，在装饰得颇为华丽的墙上，都有机枪的枪口露出来，在作六十度角的不断摆动。

我相信这些机枪，全由玻璃房间，另外那两个人远程控制。

“十”字形走廊的尽头，都是一扇看来相当厚实的钢门，不要说这种门很难打开，事实上，连一苹苍蝇，也没有机会到达门前而不被发觉，更没有机会可以逃得过守卫的射击。

难怪胡士中校带著那样充满了自信的冷笑，在这里，的确逃不出去。

可是胡士实在笑得也太早了，他没有想到一个最简单的离开这里的方法，就是要他带我离开，而这时，他正带著我离开！

胡士中校经过，守卫全部向他行敬礼，他也现出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这个人，对于权力的欲望一定十分强烈，看来“当元帅”的引诱方法很对。

我们一直向中央部分的玻璃房间走著，来到中央部分之后，可以看到有四座升降机，门都关著，胡士举手，向玻璃房间中那几个人作了一下手势，其中一架升降机的门打开。

升降机中，没有身在几楼，和到达了哪一层的指示灯号，停下，门打开，一辆车子，停在电梯口，胡士向我作了一个手势，请我上车。

那辆车子，是一辆中型的货车，车厢的门又厚又重，车厢的空间不大，因为车厢四壁，十分厚实，看起来，那像是装运冻肉的车子。

我忍著恼怒：“你们没有像样点的车子了吗？”

胡士冷冷地回答：“这车子对你最适合。”

我没有再说甚么，反正我的目的是要见鲁尔，其余的账，可以慢慢算。

我走进了车厢，在车厢中唯一的一张帆布椅上，坐了下来，门立时关上，车厢中有一盏灯，自然也有著监视的设备。

胡士还真看得起我，当车子到了监狱，车厢门打开，我看到的“欢迎者”，包括了一百名以上的狱警，和超过一百名的正式军人。

我一下车，胡士就问：“你要在哪里见鲁尔？”

我立时道：“在典狱长的办公室。”

胡士瞪了我一眼，点了点头，他陪著我，一起走进了监狱的建筑物，有两个军官，指挥著警卫，分散开来，以防止我有异动。

典狱长面目阴森，他的办公室很简陋，我无法确定在这两分钟之中，胡士是不是已经作好了偷听的装置，我在办公室等著，不一会，门打开，两个狱警，押著一个二十来岁，浓眉大眼、大手大脚的德国青年，走了进来。

我挥手示意那两个警卫退出去，他们关上了门，我打量著这个青年，他看来十分纯朴，愁眉苦脸。我心想，由于我开玩笑的一封信，令得他真的想爬过柏林围墙，以致现在要在监狱里受苦，心中多少有点内咎。

鲁尔显然不知道我是谁，他用一种十分疑惧的眼光，打量著我。我低叹了一口气：“鲁尔，我叫卫斯理，就是你曾写信给我的那个人。”

鲁尔眨著眼，我又道：“在那封信中，你附来了两张照片，说是你祖父从中国带来的玉器。”

鲁尔连连点头：“能令你从那么远路来到，那两件东西很珍贵？”

我想不到他一开口就会这样问我，我其实也不知道那是甚么，但既然贾玉珍那么识货的人，这样急于得到它们，那它们一定是非同小可的稀世奇珍，所以我点了点头：“是，相当值钱。”

鲁尔现出兴奋的神情来，我忍不住道：“其实，你先要考虑你的自由，金钱对你，现在是没有意义的。”

鲁尔吸了一口气：“是，我如果能翻过围墙，那就好了。”

我道：“我可以帮助你，使你获得自由，也可以给你一笔相当数量的金钱。那两件玉器，现在在甚么地方？”

鲁尔的神情，陡然警惕起来，看来他纯朴的外貌靠不住，或许这世上早已根本没有了纯朴的人，他眨著眼：“等一等，现在我不会说给你听。”

我不禁有点恼怒：“甚么意思？”

鲁尔道：“我先要获得自由，和金钱。”

看看他这种笨人却自以为聪明的神情——这是世界上最可厌的神情之一——我真恨不得重重打他两个耳光。我重复道：“那两件玉器在甚么地方，告诉我，我会实行我的承诺。”

鲁尔却自以为精明得天下第一：“不，你先使我获得自由和——”我不等他讲究，就怒吼了一声：“照我的话做。”

鲁尔仍然摇著头，态度看来十分坚决，我怒极反笑，整件事情，本来已够麻烦的了，偏偏又遇上了这个其蠢如豕的鲁尔。

我实在失去了耐性，不想多和这种笨人纠缠下去，将他交给胡士来处理，或者还好得多，我宁愿和胡士去打交道了。

我“哼”地一声冷笑，站了起来：“好，你不说，胡士中校或者有更好的方法，令你说出来。”

我也没有想到胡士的名字，有那么大的威力，鲁尔一听，立时面色惨变，身子也不由自主发抖，可怜巴巴地望著我。

我心中不忍，压低了声音：“告诉我。”

我一面说，一面抓住了他胸前的衣服，把他拉了过来，就在这时候，我发现他，身上所穿的囚衣的三颗钮子太新了。而且在习惯上，囚衣不用钮子，是用带子的。

接下来不到一秒钟，我已经发现那三颗钮子，是三具小型的窃听器。

我不禁暗骂了自己一下笨蛋，我要选择监狱的任何地方和鲁尔见面，是为了避免我和鲁尔的谈话被胡士知道。但胡士实在不必理会我选择甚么地方，他只要把窃听器放在鲁尔的身上就行了。

我们刚才的对话，胡士自然全听到了，还好在最紧要关头，我发现了胡士的狡计。

我松了松手，指了指那三颗钮扣，向鲁尔作了一个手势，鲁尔立时明白，神情惊疑。

我取出笔来，交给鲁尔，示意他不要再开口，一面我又说道：“那两件玉器，是古董，我可以代你出售，得到的利益，全部归你，是我不好，叫你翻过围墙，所以我要替你做妥这件事。”

这几句话，自然是说给胡士听的，好混淆他的注意力，使他以为那两件玉器，只不过是值钱的古董。至于这样做，能不能骗过精明能干的胡士，在这时候，我也无法详细考虑了。可是鲁尔这头蠢猪，却还在眨着眼、很认真地在考虑我的话，那真恨得我咬牙切齿。

他想了一会，才在手掌心写著字，我看他写的是：“在围墙附近，我被追捕，把东西藏在一幢房子墙角的一块砖头后。”

他接著，又画了简单的地图，然后在衣服上擦去了在手心上的字。

我道：“你还是不肯说？其实，那两件玉器也不是太值钱，可能你对它们寄存的希望太大了，好，我们会面既然没有结果，那就算了吧！”

鲁尔这次，居然聪明了起来，他像模像样地叹了一口气：“好吧，那两件玉器，我在被守卫追捕的时候，抛在街角上，根本已经找不到了。”

他非但这样说，而且还补充道：“真倒霉，没有它们，我还是好好的在家乡，怎么会在监狱里，你不必再向我提起它们。刚才我是想骗你的钱，所以才坚持要先实现承诺，其实，我根本没有甚么东西可以给你。”

这家伙，忽然之间开了窍，虽然仍未必可以骗得过胡士，但总是好的，我也叹了一口气：“那没有法子了，我还是会尽力帮助你。”

我说著，就走到门口，打开门来，迎面的守卫，突然之间看到我出现，都紧张起来，一起举枪对准了我，胡士也急急奔了过来。

我向胡士示意我要离开，在离开监狱时，胡士和我一起进了车厢。

我已知道了那两件玉器的所在，倒并不急于去把它们取回来，我知道胡士一定急于想和我说话，所以我摆出一副爱理不理的神情。

胡士终于忍不住了，他陡然开口：“那鲁尔所有的玉器是很有价值的古董？”

我假装又惊又怒：“你还是偷听了去。”

胡士十分狡猾地笑了一下，从他那自满狡猾的笑容之中，我知道他已经上了当。人最容易上当的时候，就是他自以为骗过了别人之际。胡士忍不住笑：“对付你，总得要有点特殊的方法。那两件玉器很值钱吗？老实告诉我，我们有办法把它们找出来。”

我叹了一口气：“岂止是值钱，简直是中国的国宝。那是中国第一个有历史记载的领袖，轩辕黄帝时代的制品，是他用来号令天下各族的信符，是中国流传下来的玉器之中，最有价值的一件。”

我信口开河，胡士用心听著。我心中暗暗好笑：“你以为贾玉珍是为甚么来你们这里开中国古物展览的？目的就在于引出那两件玉器来。”



胡士想了一会，摇头道：“那么，发生在贾玉珍身上的怪现象，又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在这一点上，很难自圆其说，只好道：“或许，那只是凑巧，在他身上有这种现象罢了，事实上，中国的健身法，气功很有功效，也不是甚么秘密。你硬要以为那是甚么防止衰老的科学新法，我有甚么办法？”

胡士在想了片刻之后，陡然怒容满面，厉声道：“可是你说过，如果知道了贾玉珍青春不老的秘密，我可以立一件大功。”

我作无可奈何状，摊开手：“我也是给你弄糊涂了，才会以为贾玉珍真的有甚么长生不老之力。事实上，贾玉珍是收了一大笔钱，又受了某方面的重托，要他把那国宝弄到手。”

胡士面色阴晴不定，显然他对我的话，怀疑多于相信，但是却又驳不倒。而且，至少他最不明白的一点，鲁尔和我、贾玉珍之间的关系，他弄明白了。

这时候，车子已停了下来，在下车之前，我在他的耳际低声道：“中校，当不成元帅，你也并非一无所得，譬如说，瑞士银行一千万美元的存款，怎么样？”

胡士转过头来望著我，神色很难看。

我又低声道：“你一定可以得到这笔钱，只要你找到了那玉器，回复贾玉珍的自由，当然，还要把我当贵宾一样送出境。”

胡士闷哼了一声，没有回答，起身去开门。

我跟在他的身边：“有一千万美元，在西方生活，可比当这里的元帅舒服多了。”

胡士陡然转过身来，用手指著我的鼻尖，恶狠狠地道：“你引诱国家情报军官变节，可以判你终生监禁。”

我冷冷地道：“你手里的热山芋抛不出去，终生监禁的不知道是甚么人。将军那里，要靠你的口才了。”

胡士的面肉抽动了几下，也压低声音道：“要是我找不到那东西呢？”

他当然找不到那东西，只有我和鲁尔，知道玉器是被藏在一个墙洞之中，我立时道：“我想，贾玉珍肯用一百万美元来换取他的自由。”

胡士吞了一口口水，在门上拍了两下，门由外面打开，他和我下了车，我仍然被送回了那间房间。

接下来的三天，十分令人沉闷，胡士没有来，我得到上佳的食物供应，可是事情的发展究竟怎样了，我却一无所知。

到了第四天早上，我还在睡著，就有两个大汉闯了进来，粗暴地把我从床上拉了起来，看那阵仗，像是要把我拉出去枪毙，我一翻手，正要把那两个大漠重重摔出去之际，胡士走了进来。

胡士厉声道：“别反抗，快起来，跟我走。”我想要反唇相讥，忽然看到他向我，飞快地眨了一下眼，立时又回复了原状。

我怔了一怔，装成愤然地穿衣服，心中也不禁忐忑不安，因为我不知道胡士究竟想干甚么，也不知道是吉是因。我穿好了衣服，就被胡士指挥著那两个人，押了出去，一直到了那建筑物的底层，我看到了贾玉珍。

贾玉珍愁眉苦脸，看到了我，想叫，但在他身后的两个人，立时抬膝在他身后顶了顶，令得他不敢出声。贾玉珍的处境虽然狠狠，可是气色却相当好，看起来，至多不过是四十岁左右，要说他已经七十岁了，那不会有人

相信。

我和贾玉珍，在监视下，又上了那辆车，门还未关上，贾玉珍就急不及待地问：“他们把我们弄到甚么地方去？”

我心中正自不安，立时没好气地道：“拉我们去枪毙！”

贾玉珍陡地一震，我以为他听得我这样说，一定会急得哭出来的了，谁知道他忽然说了一句令我再也想不到的话。

他像是在自言自语：“枪毙？不知道子弹是不是打得死我？”

他说得十分低声，可是我和他一起局处在小小的车厢中，他说的话，我听得清楚。一时之间，我真是不知道他这样说是甚么意思。

我只好望著他，看他的那种样子，既不像是白痴，也不像是神经病，也不见得会在发高烧，可是他竟然讲出这种不知所云的话来。

我叹了一口气，不去理睬他，他忽然捉住了我的手道：“我太贪心了，我其实应该满足的——”

我不知道他还想胡言乱语甚么，立时打断了他的话头：“闭嘴，你在这里讲的每一个字，人家都可以听到，少说一句吧。”

贾玉珍哭丧著脸，不再出声。我其实有很多事要问他，至少要弄明白他是不是在修习气功，但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显然不是询问的好时候。

大约在十五分钟之后，车子在一下猛烈的震动之后停下来。

贾玉珍更是脸色灰败，失声道：“怎么啦？”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甚么事，已经作出了应付最坏情形的准备。

车子停下之后，足足过了三分钟，一点动静也没有，我的手心，也禁不住在冒汗，贾玉珍一直拉著我的衣袖，我没好气地道：“你不是说子弹也可能打不死你吗？怕成这样干吗？”

贾玉珍苦笑说：“我想想不对，一阵乱枪，要是将我脑袋轰去了一大半，我活著也没意思。”

在这样的情形下，听到了这样的回答，真不知道叫人是笑好，还是哭好。

而就在这时，胡士的声音，突然传了过来，那是通过播音器传来的，他的声音，听来十分急促：“卫斯理，一百万美元的承诺，是不是有效？”

我一听之下，又惊又喜，忙向贾玉珍道：“一百万美元，我们可以自由，你答应不答应？”

贾玉珍怔了一怔，没口道：“答应！答应！”

胡士的声音又传了过来：“你们能给我甚么保证？”

我叹了一口气：“中校，我看你现在的处境，不适宜要太多的保证，相信我们的诺言吧。”

贾玉珍几乎要哭了出来：“一定给，一定给！”他一发急，连北方土话也冒出来了：“不给的，四犇脚，一条尾，不是人。”

我仍然不能确知胡士想干甚么，只是知道他有意要妥协，在贾玉珍一再保证之下，隔了不多久，车厢的门突然打开，胡士在打开门后，后退了两步，脸色十分难看，尖著声：“快下来。”

我先让贾玉珍下车，然后自己一跃而下，胡士神情看来极紧张，疾声道：“这里离围墙不远，我想你要带著贾先生越过围墙，并不是难事，我会和你联络。告诉你，我已经给你们害得无路可走，那笔钱，不给我，会和你们拚命。”

在他急急说著的时候，我四面看了一下，也著实吃了一篇，在车旁，有一具尸体，车头可能还有一具，那两个守卫，显然是被胡士杀死的。而车子是停在一个建筑地盘的附近，相当冷僻。

一看这情形，就知道胡士自己也要开始逃亡，不能多耽搁时间了，所以我立时点头道：“好，后会有期，希望你也能安全越过围墙。”

胡士苦笑了一下，把尸体推进了车厢，跳上车子，把车子开走之前，抛了一个纸袋下来给我。

贾玉珍还不知道发生了甚么事，拉著我，神情紧张地问：“怎么了？怎么了？”

我沉声道：“我们只要越过柏林围墙，就可以到西柏林，自由了。”打开胡士的纸袋，里面有钱，和一些文件。

贾玉珍一听，大是高与：“我早知道，你来了之后，我就有救。”可是他只高兴了极短的时间，立时道：“不行，我还没有见到鲁尔，那我要的那两件玉器，我还没有到手。”

我一面和他向前走去，一面没好气地道：“那两件玉器再珍贵，值得用生命去换吗？”

贾玉珍的回答，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在呆了半晌之后，才叹了一口气：“值得的。”

我真正呆住了。

世界上真有值得用生命去交换的东西？这话，如果出自一个革命家之口，那么他肯用生命去交换的是理想；如果出自大情人之口，那么他肯用生命去交换爱情。

可是贾玉珍只是一个古董商人，肯用生命去交换一件古董，这未免是天方夜谭了。

我盯著贾玉珍，贾玉珍还在喃喃地道：“值得的，真是值得的。”

我苦笑了一下，只好先假定他的神经不正常。我不把已经有了那两件玉器的下落一事说出来，因为他还有秘密未曾告诉我。

我带著他走过了几条街道，离围墙远一点，在围墙附近，防守相当严，虽然胡士给了我两份空白文件，使我们容易过关，但是还要费点手脚，例如贴上相片甚么的。何况我还要去把那两件玉器取出来。

胡士放我们走，何是幸运之极，要不然，我实在没有法子逃出那幢防守如此严密的建筑物。

事后，我才知道胡士临走时所说“我给你们害得无路可走”这句话的意思。胡士的上司和苏联国家安全局，坚决相信贾玉珍和我，和发明抗衰老素有关，把我们当作超级科学家，限令胡士在最短期限内，在我们的口中，套出这个人类史上最伟大发明的秘密。

胡士明知道自己做不到，也知道做不到的后果。所以，胡士无路可走！

这些，全是我在若干时日之后，再见到了胡士，双方在没有压力、拘束的情形下谈话，他告诉我的。当时，我带著贾玉珍走出了几条街，把他安置在一家小旅馆，吩咐他绝不能离开房间，等我回来。

我向鲁尔所说的柏林围墙附近出发。那一带，是一列一列相当残旧的房子。我的心中，不禁十分紧张，鲁尔把玉器放在一个墙洞之中，要是被人发现，取走了，那我就甚么也得不到了。

我贴墙走著，有几个途人向我投以好奇的眼光，但总算没有引起甚么

麻烦。我来到鲁尔所说的那个墙角，背靠著墙，反手摸索，摸到了一块略为凸出来的砖头，拉了出来，伸手进去，一下子就摸到了一包东西。

我大是兴奋，用力抛开了那块砖头，将墙洞中的东西，取了出来，急急走过了两条街，把那包东西，解了开来。一点也不错，是照片上的那两件玉器，还有一卷相当旧的纸张，看来是从日记簿上撕下来的，有著不少字。我也不及去看那些文字，先看那两件玉器。

那两件玉器，除了雕刻的花纹，看来十分奇特，不像是常见的龙纹、虎纹、饕餮纹或鸟纹。看来是一些十分凌乱的线条，但又看得出，那不是随便列成，而是精细地雕刻上去的。

玉质是白玉，但是绝非极上乘，我真不明白何以贾玉珍对这两件玉器，如此著迷，甚至不惜以生命代价来取得它。

看了一会，看不出名堂，我把玉器收好，再去随意翻了一下那几张纸，上面写的东西，却吸引了我，那是几天日记，写日记的人，是鲁尔的祖父老鲁尔，日记的历史相当悠久，本身倒也是一件古物，因为那是公元一九零一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时的记载，一共是三天，日子是八月十五日到十七日。

老鲁尔那时，是德国军队中的一名少尉军官。

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是公元一九零一年八月十五日的事，从老鲁尔的日记看来，德国军队在当时，进城之后，得到其他各国军队的“承让”，把北京城中王公亲贵聚居的那一区，让给了他们去抢掠。

老鲁尔在日记中，极羡慕跟随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的一队亲兵，因为那队亲兵，先进入皇宫去“搜集珍宝”，而他们，只好在皇宫之外，进行掠夺。

八月十五、十六日的日记，是记著他们专拣贵金属物品，到八月十七日那一天，才提到了这两件玉器，记载得到那两件玉器的经过，记得相当详细，倒可以看一看：

“北京城真是富庶极了，这两天，每个人得到的黄金，都叫人担心怎么带回去，沉重的黄金，会妨碍人的行动的啊。

“昨天晚上，有人告诉我，黄金其实不是最值钱的，各种宝石、翠玉、珍珠，又轻巧，又比黄金有价值，还有字书，听说也很值钱，可惜我们都不懂。

“今天一早就出动，在这样充满宝物的城市，浪费时间来睡觉，真是多馀，但可惜表面上，还要遵守军令，夜间巡逻本来是苦差，但是一到了这里，人人都自愿踊跃申请参加。

“早上，经过了几条街道，看起来，家家户户都东倒西歪，分明已经有军队进去过，不值得再浪费时间，我穿过了一条小巷子，看到了有两扇紧闭著的门，门上居然贴著一张联军司令部发出的告示，要士兵不要去骚扰这户人家。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下，以为一张告示就能保得平安，那真是太天真了。不过看来，这户人家还未曾被侵入过，我扯下了那告示，用手枪轰开了门，走了进去。

“我不知道那户人家的主人是甚么人，但猜想一定十分有来头，我一进去，就看到一个中年人，穿著可笑的服装——中国的盛装，见了我，就指著一盘金元宝，像是知道我的来意。

“一大盘金元宝，如果是在前两天，那足以令我大喜过望了，可是现在，黄金已太多了，我要些值钱而便于携带的东西。我呼喝著，又放了两枪，吓

得那本来看来很威严的中年人，身子簌簌发著抖，我叫他拿出贵重的东西来，可是他完全听不懂我的话，我也不会说中国话。

“正在我无法可施的时候，有一个十来岁左右的小孩，奔了出来，那小孩的衣著十分华丽，我灵机一动，一把抓住了那小孩，用手枪指著那小孩的头，同时，向那中年人示意，要他拿出他认为最珍贵的东西来，换那小孩的安全。为了表示我不要黄金，我把那一盘黄金，推跌在地上。我真想不到，我会有一天，连黄金都不要！”

“那中年人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他面色灰败，连连摇著手，大声吆喝著，我听到在一扇巨大的屏风之后，传出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过了不多久，一个中年妇女，发著颤，捧著一苹盒子，走了出来，她抖得那么厉害，我似乎可以听到她全身骨头都在发出声响。

“那中年人伸手接住了盒子，从他望著那盒子的眼光，我知道盒子中的东西，一定是价值连城的非凡宝物，我十分高兴，一脚踢开了那小孩，走过去，把盒子取了过来，那中年人双手发抖，还想把盒子抢回来，但是被我向天开了一枪，吓得他跌倒在地，我取了盒子，扬长而去，出了门，才打开盒子来看，那是两片玉，看来不像是很有价值。”

关于他得到那两块玉的经过如上，还有段记载，是后来补上去的：

“回到德国之后，到收购古物的店铺去求售。这一类店铺，在对中国的战争之后十分多，走了很多家，但是对那两块玉，都没兴趣。

“他们出的价钱很低，倒是那苹镶满了宝石的盒子，卖了好价钱。我坚决相信那两块玉有价值。那些人全不识货，因为当时，玉块的主人用来交换他儿子或是孙子的生命。

“所以，我的后代，如果要出售这两块玉片，必须请识货的人，鉴定它们真正的价值。”

老鲁尔的记载，看得我啼笑皆非，那两块玉，原来是一个曾参加八国联军之役的低级军官的“战利品”。老鲁尔一直不知道玉器的原来主人是甚么人，但从他的记载来看，一定不是等闲人物，甚至可以和八国联军的司令部打交道，当然是满清王朝中十分显赫的人物。

但即使是显赫人物，在城破之时，也只好任由一个低级军官横行，真是可哀得很。

在老鲁尔的记载之中，也可以知道，有不少古董商人，都认为那不是甚么珍贵的东西，它们究竟珍贵在甚么地方，怕只有玉器原来的主人，和贾玉珍才知道了。

而鲁尔之所以会写信来给我，当然是遵照他祖父的遗训，要先弄清楚玉器的价值，才能出售。

只不过我逃走了，胡士也逃走了，都无法再帮鲁尔，而只怕苏联和东德的情报机构，还不肯放过他，会认为他和抗衰老素有关，鲁尔以后的遭遇不知会如何？这倒是令人介怀的事。

我一面想著，一面到了那小旅馆中，我在离开的时候，为了怕贾玉珍乱走，将他反锁在房间里的，所以我回去的时候，不必敲门，迳自用钥匙开了门，一打开门，我就一呆。

我看到贾玉珍正在“打坐”，他用的是“双盘膝式”，神情十分祥和，闭著眼。

我已听胡士说起过，也知道贾玉珍会练气功，所以一怔之后，我就关

上了门，也不去打扰，只是仔细观察著他。

不到十分钟之后，我心中越来越是讶异，我本身对气功不是外行，可是我从来也未曾见过有人在一呼一吸之间，时间可以隔得如此之长。当然，在传说之中有这种情形，但是亲眼见到，却还是第一次。贾玉珍缓慢地吸了一口气，隔了十分钟，还没有把气呼出来，在这样的情形下，根据气功的理论，他吸进去的那口气，已经成为“内息”，在他全身的穴道之中游走。

“气功”所用的“内息”一词，十分玄妙，西方科学绝对无法接受，人体解剖学证明，人体的呼吸器官在人体之内，自成一个系统。但是“内息”却是说，气可以在体内到处游走，离开呼吸器官的限制。看贾玉珍这时的情形，谁也不会怀疑他的健康情形，可是他的呼吸状况，是如此之怪异。

我把手慢慢伸到他鼻孔之前，完全没有空气进入和呼出，他如此入神，全然不知我已回来。

我知道，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我忽然在他身前，发出一下巨响，或是在他身上打一下，他就会十分危险，甚至立时死亡，而就算没有外来的干扰，他自己的思绪，如果不能保持极度的宁静，而忽然之间，想起了足以令他焦虑的事情，那也极危险。重则内脏受伤，吐血而亡；轻则神经系统受损，引致全身瘫痪。

这种情形，在气功上也有专门名词，叫做：“走火入魔”。

## 第六部：一份仙单、九枚丹药

千万别以为那只是武侠小说中的事，实际上，气功是真正存在的一种健身方法。

这时，我看著贾玉珍，足足半小时。他缓缓地呼出一口气，容光焕发，看来脸上，几乎没有甚么皱纹。

这真是相当怪异的现象，我一直只知道气功可以使人的潜在力量得到控制，可以在适当时刻，发出异乎寻常的大力量，在武学上，叫“内功”。我也知道气功可以使人健康增进，使人看来比实际年龄轻，但是从来不知道，气功可以使人返老还童。

贾玉珍的呼气过程，维持了大约十分钟，他才发出了“嘿”的一声，缓缓睁开眼。

他看到我，现出吃惊的神色，我忙道：“我也练气功，但是看来功力没有你深。”

贾玉珍的神情有点讪讪：“那不算是甚么气功，只不过闭目静坐一下。”

我心中暗骂了一声，真想把这个老奸巨猾，抛在东柏林，再让东德的特务把他抓回去！

离开东柏林，由于有胡士给我的文件，相当容易，一到了西柏林，当天晚上，就到了瑞士。在飞机上，贾玉珍一直在唉声叹气，我真不明白，像他那样的人，是怎么会把气功的层次练得如此之高。

而更令我奇讶的是，他唉声叹气，并不是为了这次他在东德境内的损

失，而只是在嗟叹他未能见到鲁尔，得到那两件玉器。

我一直忍著不出声，不告诉他那两件玉器就在我身上，只是欣赏著他那种懊丧的神情。

提到答应胡士的那笔钱，他倒很爽快，答应一接到通知，立刻支付。

我在西柏林时，已和白素取得了联络，告诉了她我已安全了，到了瑞士之后，很快就会回来。我问她有没有为我担心，她的回答，令得我很自豪：“从来也没有为你担心过，知道你会应付任何恶劣的环境。”

贾玉珍在日内瓦有分店，而且在古董行业中，十分权威，他也有一幢精致的小洋房、邀请我去歇歇足，我正中下怀。

和他到了那幢小房子中，在晚饭后，我手中托著酒杯，贾玉珍在我的对面，说道：“总得麻烦你再到东柏林去一次，随便你要多少代价。”

我摇了摇头：“我不要金钱上的代价，我要你告诉我，看来如此普通的玉器，有甚么用。”

贾玉珍吞了一口口水，现出十分为难的神情来。我冷笑了一声：“你那么想得到它们，甚至说用生命来换也值得，我的条件再简单也没有，为甚么你竟然会犹豫不肯答应？”

贾玉珍叹了一口气，仍然不答。我道：“你是怕说了出来，我会分沾你的利益？”

这是最合理的推测了，除此之外，不可能再有别的理由。果然，贾玉珍神情尴尬地点了点头。

我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好，我答允你，不论它们值多少钱，我连一分钱都不要。”

贾玉珍仍然皱著眉，过了好一会，才道：“等你真把东西弄到手，我一定告诉你。”

我真是忍无可忍，一伸手，自口袋中，把那两块玉取了出来，在他眼前一晃，说道：“你看这是甚么？”

贾玉珍陡地一声大叫，伸手就抢，我立时一缩手，可是贾玉珍一下子就扑了过来。在这样情形下，我立时一拳，击向他的胸腹，不让他扑中我。

这一拳，我出手相当重，等到“砰”地一声，打中了贾玉珍，将他打得向后直跌了出去，坐倒在沙发上，我才暗叫了一声“不好”，这一拳太重了，只怕贾玉珍禁受不起，会受伤。

我正想过去扶他，却不料他已经若无其事，一跃而起，发出可怕叫声，又向我扑了过来。我倒跃出去，落在一张桌子上，喝道：“贾玉珍，你要硬抢，一定抢不到手。”我虽然这样说，可是看他猎豹似的，全身精力弥漫，对自己所说的话，也没有甚么把握。

贾玉珍那种蓄劲待扑的神情，给我以极大的威胁，觉得他是我的劲敌。

贾玉珍暂时没有发动，只是喘著气，盯著我，突然之间，他的神情变得镇定而坚决，不再喘气，而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不禁大吃一惊，他若是慌乱、急躁，还比较容易对付，若是他镇定下来，我所受的严格武学训练，看来一点也占不到优势。

我立时又道：“贾玉珍，好好和我商量！要是你再乱来，我就把这两块玉一起砸碎。”

贾玉珍震动了一下，急急摇著手：“不要，不要，有话好说。”

我挥了挥手，他随著我挥手的动作，退出了几步，可是仍然盯著我，

双目的神采，十分慑人。

我心中不禁暗叫了一声“惭愧”！

贾玉珍虽然在古董市场上叱咤风云，但是他显然没有和人直接斗争的经验。老实说，我说出要毁坏那两块玉这种话，已然气之至，若不是有几分快意，我怎会这样说？要是他完全不卖账，再度进逼，我真不知如何应付才好。

可是，由于他太关心那两块玉了，所以他没有再坚持下去。

我从桌上跃了下来，说道：“我们早就有过协议，我找到了这两块玉器，你就要告诉我我想知道的事。”

贾玉珍发出了一下闷哼声，没有回答。我又道：“而且，我也答应过，如果你的话能够使我满足，那两件玉器，就是你的。”

我最后的一句话，对贾玉珍有极度的诱惑力，他不由自主，吞了一下口水，声调有点急促：“怎样才能使你满意？”

我道：“我能分得出你是在说谎，还是在讲真话。”

贾玉珍深深吸了一口气：“要是你知道了真相，你更不肯把那两片玉筒给我了。”

我一直到这时，才知道那两件玉器的名称是“玉筒”，那还是贾玉珍无意中说出来的。

我冷笑一声：“我早已说过，我不要分享利益，我只想知道事情的究竟。因为有一些事我想不通，要想通它。”

贾玉珍再吸了一口气，那一口气，吸得绵绵悠长，他开始吸气，我也开始，暗中和他较量，可是我已吸得胸口发痛，他还在不经意地吸著气。

他又缓缓把气呼出来：“我该从何说起呢？”

我提醒他：“从屏风的夹层说起。”

贾玉珍望了我一眼：“那扇屏风，本身一点价值也没有，可是夹层里，却有著稀世之宝，那是 那是 ”

他讲到这里，又犹豫了一下，令得我焦急万分，但又不能催他。总算好，他没有犹豫多久，就道：“那是一份仙，和九枚丹药。”

我陡地呆了一呆，真的，我呆了一呆，因为我完全无法适应他说的话。甚么叫做“一份仙和九枚丹药”？这完全是和现代生活脱节的语言，叫我如何接受。所以我本能的反应是立时大声追问：“你说甚么？”

贾玉珍道：“一份仙，九枚丹药！”

这一次，我听得再明白也没有了，而在那一刹那，我实在忍不住，陡然轰笑了起来，我真正感到好笑，从来也没有这样感到好笑过。

一份仙！九枚丹药！

贾玉珍多半是看武侠小说看得太多了，一份仙，九枚丹药，要是有人听到了这样的回答而可以忍住了不发笑，这个人了不起之至。

我不断地笑著，一直笑得几乎连气也喘不过来，腹肌感到疼痛，贾玉珍却一直只是瞪著眼望著我，像是全然不知道我为甚么发笑。

我还在笑著，贾玉珍忽然叹了一口气：“你 不要太高兴 那九枚丹药 已全给我服了下去。”

天！他以为我发笑，是因为我“太高兴”。本来我已经可以停止发笑，但是一听得他这样讲，又忍不住爆发出新的轰笑。一面笑一面捂著胸口，用尽了气力，叫道：“是么？那九枚丹药，是不是『九转大还丹』？还是『毒



龙丸』？用七色灵芝，加上成形的何首乌，再加上万载寒玉磨粉，炼了三十六年才炼成——哈哈，吃了下去，你就可以成仙？”

贾玉珍眨着眼：“不是，那九枚丹药——仙上说叫作『玉真天露丹』，秘笈上解释说，天露，来自九天之外，是一批仙露——”

这宝贝，他居然还一本正经地向我在解释。我一挥手，打断了他的话头：“那本仙呢？又是甚么？”

贾玉珍道：“叫『玉真仙』，我的名字叫贾玉珍，和秘笈的名字暗合，可知仙缘巧合，我——”

听到这里，单是轰笑，还不够了，我大叫了起来，一面叫，一面笑著，指著贾玉珍，总算进出了几句话来：“贾玉珍，你这个人——我在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就知道你很富娱乐性——可是想不到竟丰富到这一地步——我——”

我在第一次见到贾玉珍的时候，的确感到他很富娱乐性，当然，这印象，多半是来自他那秃得精光发亮的秃头。

这时，我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也正由于这个缘故，话讲到了一半，就陡然住了口，讲不下去。

因为这时，在我面前，被我用手指著，当作是可笑对象的贾玉珍，和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截然不同，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已经不是一个满面油光的秃头老者，而是一个有满头黑发，看来精力充沛的中年人。

在他的身上，曾发生过巨大的变化，这一点，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来。

我是不是应该继续笑下去，还是应该听他继续讲他的“巧合仙缘”？

刹那之间，我感到了极度的迷惘，张大了口，不知道该如何才好。

陡然之间静了下来，贾玉珍有点焦急：“我——讲的全是实话，你不相信？”

我不再笑，因为我感到，事情十分可笑，但是有可能，应该被笑的是我，而不是贾玉珍。我有了这样的念头，贾玉珍又道：“卫斯理，我以为你能接受任何不可思议的事情，原来你不是。”

我急忙挥著手：“不，不，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事情很滑稽，甚么仙缘巧合，甚么一份秘笈、九颗玉真天露丹——”我讲到这里，又忍不住笑了起来：“你不觉得十分滑稽？”

贾玉珍瞪著我道：“为甚么滑稽？”

我咽了一口口水：“当然滑稽，好像——那全然应该是一千年前发生的事。”

贾玉珍立时反问：“一千年前，如果发生过这样的事，为甚么现在不能发生？”

我又解释著：“就算是一千年前，也只是在小说笔记野史传说之中，才有这样的事，实际上，不会有这样的事。”

贾玉珍的词锋，越来越是直接：“你怎么知道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事？”

我有点恼火：“当然没有。”

贾玉珍冷笑了一声：“那只证明你无知，你记载过那么多和外星人打交道的事，和灵魂交通的事，如果我也说根本没有这种事，你会怎么说？”

我很少有给人说得张口结舌的时候，但这时候，我真是不知该如何说下去才好，我只好道：“你得了那——和你名字暗合的秘笈和仙丹之后，又怎么样？”

贾玉珍道：“你别再笑，也别打岔。”

我忍住了笑，他说这种事不滑稽，那我真是不服气。玉真天露丹，名字倒挺好听，用在武侠小说里，也足以应付邪派的老魔头了，哈哈！

贾玉珍像是在思索著甚么，过了一会，才道：“最早，我听一位对古物十分有研究的老先生说起，他说人和神仙，只是一线之隔，古时记载著，有许多人因为诚心向道，虔诚修行，炼丹练气，结果成了神仙，可是现在已经听不到有甚么人，从凡人变成神仙了。”

贾玉珍叫我别打岔，所以我只是闷哼了一声。

贾玉珍继续道：“那位老先生说，古时候成了仙的人，像葛洪、抱朴子、赤松子、东方朔、宁封子、彭祖、白日升天的刘安、唐公房等等，不知道有多少人，他们能够成为神仙，全是因为仙缘巧合，得到了修仙途径的指点，也就是仙、秘笈这一类仙书，才能变成神仙。普通人，人人都想变神仙，但是若果没有仙缘巧合，自己是无法摸到修仙的道路。”

我斜瞅著贾玉珍，他对历史上著名的“成仙”的人物，倒是很熟悉。不错，历史上“成仙”的记载很多，也一直有人在求自己由凡人变为神仙，这种求仙的行动，在清朝一定还相当盛行，不然，《红楼梦》之中，就不会有贾敬醉心于炼丹，想自己变神仙的事。

可是，到如今，世上稀奇古怪的事，虽然多得不能再多，却久矣乎未曾听说有甚么人刻意去修仙了。

贾玉珍若是以为自己练练气功，使得他的健康状况得到了迅速的改善，衰老被遏制，甚至回复了青春的活力，就可以由此修炼成仙，这不是太可笑了吗？

他停了一下，又继续说下去：“那位老先生又说，仙缘十分难得，以前，神仙肯渡人，可是神仙渡人的例子，越来越少，凡人要修仙，只能靠极佳的机缘，得到仙，接法修行，还要真正有好根基，才能成仙——”

听到这里，我实在忍不住了：“你快说到正题去吧，像你讲的那些，我在任何一本武侠神怪小说中，都可以看得到。”

贾玉珍陡地提高了声音：“我说的就是正题。”

我看他那种样子，只好由得他，耐著性子听他说下去。贾玉珍又停了片刻，才道：“那位老先生又提到，恭王府里，就有著一件宝物，和修仙有关，可是却没有人参得出来，究竟和修仙有甚么关系。他说他见过那宝物，看来像是一对玉筒，没有甚么出奇，而且那东西，在拳匪之乱那一年失去了。”

我听到这里，才感到略有一点意思，我想起了老鲁尔得到那两片玉筒的记载。

可是，如果说贾玉珍是因为那位老先生当年的一番话，就相信这两片玉筒，可以使人变成神仙，因而拚命想得到它们，这未免太不可思议。

所以我肯定贾玉珍的叙述之中，一定有不尽不实之处，我也不发问，只是冷冷地望著他。

贾玉珍略停了一会，又道：“那老先生又说，他早年，曾遇到过一个游方道士，那道士有一扇桌上用的屏风——”

他讲到这里时，向我望了一眼，意思是说，他现在提及的那屏风，就是我卖给他的那个。我点头道：“是，屏风主人，从一个道士的手中得到它的。”

贾玉珍吸了一口气：“那位老先生说，那道士对他讲，屏风和神仙有关，

是神仙所赐的东西，内含无限玄机，他当年听过就算。后来他又遇到了一个知道屏风来龙去脉的人，说那扇屏风，从青城出的一个道观里来，他见过道观的主持，确实可以肯定，屏风和神仙有关，屏风中还有著巨大的秘密，有神仙手书的仙和仙丹，得到的人，可以——可以——”

我吸了一口气：“可以成仙？”

贾玉珍“嗯”了一声：“就是这个意思，道观的主持还说出了打开屏风夹层的秘密——”

我忙作了一个手势：“等一等，不对了。”贾玉珍望著我，等我发问。我道：“如果道观的主持，知道打开屏风的秘密，他自己为甚么不打了开来，取了秘和仙丹，自己成仙去？”

贾玉珍缓缓地道：“在屏风失去之后——一定是那个游方道士偷走的，道观的住持，才在道观所藏的古籍之中，得到了这个秘密。”

我“哦”地一声：得到屏风的人，只知道屏风珍贵，但不知珍贵在何处；知道它珍贵的人，却又没有屏风，十分造化弄人。

贾玉珍又道：“那位老先生也经营古董生意，当时他就详细问了那屏风的样子和取得秘笈的方法，在那次谈话之中，他告诉了我，还说：『玉珍啊，人生不过几十年，如过眼烟云，像我现在，那么老了，还能有多少年？家财再多，又有甚么用，别说可以变神仙，只要能延年益寿，散尽了家财，也是值得的。你见的古物多，要是有朝一日，见了那屏风，可千万不能错过，别以为鬼神是虚妄的事，要真是虚妄，古人那么多的记载，总不成全是骗人的？』”

贾玉珍一口气讲到这里，向我望了一眼：“这番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可是你如果早几年，向我来售卖那屏风的话，我还不会要，三元钱也未必要。”

我越听越玄，随口问道：“为甚么以前不要，现在肯花那么高的代价呢？”

贾玉珍道：“几年前，我健康还很好，不觉得生命有甚么危机。可是近几年来，年纪大了，一年不如一年，各种各样的痛都来了，想做的事不能做了，越来越感到生命已到了尽头，在这样的时候，当年那位老先生的话，一直在提醒我，三百万美元对我来说，不算是甚么，只要能使我——”

他可能也感到“成仙”这样说法有点碍口，所以没有再说下去。面对著和不到一年之前，截然不同的贾玉珍，我“好笑”的感觉，越来越少，而代之以一种玄妙无比的感受：真是“玉真仙”和“玉真天露丹”，令得贾玉珍的生理状况，生出了这样的改变？

贾玉珍挥了一下手：“所以，我一见到那屏风，我心头狂跳，我开始还想压压价钱，后来，只要我能买得起，我都不会放过。”

我闷哼了一声，想起他付三千美元支票时的那副德性，心中在奇怪，像贾玉珍这样庸俗不堪的一个人，有甚么资格“仙缘巧合”？贾玉珍续道：“在你书房里，我用老先生教我的方法，打开了夹层一看，当时我只看到了『玉真秘笈』四个字，就高兴得不得了，和我的名字暗合，立时回去，将所有夹层打开，秘笈一共是两页，还有就是九枚天露丹。”

我不知道是应该相信贾玉珍的话好，还是不相信他的话好。

如果他这时，还是一年前的老样子，那不必等到这时，我早已拂袖而去，只当他在放屁了。可是如今，旁的我不知道，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贾玉珍一定因为秘笈和仙丹，才变成如今这样。所以，无论从常识上来判断，

他的话是多么荒谬，我都一定要听下去。

我只是忍不住好奇，问了一句：“那玉真天露丹，是甚么样子的？”

贾玉珍道：“是一种异样的鲜红色，只有指甲大小，极薄。”

我“哼”地一声：“没有异气扑鼻？”

贾玉珍却十分认真：“不觉得有。”

我道：“你说你将它们吃了下去？你倒真有胆子，要是它们是毒药呢？”

贾玉珍呆了一呆：“我倒没有想到这一点，或许，那是仙缘应在我身上，福至心灵，没有再去东想西想。”

我听得有点啼笑皆非，贾玉珍解释著：“当然，我先拜读了玉真仙，才服食天露丹。”

我仍然忍不住讽刺了他一下：“有没有先沐浴，再焚香，然后恭读仙？”

贾玉珍道：“没有，我心急，先看了上面记载的关于天露丹的说明”

他讲到这里，抬起头来，望著我：“你须要知道得那么详尽？”

我忙道：“当然，当然，说不定我也有机会见到甚么丹，那我就可以毫不考虑，一口吞下去。”

贾玉珍忙道：“不，不，每九天吞食一枚，而且，每吞服一枚之后，还要运气缓缓将药力化去，使药力到达全身关穴，不能乱来的。”

我听他说得如此认真，不论我说甚么，他都据实回答，这倒使我不好意思再说甚么了，只是问：“天露丹是天露制成的？”

贾玉珍道：“是记载说天露是来自九天之外的仙露——”

我道：“你不必多费唇舌，把那玉真仙给我看看就行了。”

贾玉珍用一种讶异的目光望著我，我还以为他不肯：“反正你要讲给我听，不如由我自己看。”

贾玉珍道：“不是，仙随看随消失，早已不存在了。仙法真是神妙，只要我一记住了上面的话，字迹就自行消失。”

我突然又想起了一个问题：“那么，仙是写在甚么纸张上面的？那纸，还在吧？”

谁知道贾玉珍又摇了摇头：“那是一种看来十分柔和、略带黄色的纸，由于服食玉真天露丹的时候，要用它来做引子，所以，分成九次，烧成了灰，也给我服食了下去。”

我“哼”地一声：“说来说去，甚么都没有了？真是一个很好的遇仙故事。”

贾玉珍望了我半晌：“卫斯理，你有眼睛，你可以看出我身体上发生的变化。”

他总算说到问题的正题上来了，我点头道：“是的，你年轻了。”

贾玉珍的神情变得极兴奋：“我根据仙的指示，每隔九天，服下一枚仙丹，再照仙上所载修炼的方法练气，三次之后，我早已秃了顶的头上，就开始长出了头发。现在，我觉得我自己比三十岁的时候，还要精力充沛，上两个月，我还新长出了两颗早已拔掉了的牙齿。”

我静静地听他说著，他张大了口，要我去看他口腔中新长出来的牙齿，我连忙摇手道：“不必了，不必了，我相信，你的生理状况，在不到一年之中，发生异样的变化，你变得年轻了，东德人替你作过彻底的检查，这种回复青春的现象，真是不可解释。”

贾玉珍道：“怎么不可解释？”

我道：“胡士中校和他的情报机构，认为你我是超级科学家，掌握了『抗衰老素』的秘密！”

贾玉珍眨着眼：“抗衰老素 你的意思是，如果吃了抗衰老素，人就会青春不老，返老还童？”

我点头：“理论上是这样。”

贾玉珍“哼”地一声：“刚才你不断讽刺我，我懒得和你争辩。抗衰老素，玉真天露丹，只不过是名称不同，为甚么听到了抗衰老素，你不觉得好笑，但是听到了玉真天露丹，你就觉得好笑？”

听得贾玉珍这样责问，我真的怔住了。

是的，为甚么听到了“抗衰老素”，一点不会有发笑的感觉，而且还觉得这是一个严肃的科学研究课题，但是一听到“玉真天露丹”，就感到好笑呢？实际上，那只不过是名称不同而已。

如果“玉真天露丹”真的有回复青春的功效，那么，它就是“抗衰老素”，是古代留下来的，一种有著十分显著效验的抗衰老素。一想到这一点，我感到整个人，全身发热。

贾玉珍这混蛋！当他吃了八枚仙丹，感到有显著的效验，他竟然将最后一枚也吞了下去，而不留著去化验一下成分，看看究竟是甚么，可以使人体的细胞产生新的活力。要是能化验出它的成分，加以合成，那这种发明，可以改变整个人类的历史。

我瞪著他道：“你，你 应该剩下一点，看看它的成分。”

贾玉珍翻着眼：“那有甚么用，讲明是来自九天之外的仙霞炼制的，我们凡人怎弄得明白？”

我不由自主，团团转动了几个圈，思绪乱成了一片。我所想到的是：仙、仙丹，这种名词，听来虽然可笑，但是只要实际上有效验，那么，仙上所载的运气方法，再加上仙丹上的药力辅助，的而且确，可以使人体细胞不再衰老，回复青春。

这是现代人类医学拚命在研究，但是还一无所成的一个课题，难道古人在这方面，早已有了成就？只是蒙上了神仙的神秘色彩，所以才不为人知，或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所以才未曾推广。

我越想越乱，如果某些古人，掌握了这种防止衰老的方法，那么，这些不衰老的人，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神仙？

我心中迷惑之极，贾玉珍所说的一切，玄妙到了无法令人相信，可是他本身，却是一个活生生的细胞产生了新的活力的例子，一个“仙缘巧合”的例子。

贾玉珍以十分焦虑的眼光望著我，我连吁了几口气，仍然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贾玉珍道：“好，我已经将一切全告诉你了，那两片玉简——”

我陡地想了起来：“是啊，这两片玉简，你说了半天你的仙遇，可是听来，全然和这两片玉简没有关系。”

贾玉珍咽了一口口水，神情很犹豫。这时，我的神情语气，不再轻跳，而是十分诚恳地道：“你放心，虽然人人都想青春常驻，永不衰老，但是九枚仙丹全叫你吃了，我就算杀了你也没有用，不见得吸你的血，也可以收回一点药性来防止衰老——”

我这样说法，不过是传说中的另一章，想令贾玉珍放心，可是这家伙，

真枉了神仙那么眷顾他，连一点幽默感也没有，我话还没有讲完，他已经吓得脸上变色，双手乱摇：“别胡说八道，当然没有用。”

我苦笑了一下：“那你就可以放心告诉我，那两片玉简，和你的奇遇，有甚么关连？”

贾玉珍又支吾了半天，才吞吞吐吐问：“我要是说了，你真肯把那两片玉简给我？”

我肯定地道：“一定！”

贾玉珍像是下定了最大的决心，道：“好，在屏风内藏著的玉真秘笈，只是上册，上面记载著，要下册，必须有那两片玉简，根据上面的指示，去寻找。”

我吃了一惊：“你 要是有了下册——”

贾玉珍道：“上册记载的，只不过是练气、强身、不老的方法，多半还是靠九枚仙丹的力量，使得服了仙丹的人，脱胎换骨。”

我已经知道，听贾玉珍的话，要用另外一种语法——现代的语法来演绎一下，才比较容易接受。刚才贾玉珍的那番话，意思就是说：“那本秘笈上册所记载的，是一种特殊的健身方法，这种方法，依靠著某种药物的帮助，能使人体组织发生变化，使衰老的细胞，产生新的活力，从而使整个人都变得年轻，活力充沛。”

这其实已经是生命上的奇迹。

上册“不过如此而已”，那么下册能使人怎样呢？真能上天入地，来去自如，与天地日月同寿吗？

我问：“如果你有了下册，会怎么样？”

贾玉珍道：“当然 当然可以修炼成 神仙。”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只想了极短的时间，就把那两片玉简，取了出来：“我不会阻止你去成为神仙，但只有一个要求。”

贾玉珍说道：“只管说，只管说。”

我道：“简单得很，当你真成了神仙之后，回来，让我看看你，我从来没有见过神仙是甚么样子的。”

贾玉珍十分高兴地笑了起来：“当然，要是我有能力，我也要渡你升仙。”

这十分难以回答，难道我应该连声说“多谢”？我只好挤出笑容，表示谢意，一面把那两片玉简，递给了他，他大喜过望地接了过去，紧紧握著，生怕被人抢走。

我道：“这上面，好像没有甚么指示。”

贾玉珍道：“你看不懂，参不透，我只要花一点功夫，就会悟透玄机。”

我笑了一下：“你现在虽不是神仙，我看至少也是半仙了。”我真想叫他一声“贾半仙”，可是却又叫不出口。一般来说，自称甚么“半仙”，或是叫人甚么“半仙”，都有点滑稽或取谑的意味在内。可是贾玉珍如今的情形，已经完全违反了人随著年龄的增长而衰老的规律。他突破了这个规律，进一步，在他的身上会发生甚么样的变化？难道真能突破死亡的铁律，成为长生不老的神仙，甚至于还可以法力无边？

## 第七部：人体潜能无穷无尽

我并没有羡慕嫉妒的意念，老实说，从凡人变为神仙，不论我多么能接受不可思议的事，似乎还不在我接受的范围内，我这时所想到的只是要知道他再变化下去，会变成甚么样。所以，我倒真是希望他能参透那两片玉筒上的玄机。

贾玉珍紧握著那两片玉筒，希望我从速离去，反正他答应了还会来看我，我道：“你要让胡士中校容易找到你才好，要不然，这种人亡命起来，甚么都做得出来的。”

贾玉珍“哦”地一声：“他要找我，只怕不容易，我把支票交给你，我想他会来找你。”

我道：“也好。”

贾玉珍把玉筒贴身放好，取出了支票簿。我一直有滑稽的感觉，想发笑，这不能怪我。

想想看：神仙开支票，这是一种甚么样的“组合”？

贾玉珍望著我：“你是不是需要——”

我摇头道：“不要，等你成了仙之后，教我点铁成金的方法就是。倒是鲁尔那里，应该给他多少。”

贾玉珍又瞪了我一眼，咕哝了一句，把支票给了我，我和他握了握手想说甚么，但实在不知道说甚么才好，就挥了挥手，和他告别。

我一点也无法想像他如何从那两片玉筒上，悟到甚么玄机。整件事，怪得叫人像是回到了三千年前，但就算是两三千年前，这种“仙遇”，也够怪异了。

我没有在瑞士多逗留，就启程回家，等我到了家里，把一切经过，详细对白素讲了一遍。白素道：“从昨天开始，就有一个德国口音的人打电话给你，我猜就是胡士中校。”

她正说著，电话又叫了起来，我拿起来一听，果然是胡士，他听到了我的声音，就问：“怎样了？”

我道：“钱在我那里，你甚么时候方便，可以来拿。”

胡士道：“五分钟之内，我可以来到。”

我放下了电话：“胡士这个人，十分精明能干，你对发生在贾玉珍身上的变化。有甚么看法？”

白素沉吟不语，看来她像是在等待著甚么。不一会，门铃响，老蔡带著胡士上来，等胡士坐下，我把支票交给了他，白素才道：“我的想法，和胡士中校——”

胡士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的神情：“别再提衔头了，叫我胡士吧。”

白素笑了一下：“我的想法，和胡士先生很接近，贾玉珍如果不是接受过抗衰老素的药疗，绝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胡士震动了一下，怔怔地望著白素。

我道：“这种结论——”

白素挥了一下手，示意我别插言，她道：“分析一件事，逻辑上来说，可以有正反两途，一个人，若是接受了抗衰老素的药疗，他可以变年轻，反过来说——”

我大声道：“你不会以为我连反推论都不知道吧？”

白素道：“你既然知道，为甚么还要怀疑他曾接受过抗衰老素的药疗？”

我一想起来，又忍不住想发笑：“他说的过程，你相信吗？”

胡士紧张起来：“甚么过程？”

这个过程，要向胡士解释，十分困难，我还没有想应该怎么说，白素已经用胡士可以了解的语言，简单地解释了一下。

胡士“啊”地一声：“中国本来就充满了神秘，古代的中国人，有了抗衰老的秘方，可以了解。”

我冷笑一声：“还不止啦，他还可以进一步成为神仙！你知道吗？中国人对神仙的解释，和西方人不同。”

胡士瞪著我，虽然现在我和他已完全不必再敌对了，可是还是不免和他针锋相对一番，他立时问：“怎么不同？”

我道：“中国人所谓神仙，能超脱生死，变幻莫测。法力无边，呼风唤雨，点石成金，上天下地，游戏人间，一下子去参加西王母的宴会，一下子又可以躺在街边当乞丐，来惩恶奖善。”

胡士摆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来：“神仙，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我瞪眼道：“你认为真有这样的一种生物？”

胡士也反瞪著我：“这个问题已逸出我们刚才在讨论的问题，我们是在讨论抗衰老素是否存在，和抗衰老素是否曾在贾玉珍的身上，起了作用。”

我道：“如果相信了贾玉珍的第一部分的话，那就要进一步相信他第二部分的话。”

白素道：“中国古代，关于神仙的记载，尤其是凡人变成神仙的记载很多，《神仙传》、《列仙传》是其中著名的。其他，像《淮南子》中，也有不少记载，不过，好像在汉唐以前，成仙的人比较多，汉唐以后，就少有实例。”

我“哼”地一声：“到了二十世纪，又有一个可以成仙的贾玉珍。”

白素笑了一下：“贾玉珍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因为他得到了一本仙和九枚仙丹，所以可以脱去凡骨——”

我大声叫了起来：“素！”

白素道：“脱去凡骨，是修仙过程中的一个名词，听来很玄，但如果解释为通过某种药物的作用，把人体内对生命有害的质素排除，使人体的内分泌结构、细胞组织，甚至思想程序，都得到彻底的改变，可以接受？”

我说不出话来，白素道：“中国语言实在很精炼，你看，我详细解释了一大串，还不如脱去凡骨，或脱胎换骨等四个字，来得传神。”

白素的话，很难反驳，我道：“如果根据传说，这种『药物』的功效，简直其大无比，《神仙传》中就记著淮南王刘安服了丹药升天，余下来的药，给他养的鸡和狗吃了，鸡和狗也跟著升天了，『鸡犬升天』这句成语，就是这样来的。”

白素点了点头：“回到老问题来：为甚么汉唐以前，特别多这样的事呢？”

我忙道：“等一等，你这样问，是首先承认了这些记载是事实。”

白素竟然和胡士异口同声道：“先假定这些记载是事实。”胡士补充了一句：“如果根本认为这些记载是虚构的，也不必讨论下去。”

我的想法和他们不同，但我倒想听听，白素为甚么要假定这种记载是真的，所以我没有再说甚么。



白素望了我一眼之后：“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这种现象说明在汉唐以前的那个时代，有某种力量存在，这种力量，特别容易使人有变幻莫测、超脱生死的能力！”

我眨着眼，胡士也眨着眼。白素道：“我的意思是，会不会在那时候，有外来的力量，使某些地球上的人，能够有超凡的力量？”

我立时道：“你所谓『外来的力量』的意思是——”

白素吸了一口气：“『外来的力量』，就像是贾玉珍所说，他服食的药物的主要成分是『天露』，来自九天以外！”

我用力令自己的手挥著圈，究竟想表示甚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胡士已叫了起来：“卫夫人，多么奇妙的解释。来自外太空的某种物质，可以彻底地改变地球人的身体生理结构，使地球人的身体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我继续眨着眼，心中在不断问：有这个可能么？“仙丹”来自天外，是外星高级生物留下来的，或是根据外星高级生物传授的办法制造出来？

我答不上来。

白素继续道：“当时，那种外来的力量，可能很具体，譬如说，来了几个外星人，逗留在地球上，传授著使地球人本身潜能可以充分发挥的方法。”

我大声道：“人体的潜能，可以使人来去无踪，变幻莫测，这未免太过分了吧？”

白素道：“能够突破空间限制的人，在普通人看来，就是来去无踪的。如果再突破了时间的限制，那就是超脱生死了。”

胡士立时道：“是啊，地球人无法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外星人或者早已掌握了这种方法。”

我有点无可奈何：“汉唐以后，神通广大的外星人离去了，所以地球人变神仙，也就少了？”

白素望著我：“你是真心这样说，还是在讽刺我？”

我作了一个鬼脸：“白素，你的假设，我也不是第一次听到，有一派人说，中国传说中的那些神话人物，造型全都非常古怪，甚么人首蛇身、牛头狮身等等，那些人物，全是外星来到地球上的，甚至黄帝和蚩尤大战，也是外星人在地球上的战争，还有战败的急于逃走，引致核子大爆炸，女娲要补的天，就是要消除核子云。”

白素道：“为甚么没有可能？”

我叹了一口气：“要假设起来，甚么都是可能的。”

我无意和白素继续争论下去，所以才下了这样的结论，意思是：单凭想像，甚么事都可能，无法争论。

谁知道，白素明白了我的意思，胡士却不明白，两眼一瞪：“本来，世界上就没有不可能的事，甚么事都可能。”

我狠狠瞪了胡士一眼，道：“当然，你硬要这样说，谁也没有法子反驳你。”胡士弹著手中的那支票：“谢谢你，有了这笔钱，我第一件事，就是要到瑞士去进行整容外科手术，改变自己的外形，唉，给人家追得东躲西藏，这滋味可真不好受。”

我忍不住讽刺他：“要是有甚么仙丹。吞一颗下去，就可使你整个样貌变化，这就更方便了。”

胡士叹了一口气，样子反倒是很同情我，他指著白素：“卫先生，尊夫人

比你明智得多。”

我“哦哦”了两声：“一点也不新鲜，你并不是第一个说这种话的人。”

胡士挥著手：“我的意思是，你的主观太强，这就使你比较不容易接受新的观念。”

我还不容易接受新的观念？我真想给他一拳，可是他立时又道：“你一再讽刺『仙丹』，『仙丹』这回事，你不容易接受，可是如果把名词换一换，换成了『来历不明的某种有特殊效能的药物』，你就可以接受，这是你这种主观上认定了自己有科学头脑的人的致命伤。”

我给他这一番话，说得张大了口，答不上来。同类的话，贾玉珍也说过。

的确，“仙丹”和“仙”这种名词，很难接受，但如果像胡士和贾玉珍所说那样，换成了“外星的一种对人体可以造成异常的生命活力的物质”或是“一种特异的方法，刺激人体的活动，使人体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之类，我就可以接受。

这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东西放在那里，事实发生著，用甚么名词去解释，事实始终不变。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别大发议论了，快到瑞士去切割你的脸部吧。”

胡士笑了一下，临走时：“再有贾玉珍的消息，我倒真想知道。”

胡士离去了之后，我又想了好一会，才道：“先可以肯定一点，令得贾玉珍的生理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是某种药物，和某种方法。”

白素淡然道：“是，仙丹和仙。”

我停了片刻，接受了“仙丹”和“仙”这两个名词。虽然在感觉上仍然很别扭，但总比“某种药物”之类的叫法，顺口得多。

所以我接下来道：“仙丹或仙，不一定是外星人传下来的，或许是古人自己的发明。”

白素道：“有可能。”

我再停了一会，道：“通过服食仙丹，和修习仙，究竟在人体内，会引起甚么变化呢？何以这种变化会使人有返老还童的效果？”

白素这次，并没有回答，因为她知道我对这个问题，一定有著自己的答案。我过了片刻，又道：“我想，那一定是突破了人体细胞衰老的必然过程。”

白素道：“这是唯一的解释，现代科学对人体结构，所知不多，例如内分泌系统，理论上早已知道了它的重要性，可是所知也极少。对脑部的研究，也只能说是才开始，脑电波，脑部所分泌的化学物质甚至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实在太复杂了。”

我点头，表示同意，白素又道：“有一件事，你我都熟悉，中国武术中的练气方法，的确可以使人的生理状况长期保持极佳状态，使得各种疾病远离。由细菌引致的疾病，怎么能够由虚无缥缈的意志所克服呢？”

我立时道：“克服或消灭了细菌的，当然不是意志本身。而是意志刺激了脑部的活动，使得身体本身，分泌出一种物质来，克服或消灭了细菌。”

白素“嗯”地一声：“这情形，和针灸有点相同。针灸术，现在举世公认。针灸术的原理是，刺激人体某些特定的部位——穴道，就可以使人的健康情况改善，自然也是接受了刺激，人体会分泌出某种物质。用针、灸去刺激，和利用意志去产生，实际上一样。”

我长长地吁著气：“这些事实，只说明了一点，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体太不了解了。一盏电灯所消耗的电能，用在发光上不过百分之五，百分之九十五浪费掉了。我相信人体的能力，我们一般日常活动中所用到的，只怕还不到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被浪费掉了。”

白素迟疑了一下：“或者，还不到千分之一，还有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没有发挥出来，这些潜能，如果通过一定的方法，能够发挥，那么，这个人的能力可以达到甚么程度，实在无法想像。”

我忽然“呵呵”笑了起来：“也不是全然不能想像，我们还不知道人体潜能的比例是多少，如果是一千比一，甚至是一万比一，那么，全部潜能可以发挥的人，他就是神仙了。”

白素闭上眼一会，有点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这始终只不过是想像。”

我道：“贾玉珍已经走了第一步，我真希望他找到玉真仙的下册。神仙，太奇妙了，甚么样的人全见过，可真还没有见过神仙，就算是设想吧，神仙可以点铁成金，你怎么设想？”

白素笑了起来道：“我们现在这样的对话，有点像是痴人说梦。”

我道：“反正是假设，你假设那是一种怎样的现象？”

白素仍然笑著，过了一会，她才道：“我的设想是，到了潜力完全能发挥的时候，人脑的力量，自然也大大加强，脑电波强烈到了可以使充塞在空间中的能量聚集起来，而聚集的能量，可以改变元素的原子排列程序，改变元素的性质，于是他伸手一指——“

我“哈哈”大笑著，接了上去：“黑漆漆的一块铁，就变成黄澄澄的金子了。”

白素也随之笑了起来。

这自然只是设想。要聚集可以使元素的原子排列方式改变的能量，在实验室中可以做得到的，但是那不知要通过多少装备，才能达到目的，人脑有这样的力量吗？

但是，又为甚么不能呢？人脑的组织，不是比任何实验室更复杂吗？

白素一面笑著，一面反问我：“你又有甚么不同的假设，说来听听。”

我叫了起来：“这不公平，你把最有可能的假设说了，要我另外想一个，那可难多了。”

白素作了一个不屑的神情：“神通广大的卫斯理，不见得连想多一个可能，都想不出来吧。”

我一挺胸：“当然想得出，点铁成金，就是把一样东西变成另一样东西，潜能全部发挥，可以随意突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一伸手之间，他的手已到了另一个空间，那空间之中，全是金子，他抓一块过来就行了。哼，不单是点铁成金，所有的神仙法术，说穿了，全是空间的转换。”

白素笑著道：“有道理，有道理。”

我们之间，对于“神仙”的讨论，就到此为止。“人体潜能彻底发挥说”，只不过是假设。真要是有人可以成为“神仙”，那究竟是一种甚么样的变化，全然不得而知。

我和白素都相当忙，有著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事，有许多事，同时发生，交叉著来处理，我所记载出来的事，绝不是发生了一件，接著又一件的，而是许多件同时发生的。只不过为了记载上的方便，所以看起来，才像是各自独立。

譬如说，我从东柏林回来，只不过停留了一天，又离开家里，到瑞士去了。

我到瑞士去，不是为了去找胡士，而是另外一件事，那件事，已记载在名为《后备》的故事中。

在忙碌之中，我一直在留意，是不是有贾玉珍的消息，可是却音讯全无。

一直到了大半年之后，一次几个熟朋友聚会，我提起了这件事。那些熟朋友，全十分出色，有科学家、艺术家、考古家、探险家，以及一些全然身分不明、不知道他们是干甚么的古怪人物。事实上，我也被人家列为这种人。

我提到了贾玉珍得到了仙丹和仙，秃顶生发，返老还童，几乎所有的人，都嘻哈绝倒，轰笑了起来。有几个，一面笑，一面还指著我，在怪声叫著。有的道：“卫斯理，你这人，真富娱乐性。”

有的则大力拍著我的肩头：“卫斯理，你遇到过的外太空生物还不够多？怎么又遇仙了？”

对于他们的这些反应，我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当初，我也笑得腹部肌肉发痛，几乎闭过气去。

我由得他们去笑，只是准备向其中一位专研究人体潜能的，徵询他的意见。在众人的轰笑声中，我把他拉到了一角，提出了我的问题。他望著我，先是不断吸著他的烟斗，然后，当我们的周围已开始有不少并不发笑的人，而其余人的笑声，也渐渐停下来之后，他才道：“卫斯理提出来，有关人体潜能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好笑，相反，还极其可哀，那是人类的悲剧。”

那位朋友一开口，所有的人全静了下来。

那位朋友又吸了一口烟，才道：“人与人之间，才能相去之远，简直不成比例，为甚么有的人，像富兰克林，像罗蒙诺索夫，他们可以懂得那么多，脑中能积聚那么多的知识？把爱迪生的脑子，和一个普通人的脑子来比较，只怕没有甚么不同，可是爱迪生多么不同，这是人体潜能无穷无尽的最佳例证！”

有一个声音叫了起来：“别拿思想上的事来作例证！卫斯理刚才所说的，是生理上的事。”

那位朋友吸了一会烟：“前年，我曾随著一个探险队，到喜马拉雅山去找『雪人』。结果，没有找到雪人，可是却在一些终年积雪，气温常在零下十度的小山洞之中，见到了好几个印度隐士，在那里修行。这些隐士身上只有最简单的御寒衣物，而且，几乎没有食物，他们在那种情形下，可以长年累月生存，现代医学无法解释，证明人体的潜能，如果发挥出来——”

一个人又笑了起来：“可以不吃东西？”

那位朋友神情严肃：“人，吃东西，是为了让身体有营养，营养是甚么呢？是一些元素，一些物质，为维持生命所必需。我们可以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潜能未得到充分发挥的生命形式，必须依靠营养来维持，反之，人体就可以不需要营养。另一方面，潜能未充分发挥，要靠大量的食物，来摄取营养，如果潜能发挥，可以直接从空气之中，得到生命所要的元素，那也就可以不需要食物。”

虽然不少人仍然面露不以为然的神色，但是没有人再说甚么。

那位朋友向我望来：“刚才你提到的，中国传说中的神仙，须要进食

么？”

我道：“可以进食，也可以不进食，在不少情形下，不进食是一种手段，或是到达某一阶段之后的成果，有一个专门名词，叫作『辟谷』，反而可以长生不老。”

那位朋友“嗯”地一声：“我们对人体的体能，所知实在太少。去年，在日本，我参加了一个『意念摄影』的试验——”

这句话一出口，引起了一阵交头接耳声来。我知道，大多数发笑的人，和我其实是患了同一个主观先入的毛病。他们对于一切奇妙的事，本来都极有兴趣，可以接受的，但是在观念上，他们愿意接受新名词，而不愿意接受传统的名词。

像“辟谷”，他们无法接受，但“直接从空气之中，摄取人体所需的物质”，他们就可以接受，但实际上，那全然是同一回事。

那位朋友提出了“意念摄影”这件事来，大家就不笑，而且极有兴趣。那位朋友道：“意念摄影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福来友吉博士首先发现，他发现，某些人的超能力，即人体潜能，容易发挥，这一类人，当他们集中意念去想一件物体的时候，竟然可以令得感光材料发生作用，使得他想的東西，成为影像，被拍摄下来。”他讲到这里，略停了一停：“那次我参加试验，对象是一位日本女性，试验的成功率，是百分之二十，那已经是极其惊人的了，其中有一幅东京铁塔的意念摄影照片，简直比雾天对著实物拍摄的还要清晰。这证明人脑的活动，可以放射出感光材料起感光作用的一种能量。这种能量，和众所周知的生物电在理论上来说，全是人体的潜能。”

我问：“你的意思，人体潜能是无量度的？”

那位朋友道：“也不能这样讲，但我们对于人体潜能究竟可以达到甚么程度，却一点概念也没有，或许真是无量度，或许十分小，不知道，一切还全在未知的领域之中，无法估计。”

他略停了一停，才又道：“你提及你认识的那个人，得到了一本有文字记载的册子，可以令得他的生理状况发生改变？”

我说道：“是的，还有一些药物。”

那位朋友道：“我想，这个人的生理状况改变，主要也是由于潜在能力得到了发挥。还有，那记载著的文字，会消失？”

我皱了皱眉，关于这一点，我也不十分相信，而认为是贾玉珍在弄狡狴，所以我道：“他是这样说。只要他记熟了句子，文字就消失了。不过我不是很相信。”

那位朋友考虑了半天：“也有可能，这就是我刚才为甚么提出『意念摄影』来的原因，你想，人的意念，可以具体地令感光材料发生作用，现出影像。那么，自然也可以令得某些影像消失。那本小册子，不知道用甚么材料制成，上面的文字会消失，我想原理也和意念摄影差不多——当他熟记了文字之后，脑部活动就产生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使得影像消失。”

我用心听著，这位朋友的解释，听来很有道理，我道：“这样说来，人体的潜能，主要还是蕴藏在人的脑子中？”

大家静了一会，有一个道：“我想，人类文明的飞速进步，大抵也和人体潜在在逐步得到解放有关。以前的人，脑部能力发挥得有限，由于脑部能力的逐步发挥，所以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发明，使得文明迅速朝前进展。”

这个说法，得到了大多数次的认同，我道：“照这样看来，潜能真是无

限量的，因为人类文明，必然不断向前进展，不会有停止。”

大家纷纷讨论著，这时，对于我提出来的贾玉珍的遭遇，没有甚么人发笑，几个对人体生理有著深刻认识的医生，纷纷发表他们对于人体衰老程序，和抗衰老素的可能性的意见，但是由于并没有甚么新意，所以不详细记载。

后来，大家又热烈地谈到了人是否能克服地心吸力，有人认为可以，理论上来说，潜能可以发挥到无限量的话，地心吸力为甚么不能克服？

这个问题，引起了一阵争论，一个持可能说的，胀红了脸，大声道：“世界一流的跳远选手，可以创出八公尺以上的跳远纪录，普通人做得到吗？这就是他的体能克服了地心吸力的例子。”

这位先生，可能还是一位武侠小说迷，他又道：“近年来的跳远姿势，是在一跃而起之后，身在空中，双腿作跑步的动作，而这时，他的双脚是完全不点地的，人在半空之中，藉这样的动作，就可以使他跳得更远，哼哼，卫斯理，这是轻功中的甚么？”

我立时答道：“凌空步虚。”

那位先生十分高兴：“就是这玩儿。”

在场有些不看武侠小说的人，当然不知道“凌空步虚”是啥东西，于是我又解释了一番。

聚会一直到凌晨一时许才散，各人纷纷离开，我驾著车，在驶回家的途中，感到相当高兴，因为人体潜能发挥论，似乎得到了承认。

我停好了车，下车，心情轻松，准备吵醒白素，把我们讨论的经过讲给她听。我一面转著钥匙，一面走向门口，就在我要去开门的时候，忽然听得有人叫我：“卫斯理。”

我立时回头看去，看到在墙角处，有人向我走来。

墙角处有著街灯，光线虽然不十分明亮，但也足以使我看清楚，向我走过来的是一个年轻人，约莫二十出头，看起来有点脸熟，可是一时之间，却又想不起曾在哪里见过他。由于那青年连名带姓叫我，相当不礼貌，所以我只是冷冷地应了一声：“是。”

那青年来到我面前：“你家里没有人，我等了很久了，你们两夫妻都习惯那么晚回家？”

这两句话，真听得我冒火，我冷笑道：“我们迟回家早回家，关你甚么事，你是甚么人？有甚么事？”

那青年听得我这样问，现出十分古怪的神情来，接著，他伸手在自己的脸上抚摸了一下，说道：“你不认识我了？”

我瞪著眼：“你是谁？”

当我在这样问的时候，我心中也竭力在想：这人真是脸熟，可是却又记不起甚么时候认识这样一个青年人。

正当我在这样想的时候，那青年伸手，向他自己的头上，摸了一下。

在那一霎间，我像是遭到了电殛，整个人都僵呆了，我伸手出来，指著他，可是却一句话也讲不出来。眼前的青年，一点也没有恐怖之处，但是我却震慑得讲不出话来！

我认出他是甚么人来了，也正因为如此，我才会目瞪口呆，舌头不听使唤。

那是贾玉珍。我眼前的那个年轻人，是贾玉珍！

我一把抓住了他，生怕他忽然跑掉，在那一霎间，我的思绪，真是乱到了不可再乱。

上次我和他见面的时候，他已经是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足以令人诧异了，七十岁左右的人，若是保养得好，看起来像是五十岁，这种情形，可以接受。

然而现在，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实实在在，是一个二十岁才出头的小伙子。这时，我抓住了他的手臂，可以清楚地感到他手臂上的肌肉，强而有力。而且，我和他之间的距离，如此之近，我盯著他，他脸上的肌肉，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一点皱纹也没有，虽然眼神掩不住他有著丰富的人生经验，但实实在在，这是一个年轻人。

我不断地想著：他是贾玉珍，他不是贾玉珍，他究竟是甚么人？不，他一定是贾玉珍。

我的思绪紊乱之极，除了抓住他之外，我只能说：“你 你 你”

那年轻人道：“我是贾玉珍啊。”我“ ”地一声，吞下了一口口水，仍然讲不出话。贾玉珍神情有点苦涩：“我 看起来 样子有点变了是不是？”

直到这时，我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能讲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天！你返老还童了。”

贾玉珍的样子，倒未见得十分高兴，又苦笑了一下：“是的，我自己第一次看到自己变成这样子，也吓了一跳。”

我仍然紧抓著他，把他拉向门口：“来，进去再说，进去再说。”

当我用钥匙去开门的时候，我迅速地在思索著：返老还童，一直只是想像中才有的事，但如今，竟然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我眼前。

我的思绪还是十分乱，我忽然又想到，如果现在，贾玉珍落在苏联、东德的特务手中，那只怕会把他切成千百万块来作研究。

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变成了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是甚么力量使他变成这样的？他一定已经找到了“玉真仙”的下卷，难道他现在已经成了神仙了？

可是看他的样子，他好像心事重重，难道他还有事来求我？如果他一直再年轻下去，会变成甚么样子？

我脑中陡然闪过了“颜如童子”、“童颜鹤发”这一类的词句，这一类的词句，在古代传说中，形容到有关神仙的容颜时，都会用得到。那么，在他身上发生的变化，如果持续下去，他看起来，会变得像小孩子。他真的有了“童颜”的话，又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大人的身体，老年人的举止言行，可是有一张小孩子的脸。

## 第八部：寻找第三册秘

由于我不断在胡思乱想，所以开门也开了半天，贾玉珍道：“怎么啦，你的动作那么不俐落。”

我只好道：“对不起，我老了。”

等我把门打开，我先让他进去，不等他坐下，我就道：“快！快！这些日子来，又发生了一些甚么事，从头到尾讲给我听，不，拣重要的说，唉，还是由头讲起的好，那两片玉简——”

贾玉珍望著我，翻著眼，神情倒和以前一样，他道：“你不停地说话，叫我怎么讲。”

我忙道：“好，我不说，你请吧。”

贾玉珍叹了一口气，我还是第一次从一个年轻人处听到那种老气横秋、历尽沧桑的叹息声，所以用一种十分怪异的眼光望著他。

贾玉珍避开了我的眼光：“别这样看我！我已经无法在熟人面前露面，你知道吗？我现在的身份，是贾玉珍老先生的孙儿。我还逼得化钱去买了一份南美小国的护照，在处理财务时，要写委托书给我的孙儿，其实那就是我自己，你想想，那多么麻烦。”

我一点也不同情他的抱怨。他的那些麻烦，算得了是甚么。

我大声道：“这些全是小事！贾玉珍，你突破了人类生命衰老的规律，告诉我，你是不是已经可以长生不死？你——现在已经——是神仙了？”

我在这样问他的时候，绝对没有半点讥嘲的意思，我把他当作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个人，神态恭敬，只怕世上任何人未曾使我这样恭敬地对待过。想想看，他可以从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变成一个二十岁的少年。

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把整个人类生命的规律推翻了。

可是贾玉珍又叹了一口气，看起来并不伟大，反而充满烦恼，望了我一下，想说甚么，可是又没有说出口来。我耐著性子等他开口，等了好一会，他才道：“我现在，当然不是神仙。”

我“哦”地一声，多少有点失望。贾玉珍若是成了仙，未必对我有甚么好处，但是想想看，我曾见过一个神仙，而且，他的成仙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我曾经参与，这多么刺激！

我问：“是不是你未能悟透那两片玉简上的玄机？”

贾玉珍却又摇了摇头。

我再追问：“根本没有玉真仙的下册？”

贾玉珍再长叹了一口气。我给他弄得又是疑惑，又是冒火，他老是唉声叹气，一个七十岁的老人，返老还童到这种地步，他还有甚么不满足的？对一般年老的富翁来说，只要能维持健康，不再衰老下去，只怕他们就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我再提高声音：“你來找我干甚么？”

贾玉珍忽然笑了起来，笑得十分无可奈何：“我想来碰碰运气，明知我的运气不可能好到那种程度，但是还是忍不住想来碰碰运气。”

我怔了一怔，一时之间，不知道他这样讲法，是甚么意思。

贾玉珍摸了摸头：“我在你这里，碰上了两次好运气，你记得？”

我“嗯”地一声：“第一次，在我这里得到了那扇屏风；第二次，得到了那两片玉简？”

贾玉珍道：“是的。”

我又好气又好笑：“那你现在，又想得到甚么？”

贾玉珍欲语又止几次，可是始终未曾讲出甚么来，只是有点贼眉贼眼地四下看著。我道：“你悟透玄机，自然已得到玉真仙的下卷了？”



贾玉珍苦笑了一下：“中卷。”

我呆了一下，“哈哈”大笑了起来：“中卷，那你现在，还要继续寻找下卷了？”

贾玉珍点著头，无可奈何地道：“是，找不到下卷，我就成不了仙。”

我仍然笑著，这是一种很难解释的情形，实在事情并不是那么好笑，可是又无法令人不笑。贾玉珍先是得了那册仙的上卷，以为有下卷，他就可以成仙，费尽心机，却又冒出一个中卷来，还是要找下卷！

我笑了好一会，看到贾玉珍的神情懊丧，才止住了笑声：“你在那仙的中卷之中，得了一些甚么好处？”

贾玉珍道：“进一步的静坐和修炼之法，我开始减少食物，现在，我可以在呼吸之间，就度过十多天，不必进食，而且体力极好，容颜和少年人一样。”

贾玉珍的话，令我心头怦怦乱跳，这一切，全是各种各样有关神仙的记载之中，修仙的必经过程，而贾玉珍一一在经历著。

我问道：“这大半年来，你是在——”

贾玉珍道：“在青城出的一个人迹不到的小山坳。”

我又怔了一下：“青城山？中国四川省境内的青城山？”

贾玉珍道：“是。”

青城山在传说之中，出了不少神仙，是道家四十九洞天之一，倒是一个“盛产神仙”的地方。可是贾玉珍是怎么会跑到那里去的呢？既然是“人迹不到”的一个小山坳，他又怎能找得到？

我一面想著，一面已经发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贾玉珍道：“地点，是记载在上卷最末一页，还有详细的地图，并不难找，那两片玉钥——”

他讲到这里，我陡地截住了他的话头：“你说甚么？甚么玉钥？”

贾玉珍现出十分忸怩和尴尬的神色，但是立即又回复了常态：“就是那两片玉器。”

我盯著他问：“你不是说那东西是玉简么？怎么忽然又改了名称？”

贾玉珍咂著舌：“名称并不重要，那两片玉，是玉钥。”

我道：“要来开启甚么用的？”

贾玉珍又迟疑了片刻，我越来越感到冒火：“你早已知道那两片玉有甚么用途，可是你却一句也没有对我说过。”

贾玉珍不敢看我：“这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真是无法忍得住心头的怒火，当日，他在东德，落入了特务组织的手中，几乎没将他活生生解剖来研究，他用计把我弄到东德去，令我也吃足了苦头，可是他妈的“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一声冷笑：“贾玉珍，像你这种卑鄙小人，有今天这样的奇遇，可以说是你祖宗八百六十七代积下来的德，你该心满意足！你还想成仙？问问你自己的心，你配不配？”

贾玉珍只是眨著眼，我指著他痛骂，他一点也不觉得甚么，真好本事。等我骂完，他才道：“只要我能得到仙的下卷，我就能成仙。”

我懒得再理他，可是我又舍不得赶他走，因为他有那样的奇遇，其中的详细经过，我还不知道，他要是走了，再找他可不容易。

我们两人就这样僵持了几分钟，还是他先开口，看来他说甚么“碰运气”之类，也是鬼话，一定他早已打好了算盘，有事情来求我，所以才会任

我痛骂了之后，又对我低声下气。

他先开口：“你不是要知道经过吗？”

我闷哼了一声，摆出一副你爱说不说的神气。对付贾玉珍这样的老奸巨猾，非这样不可。

贾玉珍得不到我的反应，只好自顾自说下去：“我离开瑞士，到了青城山，入山第三天，就找到了那个小山坳，三面峭壁耸天，我也找到了山壁上的那扇石门，就用那两枚玉钥，打开了那道门——”

我用心听著，贾玉珍的遭遇，越来越传奇，不过，总有点不很对劲的感觉，我在他讲到这里时，问：“用玉钥来打开那座石门，那也是你早就知道的事？”

贾玉珍神情尴尬地点了点头，我冷笑一声：“你也太笨了，要打开一道石门，在二千年之前或者唯一的办法是用玉钥，但现在，办法多得很，你何必那么辛苦，非得到那两件玉不可？”

贾玉珍现出一副不屑的神色来：“你以为我没有考虑过用炸药？可是那是仙洞，你用炸药去炸，第一未必炸得开，第二，你连这点诚意都没有。就算炸开了洞门，仙还会在吗？会留给你吗？”

我答不上来，我从现代观点来看这件事，贾玉珍在“仙遇”观点上，说起来，自然格格不入。

我闷哼了一声，没有再说甚么，贾玉珍又道：“打开了石门——”

我又道：“等一等，怎么打开的？那石门上，有著锁孔？那两片玉，是钥匙？”

贾玉珍说道：“不是，没有锁孔。”

我盯著他，等他进一步的解释。他道：“那石门 根本是一块相当大的玉，玉质和两枚玉钥一样，在门上，有两个凹槽，大小形状，和两枚玉钥，一模一样，一将两片玉贴上去，石门就自动打开。”

我听得有点发呆。这种经过的情形，我相信是真的。不然，凭贾玉珍，只怕把他倒吊起来，他也编不出这样的经过。

我所想到的是：这种开门的方式，十分现代，现代最新的磁性锁，就用类似的方式。

我又竭力在记忆中搜寻那两枚“玉钥”的形状，上面好像有点条纹刻著，这些条纹，是不是起著开启石门的作用？

贾玉珍又道：“仙家妙法，不可思议，门一打开，我还想把那两片玉钥取下来，可是根本无法取得下，那两片玉，嵌进了凹槽之中，连一点缝也没有留下，俨然一体，再小心看，也看不出嵌进去的痕迹。”

我苦笑，我又只好相信那是事实，不是贾玉珍编出来骗我的。

贾玉珍继续说他的“仙遇”：“山洞不大，有一个石制的架子，我一进去，就看到架上，有一苹小玉盒，和三片极薄的玉片，玉片之中有著字，那字，不是在玉片之上，而是在玉片之中，向著光一看，就可以看得到，我当然大喜过望，先跪下来拜了九拜——”

我叽咕了一句：“你应该长跪不起！”

贾玉珍没有听清我在说甚么，续道：“我又打开那小玉盒，里面是六颗金丹——”

我吞下了一口口水，贾玉珍道：“丹药是金色的，简直像金子打成，玉盒内刻著金丹的名称，是『太清金液神丹』，每八十一天，服食一颗，玉片

中记载的是服食了金丹之后，打坐静修的方法，我依言而为，开始十天还觉得肚子饿，采些山中的野果子充饥——”

我叹了一口气：“有没有遇上会跑会跳的万年芝仙、芝马？”

贾玉珍摇头：“没有。”

我道：“可惜，要不然，只怕你已经成仙了。”

贾玉珍现出十分懊恼的神情来，指著自己：“我现在变成了这样子，你还不相信么？”

贾玉珍的话是无可辩驳的，因为他就是证明，我只好放弃和他辩驳。

他又道：“我一直在那山洞之中，等到三个八十一天过去，我才离开——”

我作了一个手势，道：“对不起，这一次，我要将每一个细节，弄得清清楚楚，你在那小山洞中，耽了四百四十三天？”

贾玉珍道：“是。”

我又道：“那玉片的字迹——”

贾玉珍道：“在我依法修炼成功之后，它就自动消失，到最后那天，全部消失。”

我道：“那你凭甚么知道这只是中册，又凭甚么去寻找下册？”

贾玉珍叹了一口气，半晌不语。我知道这老奸巨猾，说话不尽不实，他一定有未曾说出来的经过。他有求于我，我不趁机把他的话全逼出来，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过了一会，贾玉珍才缓缓地说道：“到了最后一天，我只觉得神清气爽，又知道自己已可以餐风饮露——”

我忙道：“你用词不当了，餐风饮露，多半是用来形容孤魂野鬼的。”

贾玉珍恼怒地道：“你少打岔好不好？”

我怕他真的生气，就笑道：“别生气，你应该学学你的前辈，成了仙的东方朔，就十分幽默。”

把“幽默”这样的名词，和东方朔连在一起，我自己想想，也觉得好笑，所以，忍不住又笑了起来。贾玉珍不理我：“那时，玉片之中，突然发出光芒，有字迹闪动，我一看之下，才知道这些日子来，我修炼的，只是中册，那三颗『太清金液神丹』的功效极大，但也不能使我成仙，要成仙，还要求得玉真仙的下册才行。”

我“哼”地一声：“上哪儿去找？”

贾玉珍却只是盯著我，神情很古怪，我忙摇手说道：“我可没有甚么仙下册，有，也留著自己用。”

贾玉珍叹了一口气：“卫斯理，仙不能强求，不要因为我有仙，你就嫉妒。”

我不断讥嘲他，甚至不顾他变得如此年轻的事实，可能是下意识对他有这样的遭遇，十分欣羨，这时给他一说，不禁有点惭愧。

贾玉珍又道：“强求是求不来的，秦始皇为了求长生之药，费了多少心机得不到，而与他同时代的人，却往往于无意之中得道长生，升天成仙。”

我说道：“好了，我没有想变神仙，只是不明白你来找我干甚么。”

贾玉珍再次用那种古怪的神情望著我，我叹了一口气：“你别这样看我，我真的不知道仙的下卷在甚么地方，一丝一毫的印象也没有，甚至，我根本不知道有下卷的仙这回事。”

我一再声明，是因为他望著我的那种神情，分明是又要我替他去找仙，所以我拒绝在先，免得他再开口。”

贾玉珍苦笑了一下：“现在我的情形：不上不下，尴尬透顶了。我已经无法再过普通人的生活。原来我的生活很好，可是我生活圈子里的所有人，没有一个再会接受我。我不能向他们说我因为有了仙遇，所以变年轻了。”

我翻著眼：“为甚么不能？”

贾玉珍苦笑：“谁不想变年轻？我一讲出来，人人追问我变年轻的方法，我怎么应付？”

我闷哼一声：“那你就教他们练气功好了。”

贾玉珍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没有仙丹，光是练气，有甚么用？当他们发现他们不能像我一样，我会被他们撕碎。我也不能老在山洞打坐，长年累月地坐在山洞中，这日子怎么过。”

我望著他，由于他的神情真是那么愁苦，我倒很同情他：“是啊，你不必吃东西，只怕人家会将你当作怪物来研究。”

贾玉珍一副欲哭无泪的神情：“所以，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找到下卷，修炼成仙，这种不上不下的日子，不是人过的。”

我怔呆著，好一会说不出话来。照说，像贾玉珍，有了这样的际遇，应该高兴莫名。可是他却真的感到十分痛苦，他一定要严守秘密，不能让人家知道，他要完全脱离原来的生活圈子，而他又不能做到在深山之中过一生——他的一生，可能是好几百，真令人想起来都会害怕。他说得有道理，他唯一的路，是继续向前走。继续向前走的目的，看来是摆脱目前的处境，大于修炼成仙的欲望。

可是继续向前走，如何走呢？

他完全无法得到指点。那册下卷的仙，根本不知道在甚么地方。

我想了片刻：“我看，你试图让自己回复到五六十岁的样子，又健康，又长寿，人家也不会把你当怪物，这不是十分幸福快乐么？”

贾玉珍长叹了一口气：“要是能由我作主，那倒好了。我离开青城山之后，一照镜子，自己都吓了一大跳。”

贾玉珍又长叹一声：“真是糟糕透顶了。唉，早知道，还是不要找那中卷仙的好，千方百计找了来，弄得现在不上不下。”

我道：“你现在想找下卷，或许，有了之后，修炼之下，情形更糟糕。”

贾玉珍道：“那怎么会，修炼成仙，就不同了。”

我也无话可说，只好道：“那么祝你成功。”

贾玉珍又一次用那种古怪的眼光向我望来，我道：“你要说甚么，只管说吧，别望得我心中发毛。”

贾玉珍道：“下卷仙，一定也著落在你的身上。”

我怒道：“你放甚么屁，我告诉过你了，我甚么也不知道。”

贾玉珍急急道：“玉片之中，最后显露出来的，是四句偈语。”

我双手乱摇：“千万则告诉我偈语之中有我的名字，我不会相信。”

贾玉珍苦笑著：“你的名字倒没有，不过，说的十足是你。偈语说：『初遇得上，再遇得中，三遇得下，仙业有望』。我参出了它的意思，是与你打三次交道，三卷仙，都因你而得，下卷仙，自然也在你身上得到。”

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摊开了双手：“你就算将我拆成丝，我也交不出给你。”

贾玉珍说道：“不是说在你这里，是说我一定要通过你，才能得到。”

我实在不想解释，可是看他情形，说不定无日无夜泡上我。他现在

精神又好，甚至不必进食，真是要缠上了我，我可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我只好不嫌其烦，道：“唉，在我身上，怎么能得到仙的下册呢？不像上次，还有一点因头，有两片玉钥，现在，天下之大，连个著手之处也没有！”

贾玉珍闷哼著：“不上不下的日子，我没有法子过下去。”

我只好直截了当地拒绝：“我也没有法子帮你。”

贾玉珍却固执地道：“你可以的。”

我只好道：“好，我能怎么帮你，你说。”

贾玉珍舐了舐唇，道：“你到那个藏有中卷仙的山洞中去一次，或许，会有甚么发现，可以使仙下卷出现。”

我一听得他这样说，要十分努力，才能忍住了不破口大骂，可是却忍不住转过了身去，看也不去看他。真是太岂有此理了，为了毫无希望的一件事，他要我到那种鬼地方去。贾玉珍却还在说道：“求求你，去一次，耽搁不了你多少时间。”

我大声道：“我不像你，你有无穷无尽的时间，花上两百四五十天去打坐，一点关系也没有，我生命有限，决计不想浪费。”

贾玉珍瞪著我，半晌，才叹了一口气：“你好像也练过气功？可是方法不很对，我可以指点你一下”

我不等他讲完，就道：“谢谢，免了，老实讲，我对于我的现状很满足，也不想摆脱生老病死的规律。像你那样，自己当自己的孙子，滋味的确不是很好，而且，你可能还会年轻下去，到了你看起来只有五六岁的时候，那时真是童颜了，可是怎么生活，除了在深山静修之外，一出来，就被人当怪物。”

贾玉珍给我说得哭丧著脸：“所以，我才非得到那册下卷不可。”

我一个动地摇头：“帮不到你，没有办法！”

贾玉珍双手互扭著，来回打著转，在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之内，他许了我不知多少诺言，包括了把世界各地的玉真斋，全都送给我。我越听越烦，忽然起了一个十分顽皮的念头：“如果你一定要我到青城山的那个山洞中去，我有一个条件。”

贾玉珍大喜过望：“说，甚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

我道：“在你身上发生的变化，十分值得研究，我想用现代的方法弄明白这种变化。”

贾玉珍摸著头，一时之间，还不明白我这样说，是甚么意思。

我继续道：“我的意思是，你要跟我到一家设备十分完善的医院去，让对人体有研究的专家，对你作一次极其彻底的检查。”

我的话才一出口，贾玉珍的脸色变得极难看，他还未曾来得及回答，突然，白素的声音传了过来：“这种要求，太过分了。”

我陡然转头，由于刚才贾玉珍一直在烦我，我背对著门，所以白素是甚么时候进来的，我也不知道。白素的心肠好，她知道那种彻底的检查，一定会把贾玉珍当作科学怪人一样地来作种种检查和测试，所以才说我太过分了。

我转身向白素望去，贾玉珍也转过了身去，和白素打了一个照面，白素看清楚贾玉珍如今的样貌，现出了惊讶之极的神情。这是一定的：以前见过他的，现在再见到，如果不感到惊讶，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我趁机道：“你看看他是不是有必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找出他生理

上发生了如此巨大变化的真正原因？”

白素没有回答我的话，只是盯著贾玉珍：“天！贾先生，你看起来像是二十岁。”

我道：“这是他得了仙中卷的结果，还服了甚么『太清金液神丹』。”

白素慢慢向前走著，一直来到了贾玉珍的面前，才又道：“恭喜你，贾先生，你真的成了一个奇迹。”

贾玉珍苦笑了一下，我又道：“俗语说：快活似神仙。这种说法，看起来不是很靠得住，因为贾先生看来并不快乐。”

贾玉珍喃喃地道：“那是因为我还不是神仙。”

我哼地一声：“你怎么知道做了神仙之后，一定快乐？现在，在你的身上，发生了奇迹的变化，如果能把这种变化的原因找出来，造福人群，不必人人都像你，只要能够抵抗疾病，防止衰老，你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人。”

贾玉珍只是眨著眼，摸著头。

我继续著：“检查，不会化你多少时间，也不会把你剖开两半，大不了是抽点血，照照X光，你可以相信我的保证。”

贾玉珍有点意动，他犹豫地望向白素：“刚才你说太过分了，那是甚么意思？”

白素沉声道：“刚才我不知道在你身上发生的变化，如此之甚，贾先生，我想去接受一下检查，对你可能有点不方便，但如果真能找出原因，那的确是人类史上一件最伟大的事。”

连白素也赞成了，我真是十分高兴。当我起这个念头之初，不过是一个顽皮的想法，故意令贾玉珍为难，现在，看来有实现希望。

如果真能由此查出原因来——这实在是想想就令人感到兴奋的事！

贾玉珍又团团转著，白素来到了我的身边，用疑惑的眼光望著我，我低声道：“他相信可以通过我，得到一本仙的下册，要我到青城山去。”

白素神情更疑惑，我示意她暂时不要问，先看贾玉珍的决定。

贾玉珍站定了身子：“如果那些专家，知道了我实际上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一定会把我切碎了来研究。”

贾玉珍的这种忧虑，倒也有他的道理，我还没有想出该如何应付，白素已经道：“贾先生，我们保证不露这一点。”

贾玉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那口气吸得悠远绵长，足有一分钟之久，才道：“好，我在接受了检查之后，不论结果如何，卫斯理，你都要和我一起到青城山去。”

我道：“一言为定。但是到了青城山，能不能找到那份仙，我不保证。”

贾玉珍倒很讲道理：“当然，那要看我自己的仙遇如何，不关你的事。”

他说著，伸出手来，和我紧紧地握著，算是双方都准备遵守诺言。

我请贾玉珍留在家里，和白素分别以电话，联络几个我们相熟的医生、专家，告诉他们，要请他们对一个人作生理结构上彻底的检查。

由于那几位了不起的科学家，以往都和我有过交往，知道如果我这样郑重地提出这样的要求，一定有十分重大的原因。所以，他们一口答应，而且一致推荐美国威斯康辛州一家大学的医学院附属医院作为检查的地方。

和他们约好之后，又等了四天，因为我邀请的专家之中，有两个是在那家医院工作，一个是院长，一个是医学院的教授。但其余几个人，要从世界各地赶去，需要时间。

在这四天之中，我留贾玉珍在家里住，而且仔细观察著他。贾玉珍也明白他的一切，我全都知道，所以对我并不避忌。

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打坐，晚上更是整晚打坐，一坐下去，呼吸缓慢，整个人如同泥塑木雕。而且，四天来，他除了偶然喝喝水之外，未曾进食任何食品。

人变得年轻了，这还可以解释、假设，但是不进食，人体所需的营养，自何而来？难道真的可以在空气之中，摄取人体所需要的一切元素、物质？空气中当然有这些物质存在，但是通过甚么方法来摄取呢？

我和白素商讨著，一点结论也没有，甚至无法提出像样的假设。

四天之后，我和贾玉珍一起启程，到了美国，贾玉珍显得十分不安。他不住喃喃自语：“他们会不会把我割开来检查？要是这样，我恐怕也活不了。”

我有点恼怒：“当然不会，你死了，我有甚么好处？”

贾玉珍不住眨著眼，摸著头：“我感到我只要一进入那家医院，我就像是一头白老鼠，要随那些洋医生摆布了。”

我叹了一口气，我自然知道，贾玉珍将要接受的彻底检查，会令得他的肉体，受到相当程度的痛苦，决不止抽点血来验验那么简单。可是这时看来，他精神上的困扰，似乎更甚。

我只好再一次向他保证：“你放心，没有人知道你的秘密。”

贾玉珍苦著脸：“我的秘密能保持多久？就算完全没有人说甚么，难道我一直不吃东西，也不会引起人家的怀疑？”

我皱了皱眉，这倒的确是一个大问题，我提议：“你不能假装吃点东西？”

贾玉珍大摇其头：“不行，一来，我根本不想吃，吃了也要吐出来。二来，再让人间烟火进入我的肚子，浊气生长，会影响我的修行，我已经练到可以辟谷了，何必再退回去？”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早已感到，“辟谷”——不需要进食，最不可思议。任何生物，包括植物在内，都需要通过摄取营养来维持生命。我绝不以为贾玉珍如今可以不需要营养，我只是假定他用另一种方式，不是传统的进食方式，来得到营养。我甚至滑稽地想到，他体内的整个消化系统，是不是还有存在的价值？看来，就算将他的整个消化系统所属的器官，自他的身体内切除，也不会影响他生命。

我越想越远，想到人摄取营养，用注射的方法也可以，不过贾玉珍如今所使用的，是比注射、进食先进了不知多少倍的方法。

我又想到，消化系统器官，占据了人体相当大的体积，从食道开始，胃、大量的肠，是人体最累赘部分。人的身体如果不需要笨重的消化系统器官，一定可以轻盈很多，行动会更灵便，生活也会更愉快。或许，可以利用省下来的体力，使脑部的活动更精密，从而使人类的文明发展更快速。

当然，人的外形，也会起彻底的变化，身子会变得小，样子怪异，但如果人人都是这样的话，自然也会习以为常。

将来人类的进化，是不是会朝这一方面发展呢？

## 第九部：完全不同的生理结构

我一直在胡思乱想，贾玉珍一直在唉声叹气，我给他弄得心里很烦：“没见过像你这样的神仙。”

贾玉珍反问：“你以前见过神仙？”

我道：“没见过，可是也看过记载，东方朔偷吃王母的三千年一熟的蟠桃，何等自在；吕洞宾三戏白牡丹，多么风流，哪有像你这样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

贾玉珍高兴了起来：“你看，现在你也不否认世上真有神仙。”

我张大了口，说不出话来。是的，神仙的故事一直流传，有的记载，甚至活龙活现！

贾玉珍又叹了一口气：“可惜我还不是神仙，要我真是神仙，我也一样逍遥快乐。”

发生在他身上的变化，对任何人来说，都梦寐以求，他看起来完全是一个青年人，而且，还不知可以活多久。

然而他却一点也不满足，人的欲求，不论是物质或精神方面，看来真是无可满足。

我想劝他，可是想想，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他已经是半个神仙了，还有甚么可以劝他的？只好由得他去唉声叹气。

转了两次机，到了预定的目的地，我约好院长和教授在机场接我，见了面以后，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贾玉珍身上。贾玉珍更局促不安。

院长本来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但或许是由于我的要求十分奇特，他甚至因为忍不住好奇心，而偷偷用肘碰我，向我使眼色，向贾玉珍咧嘴。我问：“其余的人都已经到了？”

他道：“所有的人都来了。”

我吸了一口气：“那就好，详细的情形，我会对所有人说。”贾玉珍听得我那样讲，神情更是紧张，拉著我的衣袖不肯放，我又安慰了他几句，然后我有点卑鄙的警告他：“你不要想玩甚么花样，不然，我不跟你到青城山去。”

一千人等上了车，直驶医院，我约来的几个专家全迎了上来，每一个人的目光，都不断在贾玉珍的身上打转，看得贾玉珍大是不安。

将贾玉珍安排在一间十分舒服的病房，然后一再向他保证，对他的全面检查，不会超过三天，请他务必合作。

然后，我们到了院长的办公室，院长一将办公室的门关上，就嚷叫了起来：“卫，你究竟在闹甚么鬼，这个小伙子有甚么特别？”

我向每一个人望去，他们每人的心中，显然都存在著同样的疑问。

我想了一想：“各位，我只是要求各位对他的身体作详细的检查，然后，要你们的结论。”

一个内分泌专家大声抗议：“这种工作，任何一间普通的医院，都可以完成，为甚么一定要我们来？”

我神情十分沉重：“当然有原因，现在我不告诉你们，你们帮了我这个忙，我总有一天，会告诉一件完全在你们知识范围以外的事实。”

所有的人，都现出怀疑的神色。也难怪他们会有这样的自信，因为在这里的七个人，他们对人体的知识，可以说已经等于人类对人体的全部知识



了。

但是，发生在贾玉珍身上的变化，却不折不扣在人类对于人体知识之外。

我没有再和他们多说甚么，只是道：“请开始吧。”

在接下来的三天之中，七位专家，对贾玉珍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检查，我实际上也参加工作。开始的时候，贾玉珍还十分担心，但是第二天，他就习惯了，因为他并没有被“切开来”。

晚上，我听专家的报告，到病房去陪贾玉珍，听他再详细地讲他根据仙的上册和中册，进行修炼的经过。

我也曾学过中国武术中的内功，有时，和他一起“练气”，他教了我一些法门。可是我全然无法做得到，那超越我的体能之外，可是他却做来十分轻易。

我估计，那是他两次服食了“仙丹”，使他身体的潜能得到了极度发挥的结果。

“仙丹”的成分是甚么？何以会有这样的功效，这是解不开的谜。在所有有关“神仙”的传说之中，“丹药”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丹药”在人变神仙的过程中，起重大的作用。

我已经打定了主意，如果真有万一的希望，找到“玉真仙”下卷的话，我一定要先看一看，如果有甚么“仙丹”，我也一定要保留一点来研究！贾玉珍几乎终夜打坐，而且一连三天，没有吃过任何东西，只不过喝少量的水。

到了第四天晚上，我们又齐集在院长的办公室中。专家的神情和上次全体聚集时大不相同，人人看来，都惊讶莫名。我替他们每人倒了一杯酒，然后道：“好了，各位，我在等你们的结论。”

专家们互望了一眼，然后，又望向院长，院长一口喝乾了酒：“这几天来，我们对贾先生作了彻底的检查，这，是我们所得的结果。”

他一面说，一面打开一苹巨大的文件夹，夹中有数百页文件。

可是他却立时又将文件夹合上：“结果无法公布，一公布，世上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会讪笑我们，怎么可能对一个人的详细检查，会得出这样荒谬的结果。”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我只要知道你们的结果，如果情形正常，我何必请你们来？”

院长和各专家又互望了一眼，才说道：“我们必须有一个协议。”

我连连点头：“我会遵守任何协议。”

院长道：“首先，我们在这里做的事，说的话，在任何场合，绝口不提。”

我道：“好，我遵守。”

院长伸手，拍著文件夹：“一切不会公布。”

我皱著眉：“不准备告诉我结果？”

院长忙道：“你有权知道结果，但只是告诉你一个梗概。”

我道：“为甚么？”

院长道：“详细的情形相当复杂，而且我们已经决定把这件事当成未曾发生过，所以不想再详细提。”

他这样说，我倒很可以谅解，我“嗯”了一声：“结果太惊人？”

院长呆了半晌：“可以这样说：太不可以理解了。”

我挥著手：“请把大致的结果告诉我。”

院长又向各人望了一眼，他被推举出来做发言人，各人都点著头，院长又停了一会，像是十分难以启齿，我也没有去催他，因为我知道，这些专家详细检查了贾玉珍，他们一定发现自己对人体一无所知。这对他们的自尊、职业、学术上的权威，是一项致命的打击。他们一致决定要把这件事忘掉，当然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又过了好一会，院长才道：“你带来的这个人，他的整个身体的情况——我是说，他身体机能的所有活动情况，绝不应该在任何活著的人身上出现。”

我不禁大是骇然，失声道：“这是甚么意思？你说他是一个死人？”

院长皱著眉，接连咳嗽了好几下：“当然不是，他不是死人，可是他他是天，该怎么形容才好呢？”

一个专家插了一句口：“也许，动物的冬眠状态，勉强可以解释。”

院长又咳嗽了两下，才道：“是的，冬眠状态勉强可以解释。动物冬眠，一切活动放慢，新陈代谢放缓，所以可以不必进食，这个人的情形就有点相似，但是他的『放慢』程度，比一革冬眠的乌龟更甚！我们观察他身体各部分的细胞活动，发现那种缓慢的程度，超过一千倍。”

我真是没有想到，这次检查，会有这样的结果，一时之间，我也不禁瞠目结舌，讲不出话来！

院长又道：“他体内的一切细胞，全以这样缓慢的方式在活动，细胞衰老的时间，自然也相应延长。”

我“哦”地一声：“你的意思是说，他的寿命，可以是普通人的一千倍？”

院长点头：“理论上来说是这样，但是实际上那说不通，照这样的缓慢速度来进行新陈代谢，他活动所需的体能，也只是一千分之一，也就是说，他简直不能有任何动作，只能像木头一样睡著不动。可是他却又精力充沛。”

我忙道：“是不是有甚么药物，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所有专家，都大摇其头。

院长又道：“更奇怪的是他的消化系统——他似乎不须要进食，他的胃液中全然没有了胃酸，肠胃的蠕动也几乎停顿，他不会觉得饥饿，可是他所需要的营养，却又丝毫未见缺乏。”

一个专家喃喃地道：“我检查他的消化系统，我甚至幻觉到他根本是一个机械人，而装上一副不起作用的消化器官。”

我再次深深吸气，因为惊愕而有窒息之感。另一位专家道：“他的循环系统，也十分怪异，血液循环的速度并没有减慢，可是红血球中带的氧，数量之少，简直不能使人生存。”

又一个专家道：“他的呼吸系统更怪，肺活量普通，可是在一次吸气之后，几乎可以维持普通人的百倍以上的需要，真不知道他怎么支持。”

我听著这些话，思绪乱成一片。他们对贾玉珍检查的结果，说明了一个事实：贾玉珍的生理状况，和普通人完全不同！

我等他们的话告了一个段落之后，问：“各位对于他为甚么这样，可有甚么概念？”

专家们互望著，呆了半晌，院长才道：“卫，不要故弄玄虚了。”

我怔了一怔，一时之间，不明白院长这样说是甚么意思。院长已经压低了声音：“他来自哪一个星球？不能告诉我们？”

我“啊”地一声，这才明白他的意思，院长以为贾玉珍是外星人！看来，他们全这样想，我还未曾有任何反应，院长又道：“看来，他们的生理活动状况，比我们进步得多，他们的生命长，能力强，几乎可以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之下生存，如果他们和地球人为敌，我想地球人没有任何对抗的机会。他们——”

我打断了他的话头：“你错了，他不是甚么异星人，是百分之百的地球人！”

院长沉默了片刻，才道：“你坚持这样说，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的结论，你已经听过了。”

我点著头，他又道：“那么，我们这次的聚会，可以解散了？”

其余人都点头表示同意，我也只好点头，院长打开文件夹，把其中的文件，全部取了出来，放进一草大铁盆之中，然后点著了火。

我注视著铁盆中被烧成灰的那些文件。他们的检查，有了结果，可是他们全然不知道是甚么原因。所以他们决定忘记这件事，这是十分可悲的一种情形，可是除了这样，有甚么法子？

我告诉他们，可能是由于某种药物的影响，所以才使贾玉珍变成现在这样，可是每个人都现出了怪异莫名的神情，根本不相信。我们又讨论了抗衰老素的问题，院长下了结论：“和抗衰老素无关！这个人的外形，看来和我们一样，但是他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在活著。完全不同！我不知道生物可以用这样方式生活，连植物也不行。”

他在这样讲了之后，停了一停，又补充道：“或许有少数植物可以。在苏格兰高原上，有一种苔鲜植物，叫『空气苔』，不须要从泥土摄取营养，而直接从空气中摄取所需，但那只是低等植物，人是高度进化的动物，人生活的方式，是亿万年生物进化的结果。”

我苦笑了一下：“进化的结果，不一定是进步的方式，我看低等苔鲜直接从空气中取得营养，就比人要吃下大量食物的方式进步得多。”

这几句话，令得专家们对我怒目相向，他们显然绝不同意我的说法。

我没有再和他们争下去，只是诚挚地向他们道谢，保证他们日后如果有事要我，我决不推辞，作为报答。然后，我和贾玉珍，离开了医院。

和来的时候不同，贾玉珍兴奋之极，因为他已经实行了他的诺言，现在轮到我了。

一直到了飞机之上，我实在忍不住了：“你对于自己身体情形怎么样，难道一点兴趣也没有？为甚么你连问都不问一下检查的结果？”

贾玉珍笑著，一副潇洒得毫不在乎的样子：“问来干甚么？我知道和一般人完全不同，我有仙，我可以变成神仙。”

我闷哼了一声，无法搭腔，只好楞楞地瞪著他，他又道：“其实，身体状况怎么样，一点也不重要，身体只不过是一个皮囊，迟早要舍弃的。”

我吃了一惊：“没有了身体，你——你——”

我本来想说“没有了身体，你怎么活下去”，贾玉珍用一种十分古怪的神情望著我。他那种神情，使我感到如果继续说下去，我会是一个笨蛋。所以我停住了不说。

贾玉珍又笑了一下，然后想了片刻：“卫斯理，你我认识，也算是有缘。”

我苦笑了一下：“是啊，等你变了神仙，或许那就是仙缘了。”

贾玉珍对我的话，并不感到有趣，只是自顾自道：“我可以告诉你，在

中册仙的最后部分，已经有修炼元婴的初步方法。”

我陡地怔呆，失声道：“甚么元婴？”

贾玉珍奇讶地道：“你连甚么是元婴都不知道？”

我思绪乱极了，挥著手，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想笑，也笑不出来。

元婴，我自然知道甚么是元婴。真好，先是练吐纳，练气，然后是辟谷，现在又是修炼“元婴”，一切全像真的！

本来，在观念上虚幻之极的一切，忽然一下子全变成真实，所引起的思绪上的混乱，实在是可想而知。我张大了口，喃喃地道：“元婴就是元神？”

贾玉珍点了点头：“只要我得到下卷仙，我就可以炼得成，到时，现在的这副皮囊还有甚么用处？所以我一点也不在意。”

我张口结舌：“那么，到那时，你将以甚么方式活著？像是一阵轻风？只用精神存在，还是”

贾玉珍一本正经地摇头：“没有到那地步之前，我也不知道，形体或许还有，不过那是新的形体，旧的没有用了。”

我实在须要静一静，所以我没有再问下去，而且闭上了眼睛。

我在不断地想，先想到的是元婴。根据道家的说法是：经过一定过程的修炼，人体内会产生一种十分怪异的东西：元婴。从记载上来了解，元婴或元神，是和这个人的外形一样的，但却是具体而微的一个小人，可以随时离体而出。

这个“小人”平时不知盘踞在人体内的甚么地方，人体的结构十分精密，实在没有多馀的空隙，可以容纳一个小人“居住”。

而且，这个“小人”究竟有多大呢？记载上相当混乱，并不统一，有的说“尺许”，有的说“数寸”，不一而足。

元婴代表了人的灵魂，灵魂无形无迹，元神有形有体，但是它虽然有形有体，一样神通广大，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可以自由自在，离开原来的人体。

元神离开人体的出入口是“顶窍”，在人头部的正中处。那里的头骨十分坚硬，通过甚么方法，可以供一个“小人”自由出入，也没有人说得上来。不会是头骨出现了一个洞，而是元神透过头骨出来。也就是说，是突破了空间限制的一种现象。

等到元神炼成了之后，原来的身体，没有甚么用处了，生命的重点，已经由原来的身体，转移到元神，元神甚至还可以通过某种方法，进入不属于自己的身体。

那么多有关元神的记载，都十分熟悉和普通，可是一旦要把那些事，当作真实的存在，却又难以接受。

我想了一会，又睁开眼来：“你刚才提到了元婴，这真不可思议。”

贾玉珍扬了扬眉：“没有甚么不可思议，我们原来的身体，再修炼，也不能适应神仙的要求，所以必须使得身体结构来一个彻底的改变，变得具有神仙的能力，这就须要修炼元婴，脱胎换骨。”

我“嗖”地吸了一口气，所能想到的是：贾玉珍如今已和常人大不相同，或许，元神只是精神上的一种象徵，并不是真有一个“小人”，而是身体构造完全改变，使得人体潜能可以完全发挥的一种形态？

这一点，连贾玉珍自己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我自然也无法妄测。贾玉珍却相当高兴：“希望顺利得到下卷，那就好了。”

我无话可说，只好长叹一声。老实说，这时我宁愿他是一个外星人，就不会有那么多连设想都无法设想的怪现象。

到了家，白素来接我们，贾玉珍怕和其他人接触，所以跟了我回来，把他安排在客房，我答应他休息一天，就跟他到青城山去。

当晚，我向白素说了专家检查的结果。白素的说法相当直接，她道：“别理为甚么，也别理有没有可能，事实已经发生，超乎我们知识范围之外——虽然一切程序、经过，早有文字记载，人人熟知那些文字记载，但是根本没有人把它当作事实来接受。”

我只好苦笑：“人真能通过一种方法，修炼成仙？”

白素道：“人可以通过一种方法，使得生理结构发生彻底的改变，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来生活。”

我唉声叹气：“看来我无法和你争辩，因为贾玉珍这个例子放在那里。”

白素也叹了一口气：“人类对于生命，所知太少了，现代人的毛病，是满足于目前的科学状况，古代有关神仙的记载那么多，甚至有一整套的，极有系统的理论，可是就从来没有人好好去研究。”

我高举著手：“从我开始，我会好好研究。”

白素瞪了我一眼：“其实直到现在，你还不相信，有甚么好研究的？”

我苦笑了一下：“你想想看，他说，他开始在修炼元婴。你叫我怎么相信忽然有一个小人，从他的脑门中走出来？你相信吗？”

白素犹豫了一下：“这的确十分难以想像，但是我看，这多半也是名词上的不习惯。”

我盯著白素，不知道她在这种怪异的事情上，可以用甚么“习惯的”名词来替代。白素想了一会，才道：“道家对元婴的说法十分玄妙，但是从意思上来看，可以理解，那是一种不要旧的躯体，换上一个新的躯体的过程。”

我摊了摊手：“请问，新的躯体从何产生？”

白素道：“新的躯体，就是旧的躯体。”

这真是玄之又玄了，我哈哈大笑起来：“求求你别解释了，请恕我领悟能力太低，不能明白这种仙人的话。甚么叫作新的躯体，就是旧的躯体？”

白素缓缓地道：“旧的躯体不断蜕变，到最后，就是新躯体。贾玉珍的躯体已经变得和以前全然不同，还会再变下去。”我用心听著。

白素道：“等到他身体组织的蜕变全部完成，也就是所谓炼成了元婴。我想，一个小人从脑门中出来这种情形，是记载上的一种夸大，实际上，新的躯体产生是一种现象，新的躯体，可以发挥不可思议的潜能。”

我用双手撑著头，半晌不作声。

白素柔声道：“所以，你陪贾玉珍去，有可能发现是参加了一件人类历史上最神秘也最伟大的事。”

我不禁笑了起来：“你真好，怕我不愿意长途跋涉，又不得不去，所以变著方儿，想令我高兴。”

白素摇著头：“这是我真正的想法。”

我叹了一口气：“我也知道发生在贾玉珍身上的变化，对于整个人类极其重要。可是，你总不能设想『仙丹』可以大量制造，像是维他命丸！”

白素道：“我当然不会那样想，但是只要确定了一个原则，意义已够重

大。这个原则是：人体的结构、组织可以通过某种方法改变，改变之后，人体的活动能力，将大大增加。

有些科学研究，人无法做到，例如远距离的太空探索，人的寿命就太短，如果寿命可以延长一千倍——”

我听她讲到这里，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忙道：“别说了，我不能想像在无边无际的太空中，作一万年那么长的航行，那太可怕。”

白素笑了一下，但是他的笑容，也突然之间凝住了。过了片刻，她才道：“普通人想来，一个人若是可以活上一万年，也是无法想像的痛苦。”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语意有点迟疑：“不会吧，长生不死，一直是人在追求的目标。”

白素低叹了一声：“人类有各种各样追求的目标：不断追求，全是因为那些目标没有达到，真的达到了，未必有甚么快乐。”

我大是感叹：“是啊，到了人人长生不老的时候，只怕要争取死的权利。”

白素缓缓地叹了一口气，没有再说甚么。

前赴青城山的途中，没有甚么可以记述，青城山耸立了上亿年，一直是那样子，交通不便和落后，维持著古老的幽静和神秘。贾玉珍和我，充著普通的游览者，先循著游客者登山的道路进山，但不久就脱离了山路，在高峰之中乱钻。

我用了“乱钻”这样的字眼，十分真实：完全没有道路，在山中露宿，一直向西北方向走，越走越深入，第二天还见到了一些人，到了第三天，一个人也没有见到。

第三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小山坳中露宿，我问贾玉珍：“还要走多久？”

贾玉珍的回答很简单：“快了。”

他这一声“快了”，实际上是足足四天。到最后一天，我们翻过了一个山头，有一道顺著山势而下的山涧，涧水清冽无比，十分湍急，足有三个多小时，我们就一直沿著这涧水向山下走，踏足之处，全是嶙崎怪石。大群猴子用十分怪异的目光望著我们，像是奇怪这两个同类的动作何以这样迟缓。

我的体力和贾玉珍比起来，像是八十岁的老人，连续几小时山路，走得我筋疲力尽，贾玉珍却若无其事。

好不容易下了山，涧水的去势缓和。山中风景幽美，至于极点，但是我却没有法子欣赏，只是用眼色望向贾玉珍，连问他还要走多久，都讲不出来。

贾玉珍指著前面：“就在前面了。”

我尽力调匀呼吸，慢慢来到溪水最缓处，那里水平如镜，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倒影，我不禁叹了一口气：样子狼狈之极，披头散发，衣衫槛褛，身上还沾满了青苔，头发上全是枯黄的松针，筋疲力尽。

我没好气地应了一声：“就在前面？天边也就在前面，究竟还有多远？”

贾玉珍忙道：“真的就在前面，最多再走多二十分钟，就可以到。”

贾玉珍讨好我，推开了一块大石，在石头下面，掘出了一些像马铃薯一样的植物根，在溪水里洗乾淨了叫我吃。我嚼了一下，这种不知名的草根，居然十分香甜可口，我猜那是黄精一类的植物。

休息了一会，沿溪向前走，山溪蜿蜒流进了一个小山坳。实在很难形

容这个小山坳的幽静和美丽，感觉不是在距离上和世界隔绝，而是在时间上隔绝了。

处身在这样一个小山坳中，时间全然没有意义，一万年之前，这里是这个样子，一万年之后，这里只怕还是这个样子。

贾玉珍指著左首，那里是一片悬崖，极高，悬崖上的石块，又大又平整，贾玉珍已急步向前奔去，我跟在他的后面。

到了悬崖之前，他拨开了一些藤蔓：“看！”

我看到了一道石门——或者说，我才一看到，不以为那是一道门，那只是一块颜色和峭壁上其他部分不同的石块，恰好是一扇门那样大小，石质很润，看来像玉。

## 第十部：使用炸药进入仙府

贾玉珍在那块大石上抚摸著，指著一处：“你来看看，看是不是认出那两片玉钥来？”

我走近去，看他手指著的地方，石块全然是一整块的，上面有一些不规则的，不是很明显的石纹，也没有断续。

那时，夕阳西下，斜阳照在那玉门上，我不但看，而且用手去抚摸，也看不到那两片玉钥，在甚么地方。

贾玉珍道：“我早已说过，它们完全嵌进去了，没有那两片玉钥，我进不了这个洞府。

仙府奇珍，真是巧夺天工。”

我只好苦笑了一下，道：“你快开门吧。”

贾玉珍道：“现在，任何人只要轻轻一推，就可以把这扇玉门推开。”

他说著，只用一革手去推那玉门，突然之间，他怔了一怔，喉际发出“咯”的下一声响，神情也变得很怪异，然后，他又用力推了一下。

那扇玉门一动也没有动，贾玉珍变得尴尬，他双手再用力去推。

可是那块看来像是嵌在峭壁上的石门，一点也没有移动的意思。

贾玉珍著急起来，一再用力推著，我在旁看著，觉得又是好笑，又是怪异，我提醒他：“是不是须要念甚么咒语？像『芝麻开门』之类？”

贾玉珍怒道：“当然不用，我曾推开过这山洞好几次，每次回去，只要轻轻一推，就可以把门推开来，这次 这次 ”

他一面说著，一面不但用力推，而且用他的肩头去顶，由于他十分焦急，他额上已经渗出汗珠来。

我摇著头：“我看你再用力也没有用，仙人的洞府，已经关上了。”

贾玉珍像是根本听不到我的话，仍然在用力推著，推了一会，他停了下来，伸手在石门上摸著，不住喃喃地道：“就在这里，那两片玉钥，就在这里的，怎么找不到了？”

我问道：“是不是你记错了地方？”

贾玉珍听得我这样说，狠狠瞪了我一眼。我也懒得再说甚么，自顾自走开了几步，拣了一片长得细软茂密、杂著许多各色野花的草地，躺了下来，

望著天际几抹浅紫色的晚霞，倒也怡然自得。清风拂来，反正石门打得开打不开，都和我没有关系。

连日疲倦，我闭上眼，蒙蒙之间，已经快要睡著了。贾玉珍还在努力想弄开那道石门，我想，不论他是不是弄得开那道石门，他总会来叫我的。

我真的睡著了，不知道睡了多久，突然之间，被一下惊叫声惊醒。

我睁开了眼，立时坐了起来，只觉得月色极好，整个小山坳之中的一切，都像是涂上了薄薄的一层透明的浅银漆，有一个人影，在我的身边一闪。

月亮斜挂，恰在两个山峰之间，我看到的人影，当然是月光照在人身上，留在地上的身影。这小山坳中只有我和贾玉珍，当然那是贾玉珍在我身边。

我转过头来：“那门——”

我才讲了两个字，就陡然停住。从看到影子的移动，到转过头去，最多不过十分之一秒。

贾玉珍就算移动得再快，也不可能那么在短的时间内，移出我的视线之外，可是当我回头看去时，却甚么人也看不到。

小山坳中有很多石块。也有不少竹丛、树丛，贾玉珍若真是返老还童到了童心大发，和我玩捉迷藏，他确实有不少地方可以躲起来，但是我不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我直觉地感到，有甚么怪异的事发生了。

我先一跃而起，大叫道：“你在哪里？”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一叫出来，立时就得到了回答，而且，那分明是贾玉珍的声音。

贾玉珍的声音，像是从十分遥远的地方传来，而且有著回声，像是他在对面山的山头回答我的话。

不但如此，而且他的声音，在迅速远去，我事实上只听到了半句，他在叫著：“我在这里，我——”

我立时循声看去，他的声音从石门那边传过来，我一面向前奔去，一面又叫道：“你在哪里？在哪里？”

可是这一次，我却并没有得到回答，我来到那道石门前，月光映在玉质的门上，发出十分柔和的光辉。

我再转过身来，可就在我背对著石门之际，突然听到，有一种十分怪异的声音，起自我的背后。那声音怪异得难以形容，尤其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更是令得人遍体生寒，几乎没有勇气转过身来。

那是有人在发出幽幽的长叹之声，而且就在我背后发出来！而我几乎是背贴著那道石门，我可以绝对肯定，在我和那道石门之间，不可能有一个人在。

我先大声叫了一下：“谁？”然后我立时转过身来，石门前没有人，只有我的影子，投射在石门上。就在那一霎间，我又感到了极度的震惊，我看到，我在那道石门上的影子，正在蠕动。

我人站著不动，影子怎么可能蠕动呢？但是我又绝不是眼花，我的确看到我的影子在动。我立时想到，唯一的可能，当然是那扇门在动——如果一个人，或一件物体的影子，投射在一幅布幕上，那布幕在抖动，上面的影子自然也会动。

可是在我面前的是一块平整的石块，石块怎么可能忽然像一大块豆腐一样颤动？



我心中讶异之极，立时伸手向石门摸去，我的手碰到石门，天，那是软的！我的感觉，就像是摸到了才调好的石膏之上。

那令我吓了一跳，立时缩回手来，不但缩手，而且退了一步。在那一霎间，我心中骇异之极，不知道发生了甚么事，我盯著那道石门，可以清楚地看到，刚才的一按，在石门之上，留下了一个相当深的手印。

我不知道该如何做，那叹息声又传了出来，清清楚楚，从那石门上传出来。

我又大声问道：“谁？”

一面问，一面我再走向前，在这时我所想到的是：石门既然如此柔软，就算我没有甚么工具，只要拗下一根树枝，也可以将之弄开来的。所以我一踏向前，立时又伸手去推石门。

当我的手和石门接触之际，我又呆住了，手按在石门之上，由于惊呆，一时间竟忘了缩回来。

石门冰凉、坚硬，就像它的质地所应该显示的那样，绝不柔软。

我眨著眼，如果不是在石门上，留著我一个清晰而又相当深的手印，我一定会认为刚才全是幻觉。

可是那个手印，清清楚楚地在。

这说明了甚么？说明了不到几秒钟前，石门柔软，只要用力一挤，就可以自它中间把身子穿过去。

但是现在，石门却变了，变得坚硬了。

我俯身拾起了一块石块来，用力在石门上敲著，所发出的声音相当空洞，这证明石门后面，是一个空间。石头的尖角处变成了碎片，石门上却一点被碰撞的痕迹都没有，可知它质地坚硬。

然而，在前一刻，它又何以如此柔软？

惊疑不定，我想起，贾玉珍到哪里去了？

我又大声叫了几声，可是除了回声之外，甚么回答也没有：贾玉珍不在那个小山坳中了。

我被叫声惊醒过来，他的身影，还曾在草地上一闪而过，他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离开山坳。

唯一的可能是，他进入了那道石门，到了石门之后的那个空间。

当我第一次伸手接到石门上，觉出石门柔软，由于全然出乎意料之外，所以立时后退了一步。

我那一按，并不是十分用力，居然在石门之上，留下了一个至少有一公分的手印。如果我当时，不是伸手按向石门，而是蓄定了势子，用力向石门撞过去，情形会怎样？

极有可能，在用力一撞之下，我整个人会穿过那时十分柔软的石门，进入石门之后的空间。事实上，我可以肯定，当我伸手按向石门之前，石门的质地，已经开始在变硬了，因为我首先发现投射在石门上的影子蠕动，石门看起来就像是一幅水帘。

如果贾玉珍不断在用力想将石门弄开来，反正他有用不完的精力，不论我睡了多久，他都不会疲倦，他一直在推著，撞著，突然之间，石门的质地变了，变得全然不足以阻挡一个人大力的撞击，那么会发生甚么事呢？当然是直闯了进去。

这可能就是贾玉珍发出一下惊叫声的原因，假定贾玉珍也料不到会有

这样的情形发生，他自然会不由自主，发出一下惊呼声。

惊呼声将我惊醒，我一睁开眼时，正是他冲进石门的那一霎间。然后我大叫，他回答。

他回答的声音，听来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自然，也可以在一些甚么阻隔之后传过来。贾玉珍在石门后回答。

我甚至可以设想，石门的质地，当贾玉珍撞进去时，一定是松软得几乎等于甚么也没有，所以声音都可以透过去，但是质地由松软到坚硬的过程，一定十分快，所以他回答我的声音，迅速地被阻隔，传不出来了。但是，那两下叹息，又是怎么一回事？

由于在这短短的时间之中，所发生的事，实在太怪异了，所以我思绪乱到了极点。我一面在迅速转著念，一面仍然不断用石头敲著那道石门。

我镇定了一些，想到，如果贾玉珍是在石门后面，他听不到我的叫声，应该可以听到石头敲上去的声音，我这样乱敲，并没有用处，是不是可以用敲击来通消息？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不知道贾玉珍是不是懂得摩士电码，但是只要他可以听得到，有规律的敲击声，会给他一个概念，是有人要和他通消息，他可以回答我，使我确定他真的是到了那道石门的后面。我开始敲击：“你在吗？”

我足足反复地敲了十来遍，然后，把耳朵紧贴在石门之上，希望可以听到有甚么声响自石门后传出。

但是我却甚么声音也听不到。

我和贾玉珍来到的时候一样，希望把石门弄开来，可是却徒劳无功。

忙了很久，才想起看时间，快凌晨一时了。我是甚么时候被惊醒的呢？大约是在一小时之前，我无法回想究竟花了多少时间，如果是一小时之前，那么，贾玉珍发出惊叫声时，可能正是午夜零时。

我的思绪极乱，这时忽然想到了时间，也是由于思绪混乱的结果。如果是零时，那是一天结束，一天开始的一个交替。在传说和记载中，在这样的时间，往往会有仙迹发生，是不是每当子时，那扇石门的质地会转变，可以使人通过它？

当我想到这一点时，不禁苦笑，因为在不知不觉之中，也陷入了神仙故事的泥淖之中了。

我竭力使自己镇定，找了一块大石坐下。这一晚余下来的时间。我只是怔怔地望著那道石门，希望贾玉珍忽然打开门走出来，告诉我究竟发生了甚么事情。

可是，一直等到天亮，却一点结果也没有。

这时候，我反而不觉得疲倦了，因为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实在太过奇异。我先采集了一些果子和草根，那倒是这几天之中贾玉珍教我的，甚么可口，甚么苦涩，然后我到小溪边，就著溪水，吃那些山果。

然后。我又来到那石门之前，仔细观察，那个手印还在，正是我的手印。

（我想：如果日后有人来到这个小山坳，发现了这个手印，那么这里就可以成为“仙人手印”之类的一处名胜。）

（我又想：这样的名胜，在中国各处，可以说极多。）

（我再想：那些类似的名胜，大都附带著一个神仙故事。）

（我更想：我的经历，是不是也可以衍化成为一个神仙故事呢？）

在白天的光线下，经过仔细的观察，我依稀找到了那两片玉钥。

若不是我曾见过那两片玉钥，对它们的形状有著深刻印象，绝没有法子找出它们来。

那两片玉钥，看起来天衣无缝地嵌在石门上，在它们的周遭有极细的痕迹，我取出了随身所带的小刀，试图就著那极细的缝，把那两片玉钥撬出来，但是无论我如何努力，发现自己绝对无法成功。但是我却可以肯定，得自鲁尔手中的那两片玉件，嵌在这扇石门之中了。

我集中精神想贾玉珍上次在这里的遭遇。据他说，他用玉钥打开了门，里面是一个山洞：传说中的仙人洞府。

而这扇门，在打开之后，他曾进出好多次，只要轻轻一推，就可以打开。

而在那座洞府之中，他又服了“仙丹”，使他的“仙业”又进了一步。

可是为甚么在他离开了一个时期之后，那扇门变得打不开了呢？又为甚么那扇门会变得那么怪异，连质地都会改变？

那种怪异的现象和疑问，如果用贾玉珍的方法来解释，那倒是再简单不过的，一句“仙法妙用”，就可以解决。

可是问题就在于：甚么是“仙法”？

我这时希望，到了子夜，那扇门的质地又会起变化，使我可以穿门而入——我相信贾玉珍已经穿门而入了。

我在小山坳中无目的地走著，躺著，又搜集了一些山果，时间倒并不是过得太慢，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天黑了之后，我就心急地在那扇石门之前，一直用手按在门上，那样的话，只要石门一变得可以“穿”过去，我就可以立时行动。

时间渐渐接近午夜，我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因为我实在无法想像，如果时间一到，我竟然可以穿过那石门，会有甚么事发生。

我一直按在石门上的手，由于心情越来越紧张，手心在直冒汗。我失望了，到了午夜，过了午夜，那玉质的门给人的感觉，还是冰凉而坚硬的，一点也没有变得松软而可以供人穿过去的意思。

我又等了很久，可是玉质的门始终是玉质，昨天晚上的变化，并没有在今晚重复。

我一直在那个小山坳中，等了三天，每天午夜，都希望会有奇迹出现，我也希望贾玉珍像是他神秘消失一样，会神秘出现。

可是三天下来，我甚么也没有得到，唯一的收获，是有一大群猴子，经常在我身边绕来绕去，学著我的样子，把一些不知名的块状草根，放在口里嚼吃著。我还发现猴子比我吃得更讲究：他们吐渣。

三天之后，我看起来已经和野人差不多，如果这时候有甚么探险队来到这里，发现我和猴子生活在一起，他们可能以为发现了甚么新种的野人。

我感到没有必要再等下去，在这三天之中，我已经用尽了一切方法，想弄开那扇石门，在经过用力的撞擘之后，我可以肯定，在那石门之后，一定是一个空间，因为它发出空洞的声音。

我决定要打开这扇石门，以一解究竟，在山坳中的原始工具既然不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我曾经教过贾玉珍，而贾玉珍不敢用的方法——用炸药把门炸开来。

贾玉珍不敢这样做，是有顾忌，他怕炸药会损坏仙境，会把仙和仙丹炸坏了，妨碍了他的“仙业”，可是我却不必顾忌甚么。

所以，为了要探索究竟，我可以在这个阡无人迹的山坳之中，大干一番，我相信在这里，就算发生一场里赫特制七点二级的地震，至少也要一个星期之后，才有人来到这里。

当我决定了要这样做的时候，我有一种顽童即将把一个恶作剧付诸实现的欣喜。虽然只是一个人，我也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那些猴子跟著发出怪声）。

在进入山区的时候，我留意到在山脚下有一个小兵营，在那里，我足可以得到我需要的炸药。我知道那决不困难。我的估计一点不错，经过甚为单调乏味，所以不准备把它写出来了，我选择的是六个手榴弹，和六条烈性炸药。手榴弹的威力或者不怎么样，但是那六条烈性炸药，足可以淫平一座小山头。

一来一去，花了十天时间，回来的时候，几乎找不到那小山坳，多花了一天。

在我找不到那个小山坳之际，我几乎相信那是“仙法”在作怪，甚么迷踪仙法之类，使我找不到目的地，以免得那座仙家洞府遭劫。

可是我终于找到了那道山涧，顺著山涧下去，一直到了那个小山坳。我才一走进去，那一大群猴子就乱叫乱蹦著迎了上来，我要大声呼喝，才能把它们赶开。

然后，我来到那扇石门之前，先把弄来的炸药远远放好，再用一块大石，在玉门上重重敲了几下，用尽了我的气力，以我所能发出的最大的声音，向著门叫著：“贾玉珍，我要用炸药炸门了。你最好出来，至少弄点声音出来，让我知道你在里面，或许我会改变主意。”

当我连叫了两遍之后，由于用力太甚，连喉咙都痛，又回到溪边，用竹节舀了溪水，喝著润喉，等著回音。

然而，除了猴子发出的声音之外，一点回音也没有，我先取下了一苹手榴弹，拉开了引线，用力向那道玉门，抛了过去。

手榴弹向前抛去，几苹自以为能干的猴子，飞快地扑向前，想把手榴弹接住，结果自然十分悲惨，手榴弹撞击在石门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爆炸开来，那几苹自以为有能力的猴子，被炸得变成了碎片，而其余的猴子，发出刺耳之极的尖叫声，在不到十秒钟之内，连爬带跳，走得踪影全无，我相信它们再也不会在这小山坳中出现了。巨响回荡，浓烟散去，我呆了一呆。那扇玉门还在，非但没有像我想像中那样四分五裂，简直连裂痕都没有一条，而玉门两旁的山崖，却有不少石块被炸了下来。我走近去观察了一下，玉门丝毫无损，那是毫无疑问的了，可是那并不能使我停止，因为我发现，由于门旁有不少石块被炸碎，可以清楚看出，那扇门是人工嵌上去的。我肯定，再有几次同样的爆炸，就算炸不碎门，由于门四周的石块松了，整扇门会倒下来，使我可以进入门后的空间。

观察了一会，我又接连抛出了三枚手榴弹。

等到烟消，玉门周围的山崖，被炸去了许多，在门旁堆满了大小石块。门的一边，山岩被炸去最多，但是那扇门还没有倒下来，看起来，手榴弹的爆炸威力还不够。

我注意到，门一边，山岩被炸去最多的地方，可以放置炸药，我决不

相信六条烈性炸药，会炸不开那扇玉门来。我向那扇玉门，狠狠踢了一脚。

我取来了炸药，塞在山旁的石缝中，装好了引爆雷管，然后把引线拉开了五十公尺左右，把引线和一个小引爆器联结起来。

做妥这一切，只要扭动一下掣钮，那六条烈性炸药，就会轰然爆炸。

我的手指放在那个掣上，吸了一口气，就在我要扭动它时，突然我听到一个人，以一种极怪异的声调叫了一句话。

突然听到有人声，心中自然惊骇莫名，那句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一共是四个音节，而且我可以肯定那是中国话，一句四个音节的中文话，可是我却完全无法明白这四个字代表甚么！

我听到的四个音节，可以用拼音拼出来，很清楚，像是一句责问，拼音的结果是“BI—JIANG—XI—WEI”！

（四个音节根据标准拼音法拼出来，我想谁也不能一下子就明白这四个音节所代表的意思，我也在以后才明白。）

那句话听来相当愤怒，像是在责问甚么，我立时四面一看，周围根本没有人，我连问了几声“甚么人”，一点回音也没有。

我把那四个音节，在心中重复了几遍，无法明白是甚么意思，我又叫道：“贾玉珍，是你吗？”

连叫了几遍，没有回音，我又问：“刚才是谁在说话？有人吗？”

我心中犹豫，六条烈性炸药的爆炸力极强，如果附近有人，爆炸就可能伤害到这个人。

所以，我放下了引爆器，走向看来可以供人隐藏的大石或树丛后去，看看是不是有人躲著。

突然之间，我又听到了人讲话的声音，这一次，是两个人在对话，每人讲了一句十分简单的话，一个声音就是我曾听过的，还有一个声音，听来带著稚音，是一个小孩子。

那两个人对话极简单，一句四个音节，一句只有三个，听得出是一问一答，问的是那个听来像是小孩子的声音，而答的是那个大人的声音，回答的语调，像是在命令，或是在喝阻甚么。

我陡地直了直身子，事情发生得极其突然，一下惊天动地的爆炸声，震得我如同巨浪中的船艙，剧烈地晃动，接著，一下又一下的爆炸，震得我身子跌倒在地上。

我自然知道，那是六条烈性炸药爆炸的结果。可是我离开引爆器相当远，炸药怎么会爆炸？

幸而我刚好在一块大石的后面，我可以听到因爆炸而四下乱飞的石块，撞在大石上的声音，整个小山坳的地面，似乎都在震动。

足足三分钟之后，四下的回声，才渐渐静了下来。我也直到这时，才能定下神来，站起身，向前看去。我看到那扇玉门，已整个倒了下来，地上满是大大小小的石块，空气之中，充满了炸药的气味。

我也顾不得去想爆炸是怎么发生的，连跑带跳，向前奔去，里面果然是一个空间。

空间看起来十分黑暗，像是一个山洞，并不像贾玉珍曾描述过的，是一个十分光亮明洁的石室。而且，在洞中，还有一种“胡胡”的声音传出来。

我并没有多考虑，只是想到，可能要先进入山洞，才能到达贾玉珍所说的石室，我朝著：“贾玉珍，你没有甚么吧？”

一面叫著，一面已经向内直冲了进去。

我向前奔进去的速度相当快，一下子就奔进去了好几尺。也正因为我向前奔出的势子太快了，所以等我感到事情不对头时，已经无法再后退了。

我一进入山洞，眼前一片漆黑，我第一个感觉是：这里虽然是一个山洞，但决不应该这样漆黑无光。一想到这一点时，我已经慢了一慢。

而就在那一霎间，一股极大的牵引力量，我像是置身在一个极其强烈的漩涡中，身不由主，跟著那股强大的牵引力而旋转，而且，在极短极短的时间之内，身子转得如此急速，像是一革陀螺，在一片浓黑中，身子作这样的旋转，那滋味真不好受！

我本能地伸出手来，想抓住甚么，以便和那股强大的牵引能力对抗，停止身子旋转，可是甚么也抓不到。而且旋转，也越来越快。

在急速旋转中，我又有一种十分怪异的感觉：我整个人在渐渐向上升起来。我骇然之极，不由自主，大声呼叫。

这一切，都在极短的时间发生，然后，突然旋转停止。

我仍感到天旋地转，跌跌撞撞，我首先感到，眼前已经有了光亮，双手本能地伸向前，居然给我扶住了一幅墙。我连忙用力，使自己的身子稳定下来。

就在这时，我听到在我身后，有人发出了一下笑声。我立时转过身来，看到一个矮小的身影，闪了一闪，动作极快，一下子就看不见了。

这时，我也已看清，我在一间石室之中，那间石室并不太宽大，有一些石制的东西放著，看来像是桌、榻等陈设。

那矮小的人影一闪不见处，是一大幅石屏风，大约有两公尺宽，有著极其精美的浅刻，刻的是山水风景。一草一木、山峰和天上的云，全是用细细的线条列出，却生动无比，而且有著极佳的透视，向它看上一眼，略一疏神，就像那是真实的风景。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然后，我才陡地想起，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刚才那个矮小的人影，看来像是一个小孩子，这里怎么会有小孩子？

我勉力走了定神，吸了一口气：“有人么？”

我一句话才出口，就看到一个人自石屏风之后，缓步走了出来。一看到有人，我心中就安定了许多，可是向那人看了一眼之后，我就诧异得说不出话来。

## 第十一部：和神仙在一起

自石屏风后走出来的人当然是贾玉珍。他并没有再年轻下去，所以我一下子就可以认出他来。而令我感到诧异的，也不是他身上所穿的衣服十分怪异——那是一种十分宽大的灰布服，看起来，穿这种衣服相当舒适，但是实际上，现在早已没有人穿这样的衣服了，那是古代的衣服。

令我诧异的是，这一次不见贾玉珍，只不过半个月而已，可是他的脸上，却有著一种难以形容的光辉——看起来，像是在他的皮肤之下，有一种柔和的光透出来。我由于惊讶，一时之间讲不出话来，贾玉珍一面向前走来，

一面皱著眉：“卫斯理，你实在太胡闹了。”

我完全镇定下来，话像是潮水一样涌了出来：“这是甚么地方？我刚才来的时候，发生的事很怪异。刚才我好像还看到了一个小孩子，那是怎么回事？你那晚不见以后就进来了？发生了甚么事？我胡闹甚么了？”

贾玉珍连连摇手，可是也无法阻止我的话，等到我一口气讲完，停了一停，又要再立即继续下去，他才插得上口，急叫道：“你再说，我就甚么也不说。”

这句话对我来说，有效之极，因为不知有多少疑问，全要靠他来解答，如果他甚么也不说，那可糟糕得很。

我忍住了不说，看著他，贾玉珍道：“你太心急了，其实我迟早会来多谢你的。”

我瞪著眼：“多谢我甚么？”

贾玉珍神情高兴：“我已经找到了玉真仙的下卷。”

我“啊”地一声：“你——现在已经是神仙了？”

贾玉珍点了点头。

我咽下了一口口水，仍然瞪著他，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一个神仙在一起。

我向他走近一步，神情怀疑：“神仙？看起来你和人没有甚么不同。”

贾玉珍笑了起来：“我本来就是人，当然看起来和人一样。”

我有点被捉弄了的恼怒：“刚才你说你是神仙。”

贾玉珍皱了皱眉，伸手在头上摸了摸：“人就是神仙，神仙也就是人。”

我忍不住骂了一句：“这算是甚么屁话？”

贾玉珍又好气又好笑：“举个例子说，一个人成了医学博士，大家都叫他博士，他是博士，可是他实在还是人。人就是博士，博士当然也是人。”

我呆了一呆。

“人就是神仙，神仙就是人”这句话，不容易明白。

“人就是博士，博士就是人”，十分容易明白。

两句话其实一样，只不过名词上差别，为甚么一句易明，一句难明呢？当然是由于“神仙”和“博士”这两个名词不同。“博士”常见常闻，生活之中可以遇到很多，但是“神仙”，却只在传说中发生，所以在观念上就模糊了。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我于是又问：“神仙和博士，当然不同，博士是人，可是神仙却是神仙。”

贾玉珍笑了一下，道：“你也可以说，博士是博士。”

我给他越弄越是糊涂，贾玉珍道：“你只要知道，神仙其实就是人，这就行了。”

我摇头道：“我还是不懂。”

贾玉珍现出十分不耐烦的神情来，说道：“那要怎样才能使你懂？”

我道：“你是神仙，你应该有法子令我明白。”

贾玉珍十分为难，他的健康状况看来极佳，但是他的智慧看来并没有甚么增进。他犹豫著，不知如何才好，在那石屏风之后，忽然传来了一下低低的咳嗽声。贾玉珍一听，神情大是高兴，忙向石屏风后走去。

我不禁疑心大起，连忙要跟了上去，可是贾玉珍忙道：“别过来。”

我停了一停，贾玉珍已经转进了石屏风之后。贾玉珍的那句话，当然

不能阻止我去看清楚在石屏风后发出咳嗽声的是甚么人，我继续向前走去。

这时候，一个极其怪异的现象又发生了，那石室并不大，我和贾玉珍站著说话，离那石屏风绝对不会超过五公尺，以我的步子来说，五步就可以走到。

可是，我至少已向前走了十七八步，一点没有进展！我停了下来，全然不明其中的原因。而贾玉珍已从石屏风走了出来：“我能使你明白了。”

情形十分明白：贾玉珍自己笨，不能解释，石屏风后面有一个人在，那人咳嗽了一声，叫贾玉珍过去，教了贾玉珍一些话，所以贾玉珍就有方法令我明白了。

在石屏风后的是甚么人呢？何以我竟然无法走近那个石屏风？

贾玉珍向前走来：“一个人，他学了很多东西，有了特殊的能力，他成了博士；同样，一个人，学了很多东西，有了特殊的能力，他成了神仙，那只是对能力的一种称谓，人还是人。”

我仔细想著贾玉珍的话，有点明白了：神仙是人，只不过是著特殊能力。

我心中仍然充满了怀疑，问道：“你的意思是，神仙有特殊能力？这种特殊能力，包括长生不老、法力无边？”

我虽然是在问贾玉珍，但是却眼望著石屏风，希望石屏风后那人会现身出来，和我交谈。

可是石屏风后却一点声音也没有，贾玉珍道：“对，就是这样。”

我的思绪，混乱之极。

神仙是人，只不过有特殊能力。他的能力包括了上天入地、长生不老，等等等等不可思议的事，但是他还是人。我从来也未曾想到过这一点，也从来未曾听任何人，在任何记载上提到过这样对神仙的理解。

我转著念，仍是疑惑不止，又追问道：“神仙，是人体潜能得到了彻底解放的一种人？”

贾玉珍现出一脸不耐的神色来：“我不懂你在说些甚么。你总喜欢用古怪的话。甚么抗衰老素、甚么潜能发挥，放著好好的话不用，去用这种怪里怪气的话。”

我听得他这样说，只好苦笑：“好好的话，应该怎么说法呢？”

贾玉珍大声道：“用好好的话说，就是我遇到了仙缘，服食了仙丹，修了仙法，成仙了。”

我又是生气，又是无可奈何：“你这种说法，不能满足我。看来在石屏风后面的那位朋友，比你懂得多，何不讲地出来见见面？”

贾玉珍摇头道：“他已久矣乎不见凡人了。”

我呆了一呆：“你——是说——他也是神仙？”

贾玉珍有点怪我大惊小怪：“当然是，他的道行极高，东汉末年，就已经得道。”

我感到了一阵晕眩。

这是甚么话！真不应该在现实生活中听到。

我要花相当时间，才能令自己镇定下来，去体会这句话，但我立即决定，不理旁的，只要知道石屏风后面，有一位神仙在，这比较容易明白，神仙无所不能，他们的寿命不受时间限制，那么，“东汉末年得道”又算得了甚么？盘古开天辟地时他已经在了，也不足为奇。



我定下神来之后：“我能来到这里，总算也是有缘分了吧，请他出来见见，又有何妨？”

贾玉珍摆出一脸不屑的神气，摇著头，他这时的神情，倒十足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在收买古董时的那种气，可见本性难移，这倒也使我更相信神仙本来就是人。我感到有点恼怒：“他不出来，我不会过去吗？”

贾玉珍笑道：“你刚才已经试过了，你一辈子也走不到那石屏风后面。”

我呆了一呆，刚才的经历，我当然没有忘记。而这时候，我也学会了贾玉珍所使用的那些词汇——那是只应该出现在神怪小说中的词汇。我道：“刚才——他施了法术？那是甚么法术，使我一直走，但走不到那石屏风？可是传说中的缩地成寸？”

贾玉珍看来有点不懂装懂的神情，可是他还是大声答应了一声。

我实在忍不住，提高了声音：“任何事，都有解释的，一种方法，使我不能接近距离我几步的石屏风，你怎么解释它的道理？”

贾玉珍的回答，使我感到他不是神仙，简直是白痴，或者说，他是一个愚笨之极的神仙，他瞪著眼：“甚么解释？它就是仙法。”

我握著拳，几乎想向他一拳打了过去，就在这时，石屏风后面，又传来了一下低低的咳嗽声。我不等贾玉珍有反应：“快去听指教吧，听了，好好讲给我听。”贾玉珍的神情有点被嘲弄后的尴尬，急急向石屏风后走去。

这一次，我早有准备，贾玉珍一走，我立刻也行动，紧贴在他的身后，向前走去，一连几步，眼看贾玉珍已转到了石屏风后面，我一步跨出，也可以跟著转过去了，却不料一步之后，毫无任何异样的感觉，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在接下来的两分钟之中，我尝试了向前冲、跳、扑，可是不论我的动作如何快捷，那石屏风始终和我保持著同样的距离，我喘著气停下来，又看到贾玉珍自石屏风后转了出来。

他的神情十分古怪，口唇不断地在动著，全神贯注，看起来，是石屏风后的那位，教了他一些话，他生怕忘记，正在努力背诵。我一见他出来，已急不及待地喝道：“你在干甚么？”

贾玉珍陡然一怔，现出十分懊怒的神情来：“你吵甚么？那些怪里怪气的话，已经够难记的了，你再要吵个不停，忘记了可不关我的事。”

听得他这样说，我倒也不敢出声，因为我知道，他口中所谓“怪里怪气的话”，就是我可以听得懂和接受的现代语言。

我作了一个手势，请他快说。贾玉珍作了一个手势，道：“空间，空间的转移！运用能量，把空间作有限度的转移，你一直在前进，可是空间却一直在作相反方向的转移，那情形，就像是你在一个原地跑步器上跑步，永远不能前进。”

我用心听著，听得目瞪口呆。

贾玉珍说道：“你听不懂，是不是？我早说过，这种怪里怪气的话——”

我不等他讲完，就连声道：“不，不，你弄错了，我听得懂，全然听得懂，你再说。”

贾玉珍十分意外，又道：“空间的转移是最主要的一环，掌握了空间转移的能力，就可以随意突破空间的限制，而空间的转移，联带也突破了时间的限制，这就是神仙和凡人最大的分别。”

贾玉珍说来，像是小学生在背书，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我每一个

字都可以听得十分清楚。

我迅速地转著念，对于他所说的一切，一时之间，我还不能完全消化，但是却多少已有了一点概念，我忙道：“再说，再说。”

贾玉珍道：“神仙有能力瞬息千里，那只是空间转移，神仙也有能力在时间之中旅行。”

我连连点头：“是，我明白很多，可是这种能力，是从何而来的呢？”

贾玉珍道：“发自自身，人的身体成了仙体，蕴有一种极高的能量，可以轻易做到这些，能量甚至可以冲击元 元 ”

我忙道：“元素。”

贾玉珍道：“是，元素，能量冲击元素，使元素的原子结构改变，整个元素也就改变，点铁成金，就在这种情形下发生。”

我一面摇著头，一面像是梦呓一样地道：“不可能，人体怎么也不可能发出那么大的能量，要改变元素的原子排列，使一种元素变成另一种元素，需要的能量极大，绝不是人体能提供的。”

贾玉珍听得我这样说，起先现出疑惑和不耐烦的神色，像是在指责我竟然敢不相信神仙的话，但接著，他向我抱歉地笑了一下：“是，是，我说漏了一点，能量并不是人体直接发出来的，而是通过人体的作用，聚集了人体四周围绕的能量达成，能量无处不在，单是太阳的能量，如果懂得集中、利用，就可以翻江倒海，还有磁能，无穷无尽，只要你懂得利用，顺手一抓——”

他讲到这里，伸手向空一抓，我怔怔地望着他，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当然 我还没有这本领，但我会有。”

我实在不知道说甚么才好，贾玉珍刚才讲过的话，在我耳际嗡嗡作响，令我根本完全无法好好地去想一想。

贾玉珍倒很关心我，他问：“你明白了？”

我连咽了几口唾沫：“我 开始明白了。神仙，就是掌握了宇宙间无穷无尽能量的人。”

贾玉珍高兴得很：“难得，老实说，我还是不明白，我只要会做就行了，谁去理会那些怪里怪气的话。”

我不禁啼笑皆非，这时，我已经明白，神仙，就是具有超能的人，这种超人，可以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在凡人眼中看来，无所不能。贾玉珍成了神仙，仍笨得很，是一个笨神仙。

贾玉珍像是知道我在想甚么，扬了扬眉：“你说我笨？神仙是人，当然有的笨，有的灵，也有的顽皮，像那位小神仙，就顽皮得很，他弄了一下你那那小箱子，就几乎闯了祸。”

我听得目瞪口呆。我曾看到过有一个细小的身形一闪而过，那是一个小孩子神仙？贾玉珍口中的“那那小箱子”，当然是烈性炸药的引爆器。小孩子成了神仙，还像是小孩子一样顽皮，因为神仙也是人，虽然他具有超能，但是性格不变，小孩子顽皮、贾玉珍笨、东方朔诙谐、吕洞宾潇洒 神仙是人，他们根本是人，只不过他们具有超特的能力！但是，小孩子 怎么会成为神仙的呢？当我在心中这样想的时候，不由自主问了出来。贾玉珍伸手摸著头，答不上来，想了一会，他才道：“我看 每一个都是一样的。”接著又道：“不论大人小孩，服了仙丹，修习仙 就成仙了，不单是人，

服了仙丹，连鸡犬都可以升天。”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仙丹、仙是哪里来的？最早，是谁留下来的？”

贾玉珍眨着眼，摸着头，又答不上来，我双手抓住了他的手臂，用力摇著他，嚷道：“去问躲著不肯见人的那个神仙，去！去！”

我说著，用力把贾玉珍推向前。这时，我的心情狂热，对贾玉珍的态度，也大失一般人对神仙的崇敬。

所谓“神仙”，若是来自浩淼宇宙之中某一个星球上的外星人，那我可以接受，外星人具有超特的能力，已经成为可以接受的观点。但是，神仙根本是人，就是和地球上每一个人一样的人，只不过由于某种机缘，使他们掌握了超特的能力，这却使人难以想像。

究竟有多少神仙在空间和时间中自由来去，永恒生存？普通人对空间、对宇宙问的能量还一无所知，他们是从哪里学来这种本领的？仙丹有改造人体潜能得到充分发挥的功用，是谁首先炼制的？炼制的方法，又是谁传下来的？

我的问题实在太多，多得至脑中打转，使我的思绪，混乱一片。

在这里，要加插一小段说明。

我记述这个故事，有一个好朋友，那天恰好走来，看到了上面那一段，他发表了一些意见，我认为有必要记下来。

他说：“你说『人类对宇宙间的能量还一无所知』，这种说法不实际。”

我道：“人类知道了甚么？”

那朋友道：“人类已经知道了不少，懂得利用太阳能、电能、磁能，以及许多能量。”

我嗤之以鼻：“那算甚么懂？”

那朋友道：“当然，人类利用这些能量的方法，十分笨，例如利用电能，就要通过大量笨重的装置，但是再笨的方法，也是利用。”

我没有说甚么，那朋友又道：“举个例子来说，轮子才发明时，原始人制造的车子，多么笨重，和现代的车辆相比，实在相去太远了，但是你不能说原始人对利用轮子一无所知。”

我想了一想，觉得那位朋友的话，很有道理，我道：“好，我把这一句删掉。”

那位朋友却又阻止了我：“不必了，还是保留著的好。”

我瞪著他，他神情苦涩——他是一个世界上顶尖端科学的科学家：“我刚才所说的，是理论上的，理论上来说，一苹苍蝇停到了航空母舰上，由于重量增加，航空母舰的吃水线应该有所改变，实际上，绝不会改变。”

我有点迷惑：“你想说明甚么？”

那位朋友叹了一口气：“理论上来说，人类可以说已懂得利用宇宙间无穷无尽的能量，但是实际上，还是可以用一无所知来形容。”

我仍然望著他，他停了片刻，又抬头四面看了一下：“我也知道，就在我们的身边，有著可以利用来做任何事的能量在，可是就是不知道如何利用它们，要是我也有神仙的能力——”

我连忙阻止他再说下去：“好了，好了，每一个人都想成仙，你别再说下去了，这是一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

那位朋友怪叫了起来：“不可能？这是甚么意思？不是已经有——”

我再次打断他的话：“就像你刚才所说的：理论上，每个人都有成仙的

机会，但实际上，实在没有可能。”

那位朋友苦笑了起来，神情居然十分沮丧，这令得我很生气，以致有相当长一段时期，我没有理睬他。

贾玉珍在我一堆之下，跌跌撞撞冲向前，又到了石屏风之后，这一次，过了相当久，我几乎已等得不耐烦了，才见他走了出来。

我忙道：“那位怎么说？”

贾玉珍道：“他叫我反问你一个问题。”

我呆了一呆：“请说。”

贾玉珍想了一想，神情有点莫名其妙，显然他问我的那个问题，不是他自己要问我的。

他问道：“请问，人从何而来？”

我陡地一怔：“这算是甚么问题？”

贾玉珍却钉著道：“回答这个问题，用最简单的答案！”

刹那之间，我闪过不知多少念头，人从何而来？

答案只有一个，也是最简单的答案。

我就用这个答案来回答。

我答道：“不知道。”

贾玉珍笑了起来，显然我这样答，在他的意料之中，他道：“是啊，人不知人从何而来，神仙同样，也无法知道神仙自何而成。”

我陡地叫起来：“不行，我不接受这种滑头的回答，给我一个切实的答覆，从人变神仙的方法，是谁创造的，是谁留下来的？”

贾玉珍神情无可奈何地回头向石屏风望了一下：“果然，他要寻根究底。”

我把他的头转了过来：“说啊。”

贾玉珍想了一想：“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人来传授了这种方法，究竟是甚么人，仙丹是用甚么制造的——我服的仙丹，就有九天仙露，那是甚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可就知道那能令我脱胎换骨。”我叹了一口气，我知道，这不能怪贾玉珍说不清楚，一定是石屏风后面的那位神仙，也答不出我的问题。

我想起我和白素讨论过这个问题，她曾提及，在记载中最多人“成仙”的年代，地球上一定出现过一些能传授仙法的神仙，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何以能通过药物，使人体的潜能得到极度的发挥？这个问题，可能就像人从何而来一样，只有唯一的一个最简单的答案。

我缓缓摇著头，贾玉珍道：“其实，神仙一定来自九天之上，这还有甚么可怀疑的？”

我狠狠瞪了他一眼，心中暗骂了一句：笨！

但我立时想到，“九天之上”是贾玉珍的词汇，可以翻译成无限宇宙中的某处，那么，倒也可以讲得通的了。

在我发怔的时候，贾玉珍又道：“卫斯理，很多谢你，我的仙缘，全靠你而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机缘，我修仙有成，你反倒——”

我忙道：“那不算甚么，我并不是那么热衷成仙。”

贾玉珍吁了一口气：“那天午夜，我双手按在门上，门忽然变软了，我整个人陷了进来，门内却不是我上次到过的石室，我被一股强大的力量，转到这里来。”

我道：“那不算甚么，空间的转移而已。”

贾玉珍眨着眼，我十分相信他从头到尾，不知道甚么叫“空间转移”。他道：“你可以离去了，对普通人来说，你的遭遇已经很不寻常，我教你的练气方法，你可还记得？好好去做，延年益寿，常保健康，是一定的。”

他要赶我走了，我忙道：“不行，我——”

贾玉珍摇头：“你怎么？别再胡闹了，该走，就得走，留在这里干甚么？”

我忙解释道：“我不是留恋这里，只是——只是——”

真的，天地良心，我并没有硬要贾玉珍或是石屏风后那一大一小的神仙收我为徒之意，但是我实在又不想离去，因为我心中的疑团，说解决了吧，好像全解决了，但真全解决了吗？却又未必。我想了片刻，只好道：“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贾玉珍望著我，我道：“石屏风后的那位，我曾听到他呼喝了一声，那是甚么话？可是你们神仙，另外有一种语言？究竟有多少神仙？神仙是另外一种人，聚居在一起，怎么生活？神仙——”

贾玉珍大声打断了我的话头：“这，叫作是最后一个问题！”

我笑了一下：“真对不起。”

贾玉珍道：“好了，我来答你，究竟有多少神仙，不知道，高兴就聚居在一起，不高兴就独自徜徉九天，你不会明白天地之广，因为你只能在地面上过日子——”

我大声道：“我知道，你们有无穷的空间，而凡人只有一个。”

贾玉珍自顾自道：“我们还是讲原来的话，事实上，道行够了，不必讲话，互相可以明白对方的心意。”

我道：“那么，那句话，只有四个音节，我怎么听不懂，你懂吗？”

贾玉珍道：“你说来听听。”

我把那四个音节念了一遍，贾玉珍呵呵大笑了起来，道：“你少念古文，他是在问我，你究竟想干甚么。”

我呆了一呆，把那四个音节在心中回想了一遍，唉，那真是天晓得，我应该听得懂的，写出来，我一定懂，可是说出来，真不易听得懂。

当时，我正准备引爆烈性炸药，那神仙问贾玉珍：“他想干甚么？”

“他想干甚么”是现代人的话，那不知名、不肯露面的神仙是东汉末年的人，所以，同样的一句话，出自他的口中，就是：“彼将奚为？”

我倒真有点庆幸我没有直接和这位神仙交谈，不然，只怕连续三年要做恶梦！

贾玉珍作了一个手势：“要不要我送你出去？你进来的时候，也是旋转著进来的；出去的时候，还要旋转出去，这是那位神仙运用他的力量，使你突破空间限制。”

我用心听著，突然之际，兴起了一个念头来，我问：“这里，这间石室，已经不在青城山？空间的转移，几乎可以使人到达任何地方。”

贾玉珍迟疑地道：“我想——大概是这样。”

我再提高声音：“那么，请送我回家，我不想再在荒山野岭中长途跋涉。”

贾玉珍回头向石屏风看了一下，石屏风后面，传来了一下听来很低微的“嗯”的一声。

这位神仙，我只听到他讲了两句话，我实在想去看看清楚他是怎样的

一个人，但是如果他不让我看，我无法可想，他发出“嗯”地一声，那表示他答应了。贾玉珍在这时，神情有点伤感，说道：“卫斯理，下次再相见，不知是甚么时候了。”

我倒十分潇洒：“对你来说，再过几千年也不要紧，我可最多还有几十年命，只怕是没有甚么机会相见了。”

贾玉珍更是感慨：“是啊，我要潜修很久，将近一百年，等我修成时，你”

我摊了摊手，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的神情，贾玉珍又道：“那么，再见了。”

我向他挥了挥手，眼前一黑，那股强大的牵引力量又来了，我的身子不由自主旋转著，这次旋转的方向不同，越转越快，等到突然之间，旋转停止的时候，我伸手想扶住甚么时，碰到了一件十分熟悉的东西——那是一副鹿角，镶在我书房的墙上。我睁开眼来，我在我自己的书房中。

定了定神之后，我打开了门，走了出去，恰好白素从楼梯上走了上来，看到了我，现出了惊讶莫名的神色来，我道：“怎么，惊奇吗？”

白素神情讶异：“真有点神出鬼没，我可不希望你也修成了神仙。”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我也不想。”

我把她拉进了书房，把在青城山那个小山坳中发生的事，详详细细讲给她听。白素一声不响地听我讲著。等我讲完，她道：“你也真够胡闹的了。”

我道：“那你叫我怎么样？那个小孩子神仙，比我更胡闹，连甚么是引爆器都不知道，就乱碰乱动。”

白素笑了一下：“难怪凡人要去找神仙洞府，都不会有结果，神仙能突破空间的限制，我相信神仙洞府，都在另外的空间中，偶然可以给人看到，也偶然，或由于神仙的『引渡』才能到达。”

我点头表示同意：“对于神仙，我有了新的定义，神仙者，一种能突破空间、时间限制，而又能随意运用宇宙间能量的超人。”

白素鼓了几下掌：“你如果以这种题目去写文章，只怕会被人当疯子。”

我不理会，继续道：“而且，我还有一个新的认识。神仙的能力不论多强，始终是人，保持著人的性格。”

白素“嗯”地一声：“那又怎样，他们始终是神仙。”

我道：“大不相同，他们是人，仍然有著人性上的弱点，有的笨、有的顽皮，也有的只怕并不觉得神仙岁月真正快乐——如果他本来是一个十分贪婪的人。也有的神仙，耐不住寂寞，甚至舍不却男女之间的恋情，记载中就有不少女神仙半夜进入男人房间，或是故意把男人弄到另一空间去与之相会。”

白素瞪了我一眼：“可惜那石屏风之后，只是一个男神仙和一个小神仙。”

我打了一个呵欠：“是啊，如果是一个女神仙，我可能回不来了。”

白素忽然抿著嘴笑了起来，我大声道：“我已回来了，还有甚么好笑？”

白素悠然道：“我在想，像你这样性格的人，就算真是仙女，要你几百年、几千年、二十四小时永远面对著她，你会怎样？”

我怔了一怔，叹道：“唉，那真是糟糕透了，还是现在好！”

《神仙》的故事完了。

一直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再见过贾玉珍。

一个月之前，在一个酒会上，有一个我全然不认识的人，神秘秘来

到我身边，问道：“你认得我吗？”

当我说我不认得他时，他神情十分满意地离去，我想起他可能就是经过彻底外科整容手术后的胡士中校，想去找他，已经找不到了。

至于仙法、仙丹，究竟是怎样传到地球来的，我还一直在设想，但正如那个问题：人是从何而来的？答案很令人沮丧。

有时，我想到，神仙既然是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视自己为神仙，性格容易满足、快乐的人，做人也快乐；反之，做神仙，只怕一样痛苦——忘了问贾玉珍：如果做神仙做厌了，有方法变回普通人吗？

神仙！神仙！

## 后记

还有一些要说明的事，放在这里补述。

第一，我和白素讨论过，如果有朝一日，那些具有超能的人（神仙），忽然改变了他们出世的根本态度，而变得积极地参与人间事务，情形会怎么样？是不是人世间有了这一批超人，而可以天下太平？

结果，我们一致认为不能，因为这些超人基本上还是人，有著人性的弱点，结果，恐怕更糟，还是让他们偶然突破空间的限制，游戏人间一下算了。

其次，道家的学说，认为在宇宙本体之中，有著无尽的“灵能”，万物皆由灵能衍化阴阳而生，人也是由此而来，所以，灵能是本体，人是个体，个体和本体之间，本来就有著微妙的联系，一旦融会贯通，掌握了运用本体灵能的方法，那自然就使人的能力，扩大无数倍，变成超人。

道家对修炼过程的叙述，虽然加上许多古里古怪的名词，例如视原来的身体为“幻身”，要炼就“真身”，方能出乎生死造化之外，阳神一出超三界，回复先天本来面目 等等。

道家的说法，从宇宙灵能的理论中化出来，说明人体经过一定的程序，可以和宇宙间灵能结合，成为超人。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到达了这个世界之后的一种情形。

道家修仙的理论，提出来已有几千年，但是记载中修仙成功的人，多半还是依靠丹药来使人体的潜能得到发挥，所以丹药始终是极神秘的一环，一定有一个特殊的来源，它的合成方式、它的起源等等，都值得查究，可惜全然无从查起。

或许，这项秘密在若干年后会被世人所周知，或许，连神仙本身也不明白其中原由！

